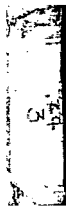


龍泉館之三



√
10314
24
3

追
求

吳青的話音愈覺愈弱，終於成爲喃喃的自語，消失在客廳西側圍坐着的五六個青年的狂笑聲裏。他彈去了香煙頭上的一段慘白色的長灰，翹然坐在椅背上，再沒有話了。似乎憂哀壓住了他的舌頭，他只能用他那一雙倦於諦視人生的眼睛來傾吐胸中的無限牢愁。

然而西側的青年之羣，卻把他們的笑聲聲響有了這整個的客廳；閉口音很多的吳青，輕利伶俐的湘音，屬國的笑聲，和女子兼先說話的「快板」似的一串尖音，一個追逐一個在淡黃油漆的圍壁內滾滾。

吳青好像是什麼也沒有聽得，只把他的迷惘的眼光看定了對面的仲昭；客棧夾在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之間，裏面淡淡的青煙，薰黃了他的指甲，而仲昭呢，也在沈思，不大理會鄰近在咫尺間的喧鬧。雖然他自己是一個很有定見，滿懷樂觀的人，可是吳青那種苦苦追索人生的意義而終於一無所得的疲倦的呻吟，也使他聽得了無名的惆悵。他想起過去的多事的一年，真真演盡了人事的變幻；眼看着許多人突然升騰起來，又接連落下了；有多少件事使人歡欣鼓舞，有多少件事使人痛哭流涕，又有多少件事使人驚疑駭

怪幾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無法這身為大時代中一小卒的趙青，變弄到悲憤不能自己了。他下意識地把支在椅背上的左手向空一擲，像是扔去了一些什麼，然後堅定的看着趙青的蒼白色的嘴唇，不想不出怎樣去勸慰這位老同學。

西側的青年之羣，此時像放完了的花炮似的，突然沈寂了；清春詞裏憂鬱蕩蕩地只有大時鐘還在很靜氣地奔赴牠的循環的前程。

他咀嚼了口氣以外的剎那的靜寂，像一陣寒風，在他的微微發脹的額上吹去了一些什麼，他看着趙青的眼睛，慢慢地說：

「只分別了一年，趙青，想不到你變得憔悴了，在學校的時候，你是很有理想的，你是勇敢地看定了詩面的極端，不顧一切的追求著，誰也料不到二三年前的趙青就是今天的你，我真個萬萬想不到一年多的政治生活就把你磨成了這個樣子。然而，趙青，這也並不是你特別陰弱，委實是世事太叫人失望了，你聽着嗎，到處是不滿意的呼聲，苦悶的呼聲，就拿我們這同學會的朋友而論，你看西邊他們這一夥，雖然有說有笑，像是極高興，但是你假使過去和他們談談心，你就知道了，我常常想，要不分有這時代的苦悶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麻木談笑的人，另一種是超過了時代的大勇者。趙青，我相信你舊日的勇氣終於回來的。」

「勇氣是要回來的，」趙青明瞭然說，但查極居執在談話內，「然而已經裝了方向，趙青，雖然過去的一

年生活只聽了我許多幻滅，可是我並不悔恨，我反願意踏過過去的一年。何陋，你理解不是說我在學校的時候是不顧一切的追求着我的憧憬麼？是的，我們各人有一個憧憬，做奮鬥的對象；但是假使你的憧憬只是一個虛幻的泡影的時候，你是寧願忍受幻滅的痛苦而直前快破了這泡影呢，還是願立自己欺騙自己，儘在那里做好夢？在我是寧願接受幻滅的悲哀的，所以我恨過去的一年，同時的感謝這笑啼雜作，可歌可泣的一年，我的悲觀——是的，我承認我現在有些悲觀，卻不在愉快的消滅，而在我看出了現在的時代病，過去一年經驗的代價，只這一點而已，只這一點而已……」

翠青的聲音又漸漸細下去了，同時他低垂了頭。

「西側的一羣，此時又在雜亂地談論什麼了，時常有一兩句高亢的呼聲，「我們不甘願的，」「我們還須向前進，」你到這里兩位的笑談。

「何陋，你知道什麼是現在的時代病？」翠青突然昂起頭來很興奮的說，聲音也響亮些了。「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常說的世紀末的苦悶，自然這是中國式的世紀末的苦悶，去年我經歷了許多地方——那已經對你說過的了，我就到處看見了這個病，我們——像某人所說的——浮浪的青年，也有苦悶，但我和的苦悶的成分是幻滅的悲哀，向前的焦灼和崩敗的所動，他們的苦悶卻不同，他們的苦悶是今天不知明天事，每天像坐針氈似的不安寧，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的命運有多久，人人只顧目前，能够抓到錢時就抓了錢，來再說，能够踏倒別人時就踏倒了先吐一口氣，人人只爲自己打算，利害相同時就聯合，利害衝突時就分

要沒有理由沒有目的，沒有主義，然而人人說的話卻是同樣的好聽，極好，你說沒有辦法，叫人體不失態麼？我有時簡直懷疑著我們民族的命運，我們民族的能力了；我想不出理由來，給自己辯護，說我們這大民族竟有新生的精神，說我們能够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謎樣的中國問題，我甚至於不敢相信我們這民族有自己的目的，即使說是有目的，像現在一些太樂觀太空想的人們所說，也還不是自己解嘲而已，或者是自欺欺人而已，即使是不欺，我也不敢相信有實現的可能性。」

曼齊截住了話頭，取出第二枝煙來燃着了。他轉過頭去，向西側的那堆人瞥了一眼，卻見那裏的婦女士也正在看他，透挪他一個發笑。他又看見一個穿西裝的人正低着頭，很快的寫一些什麼東西。

「你的觀察是不錯的，但是你的議論，我却不能贊成。曼齊，爲什麼你不想到這些原是過渡時代特有的現象呢？人心搖惑原是每個大革命時代的副產物。這一個階段，是不得不經過的。」

仲昭還是很樂觀的說。

「有時我原也這麼想，但又怕這也無非是無聊的自慰而已。即使這些是過渡時代特有的現象，那麼，這過渡時代一定很長，或許永無終止——然而總還不至於絕望罷了。」

曼齊沈吟有頃，然後回答。他伸一下懶腰，機械地看著客廳裏的陳設，到這裏開會，他還是第一次。如果不是在一小時前在路上遇見仲昭，他簡直不知道該過的舊同學竟然有這個開定會址的向事會，更料不到會址的局面竟如此闊綽。客廳是在三層小洋房的第二層，頗爲寬大，三面有窗，鏡具也很華麗。曼齊和仲

昭坐在東甬角套套的沙發椅裏，圍着一個環繞了圍椅的大茶桌，在客廳的西側近窗處，玻璃窗透著很熱鬧的談話的一響。

「這個會連每月的開支怕也不少罷？」

在半暗的沈默後，曼青齊齊仲昭說。

「總得二百五十元以上，成立了三個月，也化了一千多了，但是我們的贊同學現在大半是閒人了，這一點點數目，並不爲難。他們化錢的人，是不願意到這小地方來的，卻便宜了我們幾個窮小子。」

仲昭一面回答，一面站了起來，向客廳西側走去，想聽聽那邊的一羣在談論些什麼。他碰到了大茶桌旁邊，人堆裏早跳出一個尖俏的聲音來歡迎：

「新聞記者來了，我給你材料！」

說這話的是劉女士，她笑吟吟的伸直了身體，兩隻很白的手在胸前一上一下的揉摩。

「慢着，還沒到發表的時期呢！」

低頭寫字的西裝青年忙接着說，卻又抽出右手來猛抓住了劉女士襟前的衣邊，用力一拉，劉女士幾乎跌倒，大家都哄然笑了。

仲昭知道他們這一夥又玩着什麼把戲了，他隨手拉出一把圍椅來坐落，也笑着問道：

「慢着，還沒到相當時期，旁聽大概是准許的罷？」

「自然可以，並且歡迎你加入討論。」

曹志方比曹青低兩級，然而因為他喜歡做事，差不多全校都認識他，現在隔開了兩年多，曹志方還是從前的曹志方，固然不會蒼老些，也仍是那麼仗義愛國。

曹青不自覺的也走到這一羣的旁邊了。除了幾女士和曹志方，還有二男一女，曹青都覺得很面熟，可是記不起他們的姓名來。

「看見曹青過來，曹志方就眯着半隻眼睛說：

「老張，聽說你做了官了，怎麼又背屈着來這裏？這裏，同學會，從沒來過半個官，就是來了，也要喚我一個臭罵，附錄看見你和王大記者同來，以為你們是接洽官場的什麼要公來了，倒不佷來招呼，好罷，既然今天光顧了，同學會的捐款是逃不了的了。」

「老曹，不要開玩笑，曹青做官做出一肚子氣來，現在已經不做了。」

你倒忙插進來加以說明。

「喂，也還有做官做厭了的人，老張，這就算你也是同志罷，坐下來談談，你大概不記得這幾位的名字，我替你介紹。」

「密司顯是向來認識的，其餘的三位也都面熟。」

要有些證據，證據分不在的，笑了一笑。

曹志方好幾次有聽得，還是指着對女士說：「曹秋柳，有名的戀愛專家。」又指着穿琥珀色皮袍的女士說：「王詩陶，三角戀愛的好手……」

「不許你瞎說。」對女士舉起王女士的手來，要掩對志方的嘴，「我來介紹，那是徐子材，頂詞說的政治工作人員，可憐他現在不扮武裝帶，只穿得一身破洋服，幾乎連老婆也快要讓渡給別人了！」

劉留和柳柳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當真連老婆也快要讓渡了？」徐子材卻被着臉很認真的引進了自己，「只可惜不活動的老婆，儲不很好。」

「你又來侮辱女性了！」王女士和對女士齊聲抗議着。

「還有一位是龍飛，永遠演戀愛的悲劇。」劉志方指着那位穿長梅的少年說，「他們三位，王福烈是這裏看書的情場三傑——Like Three Monarchs，比黃埔三傑還要響亮！」

「都是老同學。」柳柳也笑着說，「劉志方想來大家都知道這個名字，他是前天剛到了上海的。」

「我們知道，現在先講正事，因為我們談了半天，談出一個主意來了，我們打算組織一個社。」

曹志方異常嚴肅地說，眼光是大家臉上掠過，最後停留在劉留那裏，似乎先要探詢他的意見。

「是的，我們要組織一個社。」對女士笑着說，「我們這一夥人，都是好動不好靜的，然而在這大變動

的時代，卻又處於無事可作的地位，並不是找不到事；我們如果不願虛耗的話，便可以混混，我們也會想到閉門讀書過句話，然而我們不是超人，我們有如火如荼的感情，我們又不能在這火與血的包圍中，在這趨貼兩兩大浩劫的邊境中，定上心來讀書，我們時時處處看見可羞可鄙的人，時時處處聽得可悲可泣的事，我們的熱血是時時刻刻在沸騰，然而我們無事可作，我們不能做大人老爺，我們又不肯做土匪強盜；在這大變動時代，我們等於零，我們幾乎不能自己相信尚是活著的人，我們終天無聊，納悶，到這里同學會來混過半天，到那邊跳舞場去消磨一個黃昏，在極頂苦悶的時候，我們大笑大叫，我們狂罵，我們親吻，我們含淚跟淚，浪浪，頓頓，但是我們何曾甘心這樣浪費了我們的一生，我們還是要向前進，這便是我們要組織一個社的背景。

聽了這一番慷慨激昂的話，劉青只是點着頭，他雖然有些悲觀，雖然倦於探索人生的意義，但亦何嘗甘心寂寞地走進了墳墓，熱血尚在他血管裏奔流，他還要追求最後的一個憧憬，不過組織什麼社一類的事，他却看透了，他見過許多會許多社，除了背後有野心家想利用的，算是例外，其餘的還不是開辦了成立會便唱幾歌麼？他是不願意再幹這些徒勞無益的事了，他早已想過，在這無事可為的時候，卻有一件事是他所能做，應該做，而且必須做，他認定這便是他的最後的憧憬。

因此他對於兩志方的詢問的眼光，和葉女士的熱烈的議論，只是發笑地點着頭，沒有半句話，「說得痛快極了，秋柳，你這番話，就算一篇宣言罷，只是這個社是做些什麼事業的呢？」

仲昭很認真的熱心的問。

「劇女士邊裏開口，卻被翻翻封住。」

「漂亮的小姐，不許你再演說了，時間寶貴，仲昭，你開社的專意感，我們有過詳細的討論，老曹都記下。」

在那兒。」

「我也都記在腦子裏。」王女士說，「第一，我們要用版一種雜誌，發表主張，批評時事，第二，我們要做

社會運動……」

「第三，我們要團結方向相同的人。」

韓子林也加進來說一句，雙手作了個擁抱的姿勢，幾乎把劇女士摀入懷裏。

「還有第四呢，」曹志方從衣袋中摸出一張紙來看看，「第四是不許再到跳繩場，不准拚命喝酒，不

准發狂戀愛——秋柳是不是不准再開三角戀愛——謝陶，你得記着，謝陶也不准再演戀愛的悲劇，但也

許可以演戀愛的喜劇，章程上卻沒有明文，哈哈。」

仲昭和曼青都忍不住大笑了。

「老曹又夾開玩笑，該打！」劇女士裝作很生氣的樣子。

「章程上應該加一條，不准開玩笑。」謝陶笑着說。

「那還成，這章程，不再玩笑就成了，我們談正事，老張，老王，你們的意見怎樣呢？」

對面方說時挺一下身體，眼睛看定了劉鵬和仲昭。

劉鵬此時心頭掠着無數的感想，他知道這夥人確是怎均地要向上，但又覺得他們的浪漫的習性或者終要牽拉他們到頹廢墮落，如果政治清明些，就會健全些，自然他們會納入正軌，可是在這混亂昏暗的時代，像他們這樣憤激而又脆弱的青年大概只能成爲自暴自棄的頹廢者了；王女士的三角戀愛，劉鵬的戀愛的悲劇，他都不很明白，但預女士之落於悲劇，他卻是親身領教過的，他回想到在學校時的生活上的一段黯淡，他不時懷戀，他覺得自己也還是特向免於浪漫的，他又想到現在的青年無論如何總還是純潔的熱烈的，因而他更加確信自己目前的懷憶是唯一約有益義的出處，在迷惘的懷念中，他忘記了自己，忘記了眼前的許多人，直到仲昭的話聲驚覺了他。

「你們的主意很好，我自然沒有什麼不贊成，可是我整天忙着報館裏的事，怕未必對於你們有什麼幫助，並且不許再到跳舞場一遊，我先就辦不到，並不是我喜歡那些地方，爲的是既然當了新聞記者，不能不到各處去跑跑。」

「特准你到跳舞場就是了！」

劉鵬方幾乎沒等仲昭說完，就很爽快的喊了出來。

劉鵬對王女士做了個鬼臉，劉女士在劉子材身邊輕輕地說了一句：「劉子材就冒冒失失的高聲叫這」

「打倒送克推多！」

「老徐」對志方急轉這說來，說：「你又來逼尋你的政治工作人員的老調了！你們要老王進來，自然也要特許他到跳舞場，就過不准開玩笑，你先來犯規則了。」

甄女士把面孔捧在手裏，忍住了笑，隨即她又擡起頭來看着劉哲的臉說：

「劉哲，怎麼你老不說話？」

嘴邊浮出一個寂寞的微笑，劉哲還是沒有話。

「劉哲是比你們還苦悶些，他很消極，和我們的懷疑哲學家差不多呢。」

傑爾又從旁加以說明：同時，那位懷疑哲學家的枯瘠的身體，粉裝發得復長的三角式的狹臉，炯炯的目光，冷氣荷人的苦笑，短而銳利的話語，都一一浮現在仲昭的心上了。他不自覺的向劉哲望了一眼，似乎將他和心上的人形作一比較。

「然而我還沒絕望。」劉哲終於發言了。「階級得幾分疲倦，是有的，然而還沒絕望。人生是多方面的，我們的出路不止一條，在陰霾的包圍中，我看見一線的光明；在許多路走不通時，我尋出最後的一條路；對於現在失望了的時候，我們把希望寄托給將來。我並未絕望，我的勇氣是要回來的。不過已經換了方向，我眞心的說，組織什麼社一類的事，已經引起我的熱心，並不是覺得這些事沒有意思，我只是厭倦了。我這經過許多懷疑，但現在全部引退了；團體生活也是其中之一。現在我要把我剩餘的勇氣和精神來追逐最後的一個目標，來打進我們最後的一條出路。我也誠懇的勸你們姑且來考慮一下我所走的方向是不是

「儘得我們把心血去潑上。」

「算了，你不贊成立社。」

曹志方很不高興的殺住了吳雷的話頭。

「吳雷，你始終沒有說明白你自己的主意呢，你的最後的一條路是什麼？是做土匪罷？可惜你的身體不濟事，和我差得不多不少。」

章女士斜倚在翻翻的肩頭，很有興味的追問，她的柔媚而又帶刺的聲音，把在場一衆人的嘴已經燻開了。

「不是，我的最後的憧憬，最後的出路，是教育。」

吳雷卻十二分認真的回答。

教育這個怪冷的名詞在目前的場合出現，真是太兀突了，而且又是多麼無聊，教育，教育，人們嘆着至少有三二三十年了，然而有的是什麼？有的是一個極大的通逃黨，前滿的舉人秀才，洋翰林，青年會偉人，甚至失意的政客，都來辦教育，在一般出入政學兩家的人，辦教育也和出洋考察一樣，成爲下臺的代名詞了，難道吳雷也學得了這個絕訣麼？曹志方他們想游都忍不住笑到滴下眼淚來，便是仲昭也有幾分納罕，至少以爲吳雷是愈變愈迂闊了。

「你們覺得我的話太奇怪罷？」吳雷傻傻的很嚴肅的接洽說，「其實沒有什麼奇怪，一個人到了老

年——我是比方說，一個人到了老年，覺得自己的一生快就完了的時候，回顧着自己的過去，看見種種過眼，種種錯失的機會，都是無法挽救了，便會希望他的兒子不再像他自己一樣，他把全部的壯志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兒子身上，我現在差不多就有這樣的心情，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是無可挽救，只能希望下一代了。但是我所以揀定教育做我的最後的憤懣，卻還有更深刻的理由，更堅強的理由。過去的一年經驗告訴我，雖然社會如此的黑暗，政治是如此渾沌，但是青年的革命情緒並不低落，走的，青年愈年青的人愈勇敢，愈熱烈愈革命。中學生比大學生可愛，小學生又似乎更強，愈小的，愈狠，這是一個事實，中華民族的前途，掛在他們手裏，現在有許多人居居為青年的導師，其實是夢想泡哩！青年終必要走上他們自己的歷史的路，誰也不能引誘他們到別的地方！

冀青委實是很興奮了，額上滲出幾點汗珠，蒼白的面頰也微泛紅色，他略一停頓，舉起左手來向空中一揮，用力的重複一句：「他們終必要走上他們自己的歷史的路呢！」

「而他們自己的歷史的路是十七八時要改造社會，二十七八時與社會推移，三十七八時跟在社會背後，四十七八時從後面拉住了社會！」

從客廳門邊過來了這一串冷冷的聲音。

劉韻的心突然一縮，平舉的左手，不知不覺垂了下來，大眾的眼光都轉到門邊，雖然他們——除了她——聽着那聲音早知道來者是誰。

「又是我們這發發派哲學家來了！這黑影子！」

王女士很特異的自語着。

一個枯瘠的人形，從門邊移到大案桌的一邊時，劉胡總還出來就是同班的史循，可是已經怎樣的衰頹！雖然他的脊骨還是直挺挺地，他的步武也很輕捷，他的道韻並沒多少皺紋，只不過是多了一部阻延遲的鬚子，只不過是枯瘠而已。但是「衰頹」已經成爲這個人的特有的氣味，正像祖豪是劉志方的特有氣味。

史循替了王女士身旁的椅子坐下，把他的一隻細而有毛的眼睛輪流地觀察各人的面孔。

「哦，史循，兩年工夫在你卻就是二十年，幾乎認不得你了。」

劉胡胡然輕輕的說，他看見這位枯瘠的人和明健豐潤的王女士並坐在一處，給了一個強烈的對照，又感觸着人生無常的憂哀了。將來的頑執抑鬱不免要成爲現在的史循，或許更煩。

「不過留長了鬚子，我豈沒老呵。可是，劉胡，你現在是主張教育救國論了。」

聽了「教育救國論」這名詞，王女士和王女士又笑起來。

「並不是什麼教育救國論，」劉胡辯辯着，「劉胡方他們要立社，我的意見以爲還是教育方面有我們的出路。」

史循很冷峭的搖搖頭，沒有回答。

「懷疑懷疑你是什麼都發展，連你自己是不是史都也在懷疑。」
 然子材不耐煩的叫起來。

「懷疑比反革命還要這些，反革命的理智可以助長革命，至少也是我們認為尚是活在世上，懷疑如只敢布陰沈沈的死氣罷了。」

曹志方也十分憤憤的接着說。

「與其懷疑，還不如頑強地頑強而不失為活人的行動。」

亂飛抱住了王女士的腰，高聲嚷着。

「王女士一手推開了椅子拉住亂飛，就跳起 tango 來。」

「普學家，懷疑的聖人，這是 tango 野性的熱情的 tango，歐洲大戰爆發前普爾的巴黎人狂舞遊戲舞的 tango，你也懷疑麼？」

笑風和狂亂，同時在這野性遊戲的客廳裏爆發起來了，對舞是懷疑的迴音，椅子斜斜地站起來，作了個「立正」的姿勢，卻又右手按住了亂飛的肩膊，左手扣住了王女士的背腰，對着王女士說道：

「來呀，Les Trois Montagnes，我們來打破這懷疑的漫影子罷，用我們跳舞的熱情來掃除這懷疑的漫影子罷。」

五個人把史都包圍在核心，笑着，嬉着，舞着，舞成了「一團」。

對面睡大了着鼻的鼾，未來的看着他，竟不透那五個人對於史都的舉動是惡意隱抑是戲謔，但隨即喚起了一個久遠久遠的印象，孩提時受到黑暗和恐怖的侵襲時正也是這麼大呼大喊着以自慰，他又想起了史都進來時的那句話：「而他們自己的歷史的路是十七八時要改造社會，二十七八時與社會推移，三十七八時只在社會背後，四十七八時從後面拉住了社會。」他還是背脊上一陣冷，他覺得完全了解，女士他們對於這位偉大的史都的畏懼的心理了。他悶悶的噓了口氣，卻聽得惺惺的安詳的口音似乎在對自己說：

「又是對於懷疑哲學家的攻擊了。這是每次遇見時照例的儀式。」

史都已經從包圍中逃了出來，在閃爍的一張松子坐下後，他依然冷冷的把他那一對細而有神的眼睛輪流地審察各人的面孔。

「懷疑家，你大概已在懷疑印機的一兩是不是你的幻覺罷？」

劉女士大笑著說，一條腿倚靠坐半個，作跳舞的姿勢。

「另一個問題我在想。」史都回答，「我想自殺，但又怕只成了滑稽電影裏的故事，手給予彈打進碗裏去，卻仍舊像科科羅一樣的吐了出來了。」

回音似起來的是一片發聲的笑。

「得了，看電影去罷，百星還在戲院，人專，我們再去看一次罷。」

朝思夕慮幾句話從笑聲中透出來。

「什麼時候開戰？」王女士問。

「第一次是五點三十分。」

「只有二十分鐘了，馬上寫去。」章女士看蕭蘇說。

蕭蘇和徐子村趕緊說「快去。」一陣風似的就把兩位女士推了出去。章女士到門邊時回頭對蕭蘇笑了笑，很緩慢的說：

「蕭書，我應住在這兒三層樓，明天上午你來談談罷。」

「沒有甚麼的事，也到明天再談。」

蕭書方接着說，但是腳步雜亂地落在樓梯上的聲音早把他這句話壓平了。客廳裏只剩下王仲昭他們三個，都沒有說話。大時鐘還是毫無倦態的走牠的循環的路程，西斜的太陽光很留戀地吻着客廳裏火爐架上的一張畫片。

王仲昭在回味章女士臨去時的一笑，只有他自己知道這淡淡的一笑中包含着無限舊情。他想起一年多前那個操縱機器的黃容，想起了當時章女士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攝人心魄的動作，以及他自己的沈醉的心情。那時，他像他一樣是希望，蕭書是動，而章女士呢，也似乎沒有現在這麼浪漫，他們談論革命的發展，民衆的覺悟，將來國庫的富強，終於談到蕭書在水銀標的月光下，章女士的脈脈含情的眼光，沒離開過他。

劑的面孔而她的眼睛又是那樣閃爍她的話語又是那樣的纏綿而多暗示這時的落安任何大不能自持當她低聲訴說雖然有許多男同學和她好可是她沒有愛人與舊惡不住推抱了她的濕軟的身體晚推了她的鮮紅的嘴唇然而僅此而已僅此而已第二天發願就爲了爲國的大事離開了學校離開了劉女士直到現在彼此音訊不通這月下的一幕只像一個夢不敢回想的「個夢」在忙碌的一年中劉女士也常常紀念着劉女士但是正在幻滅的他何敢深信劉女士還保藏着那晚月夜密談時的心現在忽又重逢使劉女士還是當日的劉女士假使她的兩次微笑還含着無限的隱痛可是劉女士卻已不是當日的劉女士人生真是多麼變幻呵在劉女士的回憶中劉女士所喚起的卻不是溫馨的舊夢而是辛酸的感觸了她不知不覺嘆了口氣轉臉看着仲昭與劉女士

「唉，只是短短的一年，只是短短的一年，然而我們的苦何厚都已經變了樣子，劉女士明明雖猶昔，只怕性情也有些不同了罷！」

仲昭不覺可笑的點點頭。

「剛纔我說我認定最後的體面是教育，似乎你們以爲我太迂腐，實對你說近來我的思想在各方面都有了變動，從前我喜歡緊張熱鬧的生活，現在相反了，現在我要靜的不見近功的刻苦的生活，這是可以說是我目前生活態度的趨向，因此我不贊成他的話，因此我要投身教育，我覺得我過新的生活態度把我的許多觀念都改過透了，卽如在戀愛方面，現在我的理想的愛人是溫柔沈默不尙交談，不粘不帶的。

女子像我們的女同學那樣，志氣高昂，一身政治氣味，滿口救國救民，所謂活動的政治的女子，我就不大歡喜了。」

劉青不能自己的繼續辯論，漸漸感到默然坐在那邊的史循的臉上正浮出一個令人發作的苦笑，俯頭卻覺到了他看劉青的模樣。

「我們的哲學家有什麼意見？」

「我看見的，只是循環而已，人性有循環，一團一靜。」史循眼睛地回答。

「又引起了你的循環論了。」仰面笑齊說。「但是，毛史，你的話未免太冤枉了劉青，他不是動極思靜，他是看見了太多的不滿，有沒而然罷了。」

「你看見了許多不滿，劉青大抵你所見的，也只是表面，不然，你不會又把教育當作新憧憬。」

「當真的，劉青，我也不贊成你入教育界，你還是也來幹新聞事業罷。」

「如果教育也無可為，新聞事業難道會好麼？筆尖兒早就讓位給槍桿子了。」史循不服氣似的反駁。

「仰面主張的，本意是新聞救國論。」

史循又冷冷的接來了這一句。

「哈，哈，你又給我題了新看見了，何必定要牽涉到救國的大問題呀，劉青，現在果然說不到什麼奧論。」

的危險，或受言論的自由，可是我以為爲個人立身擇業，這有比較的得是新聞界有些意思，但只是個人操業而已，談不到救國救人的大問題。近來我很高興這些大體子的名詞，得了意，大中間空，我以爲切切實實的先須救自己，把自己從苦悶彷徨中救出來，從空虛噩夢中救出來，想做一個健全的人，至少須與高等的常識，冷靜的頭腦，銳密的觀察，忍耐的精神；我所以喜歡新聞界，就因爲新聞記者，的生活可以把我自己造成爲這樣的一個人。」

「那麼，你照說，你是把新聞界當作做人的學校了，卻不是你的生活的憧憬，沒有憧憬的生活是空虛的生活，你想得另外有一個憧憬？」

「你照微微一笑，沒有即刻的回答；在他的向空凝視的眼前，映出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子，纖白的手指上微沾些白粉筆的相屏，正捏着一張新聞紙細心的說着，嘴角上帶着住詞凝結的笑容。」

「我現在是卑之無甚高論，」你照把眼光移到曼清臉上，很安詳的說，「我暫時摒棄了一切高遠的偉大的，免得幻滅，我只選定了一個在許多人看來是毋須那種用力的追求的對象，作爲我的生活的憧憬。而新聞事業就是達到這個目的途徑。」

曼清不甚了解似的點點頭，可是也不再問了。

「然而這個，當然是目前的事，人生追求的對象，一定很多，我不過先選了最近的一個——在我也是最神聖的一個，作爲我現在努力的目标。」

仲昭與沖沖的權權着說，他自覺其臉頰微發發熱，被暖的希望在全身血管裏流；他又看見那草樣的臉影卓然立在他面前，涵蓋了一切，成爲他的全宇宙，全生活了。

來了個短短的沈默。

終於史德的聲音像半夜的遠處鐘聲震動了劉青和仲昭的耳膜：

「姓張的，要且逐漸的憧憬教育；姓王的，正努力於自己認爲神聖的對象；姓劉姓類的五六個人要立社，不甘於寂寞；姓史的，却在盤算着如何自殺，但在懷疑者看來，都不過是望雲騰了！」

二

從同學會回來，仲昭便在報館，他在國難路上走着，以熊復是這總副志方他的苦悶張曼青的幻滅劉湘的後見，在報館看來，都不過是一種新聞材料，並未在他心靈上激起什麼煩惱，新聞記者的常和醜惡的現實接觸的生活，早已造成了他的極冷靜的——幾乎可說是僵硬的頭腦；即使有時發生感慨，至多亦不過像水面的一層浮油，掠掠片刻之後，也就消散了，然而這，又並非說他是麻木地生活着，不是的，他確是着計畫地做他的生活的工作的，他的自白語，也許比任何人都強壯，他是習慣於三思而後行的人，在學校時，大多數同學熱心於國家大事，他却始終抱定了「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不要理想太高」的案

他以為與其不獲，不如方好，好容易這雨弄到失望以後，終於一點不動，還不如把理想放得極低，卻孜孜不倦的追求，非到實現不止，這就是這一個極實際的人，所以他而有一個月極在追求，那就把他的全世畢全人生，都用了全心力來做，不問其他。

現在佛照的做做就是時時刻刻寫着他心頭的女影，一個多月前，在一場慈善會裏佛照第一個遇見了這位女性，那一天是全省中等以上各女校開聯合遊藝會，萬所開有女演說家，然而只有一位穿紫色紗裙的，身長腰細，眉尖微蹙的女子，走過了佛照的心，並且永戀她不去，那時佛照簡直不知道她姓甚名誰，如果永久不知道，倒也罷了，不巧的是第二天竟有一個同事報告她的姓名是陸俊卿，真不巧的是那同事竟和她同是新與人，有一面之識，真不巧的是那同事非常愛管閑事，竟把他們倆介紹了，於是平日的佛照的心開始有波瀾了；天降下這位女士來試驗佛照的能力，試驗他有没有魄力來追求這第一個憧憬。

他們的交誼漸漸濃厚，同時他們的困難問題也展露了，陸女士有老父——一個太會愛見女強心的老父，惡黨落他的女婿，這是一個非常人，而陸女士自己也正是她父親的女兒，有的是大志和孝心，所以在他們認識以後不久，佛照竟看出來，除非他自承供職，辦妥了這債，不然他不得不做一個非同等閒的人，為的國女士曾經表示過，新事業是越有這恩的對於社會的服勞，佛照便決定在新聞界上尋頭角；他逃難阻還不到三個月，竟可以為這具是一種職業，至多亦不過可以鍛鍊身心而已，但現在則新聞事業成為他達到理想的階梯，除非他在新聞界中成為一位名記者不可了，他自知他這動機是純潔的，決不

爲名不爲利而爲名他又自知這也不是對的，他老犯這

「他爲的這實是他那時候的習慣，他現在在觀察的在四版欄上走着，奔於他的崗位，發揚鬼長可他的影子在行人道上，他心中因這好奇心，他感覺上的時候，也大半的放了光明，準備接收太陽這下來的位置，一發見身向四版，隨即地他覺得自己又已過去，繼續他的觀察的時時發在社會的時代已經過，在這長長的時時，又自然其中的一切也表示了十分動亂和矛盾。

「夜報野看夜報」

「實說那的孩子的那時候，他買了一份，就翻開第四版新聞來，一面走，一面看，料自的頭號字」又「一翻以後」，「引到新聞去，每一條新聞，他同時想到了自己的報，自己的第四版，以及他上給那編輯的意見，發了一封，隨即他把自己的第四版新聞的詳細計畫，正式提出來，可是至今尚未

「得編輯的回信」

「許是他老人家，他想了，他」隨即他約地想，他覺得編輯太不把他的事放在心上，第四版新聞原不過是社會上的一點點，他的「在」他看家，記者正是報上的一塊，他因別家報上也有，姑且讓其存在，至於這編輯，他在那裏，也這編輯的位之不理，就是這編輯不願，雖然他的計畫，要竭力提高這編輯的位，他「一」以爲由此可以看見社會的健康的程度，但是這編輯或者正在那裏，他

俗，不事粉更，但遇到既熟爲了變化的緣故，一定要在發界露頭角，便不能不使他所主編的一欄有些特色，然而不恆專的編輯畢竟是在那里故意作態了。

仲昭不免有些參差，已不得立刻到報館，找着總編輯問個明白，他聽上一輛人力車，只說了「編輯」三個字，就一疊聲催着快跑。

進了報館，仲昭直奔總輯室，留子還沒陰下，就把手指按在電話上，他到一個辟茶房熟治鞋閃出在他面前。

「總編輯來了麼？」

「沒有，早得很哩！」

茶房的口吻也似乎不很尊敬這位第四版編輯，至少以爲仲昭這樣大早地就問總編輯有沒有來，是大大大的賤失。

仲昭悶悶的吐了口氣，看編輯室裏，靜悄悄的只有幾張桌子，六時鐘正指滑六點十分，隔壁的校對室內卻有幾位等着與報館裏夜飯的校對先生在那里有聲無氣的閒談，實在是太早了一些，正像他的同事該先生常說的「還可以下兩盤象棋動筆。」

但是各人的桌子上卻已經堆着許多信件，仲昭拿起了自己桌子上的一疊把幾個油印的快遞代電攔開，就坐下來拆開四五封寫着「本埠新聞編輯先生大啓」的來信，第一封是某公司的，很簡短的幾句。

要求勿再披露他們的經歷被竊的新聞，第二封是某工廠的毒前預訪，在遞了一大段理由後，歸結於「所有敝廠工人罷工消息，乞勿予登載，至煩公證」，第三封信寄自某路某公館，就是「股股賊宅日前盜劫，損失現金一千元，並架去十八歲使女一名等等，全屬子虛」，此後如數有論傳，紛紛屏斥勿錄。」倒頭數着眉頭，鼻子裏哼了一聲，隨手將那三封信裝在一邊，仰起頭，看着天花被竊問，他不願意再看到下的兩封信了，他可以斷定還是那一套「請勿」的老把戲，他想，每天總有這等樣的信好幾封，這也乞勿披露，那也務請屏斥，還有什麼好的新聞獨給第四版登劫，需要罷工還不是很重要的新聞麼，這裏藏伏着一個根本的社會問題，這算是「全市的賊劫」，這在社會發展上，比某要人坐汽車撞傷了某案，委實是重要得多，然而前者的事主不願意聲張後者的事主卻自己送來了連篇累牘的「賊鼻子」新聞，報館記者實做了一「收發」，絲毫沒有選擇新聞的自由，這就是新聞事業，這就是記者生活，你剛不禁違反本心似的懷疑起自己的職業來了。

他又想起某公館的盜案來，因為是白晝搶劫至四小時之久，並且捲入，簡直開了盜案的新紀錄，所以事後他親自去考察過，他親耳聽得事主的家裏人詳述強盜的人數服裝，以及他們的從容不迫的龐大的搜劫，可是現在來信卻卻是「全屬子虛」，是「請勿」了，案情的嚴重和事主的太太發瘋暗示着劫案的背后有一個重大問題，這也輕輕的放過，輕輕的略之於談他麼？

仲昭念起這問題，懷疑的黑潮在他心裏發露了，像一個字了委身的孩子，他終於立身湧出一個親人在

他面前，讓他能夠訴說車中的抑鬱，然而這有，這新世界只有灰白色的四壁和睡的植物，他拿起筆來，想把那條到他的親愛的的女士，讀一下，但寫了兩三行，忽然一頓念，他又把信箋撕碎了，他悲痛地在心裏自責道：「什麼竟如此呢？一切兩全其美的事，在材料中的，每什麼要復原失望，把這種虛弱的醜態給國女士看，豈不是對自己前希望立誓了死地嗎？人生的路原來不如想像中那樣的平坦，只有極愉快的人，纔是，只看見了一塊灰石頭，這世界裏，這每人是不配有愉快的。看呀，國女士的美麗的影子在前招引着呢，他是生活的燈塔。」

「仲昭不再胡思亂想了，決定等過幾年時辦一個外交涉，他回復了輕快的心情，跑到校對室裏找鄭幾位校對先生們談去了。」

晚飯後，他覺得表滿形，他除了第一張傷紙，他手一切人都已到齊，大時鐘打了八下，排字房也開始他靜了，但各位編輯會着聲，他起打與，他着熱心的談論最近的大容積，仲昭已經變了通訊社的稿子，只嫌麻煩特約的稿子，第三張稿子忙忙着談「香菸」一面拿了大鎊刀在外埠的快報上嚼嚼地，前材料，還有一個習慣，他不如說他他的警事日，八點以後，外埠各報，九點以前發完，九點以後，就不知去向，直到十一點半，他來看看校對的一次快信，鄭幾位校對的材料，他這一天的工作就此完了。

直到十一點以後，他覺得他靜靜地來了，當他頭走進那總編輯室的時候，迎面而來的一句話就是：

「你給你的計畫書，我已經看過了，但價錢低得可說是要實行的話，我們還得從長討論，從長討論，那是和報館的經濟狀況有關係的，不是純粹經濟問題第一要顧到，第一要顧到。」

總編輯看着傅昭，笑吟吟的說，他的左手的兩個指頭夾住一枝香煙，右手從一堆香煙裏摸出一張紙來輕輕的搖着，傅昭認得這是他的計畫書。

「滾兩個外國記者，似乎所費也不多。」

傅昭用商榷的口吻回答着，就在近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了。

「不錯，假定每人月薪五十元，總共也不過一百元，可是，總計，這固然是人們忽視的，忽視的我們下過歷大本錢，費了許多心力，讀者也未必見好，是不是？前天有人介紹一個政治新聞員來，而且因為經濟關係把他謝絕了。」

傅昭的滿臉希望立刻萎縮一半，果然不出他的所料，總編輯把第四版認為無足重輕，犯不著多化錢。傅昭覺得這種心理比甚麼沒有錢更可怕，他須得先設想了這個不合理的處見。

「總編輯的話何嘗不是呢。」傅昭很嚴肅的說，「人初及親第四版是附事實，但這是錢錢的事實，我們應該用力去校正的，我的改革計畫便是針對着這一點，不顧現在這用舊法辦法，把本報的重要事件都塞入第一二版去了，譬如第四版的錢是裝本報社會裏的，因此更吸引人。」傅昭也因為這原因第四版非改革不可，我的計畫書裏說：「根明，第四版附中心特寫，一是社會新聞，二是政治新聞，三是體育新聞，四是工農」

婚等等。一是社會的變遷，電影電影，戲劇，國畫等等。這相反的兩方面，而都反映着現代生活的迷狂。是診斷社會性極度苦悶的顯號。可是眼睛所看到的這些材料，都不是特意搜探來的，是被動的受供給，而不是主動的去搜尋。所以其內容是一堆誇耀的垃圾，沒有多大的新聞價值，更沒有半分的社會意義。自然這也難怪。一般本埠訪員並沒有什麼社會學的知识，又沒有尖利的眼光，他們看不見事件的背景，找不到事件的核心。我們現在要使這個垃圾堆放光彩，就不能專靠幾個老訪員，非用外勤記者不可了。我主張至少用四個外勤記者，就行。分兩在兩方面，有系統有計畫的去搜集新聞。一個月以後，我們的第四版便可以成為最有亮采的現實事件的寶錄。」

「哦，你的計畫還不差，不過我早已說過，但目前的困難問題是經濟能力問題，這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不是。」

總編輯半閉了眼睛，喃喃的議論，顯然不能鼓舞他起來。

「那麼，第四版的改革問題，不必再提了。」

你囉囉進進一句，很露着不高興的勇氣。

「那倒，遲早要仰仗大才的呵，能改革，自然還是改革的好，遲早要仰仗大才的，我們俊俊的案，籌畫罷，此刻姑且維持原狀，是不是？」

總編輯敷衍着，一面把手指按在電鈴紐上了。

「如果單是經濟爲藉，不妨把第四版的助理編輯裁了，騰挪出這筆開支來聘請外勤記者。我的工作加重些倒不要緊。」

仲昭表示了大大的讓步了。

「譯也不必。」總編輯沈吟有頃，方才回答。「那也不必爲此打撻了一個人的飯碗，也是怪可憐的。我們慢慢的另外想法罷。」

現在仲昭看了出來，根本問題還是總編輯不願意改革第四版，或至少以爲改革是多事。所謂「優優說法」不還是舊套而已。仲昭簡直有點生氣了。

「諸編輯第一波的那位王先生來。」

總編輯回頭去對進來的茶房說。

「近來當接外邊的信，要求不登某項新聞——今天就有五封，都是英蘇俄劫案和罷工的新聞。我們怎麼辦呢？」

仲昭轉了方向又問，雖然他料得到將有怎樣的答案。

「自然不登，免得多生枝節。是不是？」

「那麼材料更加缺乏了。」

「這個不妨，不妨。反正各報都是一樣，都不合登的。登了反多麻煩。」

總編輯當時被殺的一笑，似乎把自認的對白對黑對白對黑，一種不負責任的立場，就是新聞界裏的釋談。

仲昭也苦笑着站起身來，總編輯接着又說：

「罷工新聞尤其要慎重登錄，太登多了就有赤化的嫌疑，赤化的嫌疑，至於廠方自己來要求不登，當然更應該不給披露了。」

仲昭只點了點頭，沒有回答，就走了出來。他覺得他的希望多半是無望了，他們以為蘇頓第四就是那事。他到今天方才知道總編輯的辦報宗旨是「但求無過」，至多是但求不比別家壞，並且他們的對象也不是社會上的讀者，而是報界的同業。他們的新聞的使命不是對社會傳達消息，而是對別家報紙的比賽。感的是別家報上有這麼許多新聞，所以自己也不得不有，如果各報能夠協定，只出一張空報，他們季是很樂意的。仲昭忿忿的想着，拖着一對腿，懶懶地走向編輯室，他惡的泡沫，固封了他的感覺，他失卻了左右前後的一切，只有陶女士的背像身身好疼地在他的眼前移動，然而愈去愈遠了。

坐在自己的辦事桌前，仲昭磨着頭沉思，但是他不能想，耳朵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着，發出各種不願的聲浪，這裏頭有史頓的冷淡宣讀的諷刺，有官話方他們的鬆弛的狂吟，有這愛情的疲憊的呻吟，這一切，很雜亂地在他的腦殼裏震盪爭鳴，像食婪地各自完全佔有了他，似乎有一種無線電片在他腦殼上下飛快的轉着，沙沙地放出各人的聲調——是的，正是這聲一個東西在那裏轉着，轉着更快的轉着，直到分

不清字句，只有急匆匆的雜音，只有聾聩的頭痛了。忽然，像是腦子裂了個身，一切聲音都死滅了，只有則微的聲響冷冷地響着：人生是一幕悲劇，理是空的，希望是假的，你的前途只是黑暗黑暗，你的摸索，是徒勞，你還不承認人類的脆弱，承認你自己的脆弱麼？在你未迷失的時候，你像是個勇者，但是否呀？現在你如何？你往常自負是實際的人，你不取太奢的希望，但是現在看呀，你所謂實際還不過是虛空，你的最小限度的希望仍不免是個夢！

仲昭驚起頭來，擦着嘴，呼了口氣，同時把身子一抖，似乎丟去了那個悲觀懷疑的鬼影子。他自己策勵自己：我們的生命的線中本來有光明的線，也有黑暗的線，人生的路本來是活潑了荆棘，但是成功並會用希望之光照亮了他的前途，用忍耐的火來燒淨了那些荆棘，又似乎在較斥幻覺中的史籍的議論，他觀世上何嘗有天生的勇者，都是鍛鍊成的呀！限前的小頑梗，正渡歡迎，太如實的生活便是平凡的生活，太容易獲得的東西便不是寶重的東西，既然還不能一步一步的走，不如先走半步，半步總比不走好罷，他又責備自己：一切本在意料中，何必如此神經過敏？不是對於世事的蝴蝶已經很能冷然處之而不悲觀麼？爲什麼遇到自身上的小小阻礙就不能靜心忍性？

這麼反省着，仲昭忍不住獨自微笑了，他覺得這才的煩憂太沒有理由地纏繞着再實際些，把這再放低些，把他的改革第四版的計畫寫個小，先走了這半年步再走，這半年來決不反對，先做半步未必沒有希望，與其堅持原議，弄成一通小動，倒不如另作一個最低限度的改革計畫，求其實行，改革事業總該大

小都是性急不來的，只好灰色些，一點一滴的設法，可不是麼？

從報箱裏出來，仲昭又回復了他的輕鬆的心情了。他在涼爽的夜晚中回家去，一路上就在考慮如何縮小第四版的改革計畫，使成爲總編輯看來也未始不可一試。他回到家裏，立刻就起草他的新計畫，直到午夜二時方才上牀。

第二天，仲昭接到了閨女士的一封信，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自從接到了十七日的信，我就天天盼望報紙上的新計畫；每天的報一到我手裏，我就先看第四版，但是每次只有空的期望。第四版直到如今還未實行改革。仲昭，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你取消了你的計畫麼？我想來一定不是的，大概是進行上有什麼困難罷？你的主張，你的辦法，在我看來，都是很好，該不至於有人反對罷？即使有些阻礙，我相信你的精神和毅力總可以把牠們排除的。也許這十天來，你正在忙著這個呢！我盼望你的計畫早早實現，你說將來的幸福，全在你的事業有無成就；你不是說過不止一次，而且上次的信裏也有這句話的麼？我懂得你的意思呢！你這樣尊重我父親的意見，我是很感激的，不過父親也不是固執的人，他的也是老人對於小輩應有的期望。仲昭，我相信你也是了解的。前天，父親回家了，我希望你能夠來我家一次，和父親見見。期星六此間有慶祝勝利的會，校中放假一天，報館裏想來也是休息的罷，你總不能在這一兩天來呢？……」

仲昭把這信讀了兩遍，又拿到牀上親着，多麼甜蜜的一封信呀！給他希望，給他力量。雖然因爲自己的

新聞計畫不能立刻全部實現，有負心人的期待，不免使他悵然而又頹然。但是一想到愛人是如何的信任着他的能力，便從心底裏發出驕傲的笑聲來了；雖然總編輯的冷淡的嘴臉不大好受，但是一想到愛人也灼見他的困難，那就已經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了。現在仲昭自覺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愉快地冥想滿園女士的容裝該是如何的輕麗，儂她卻樣玉立亭亭的身段，穿了薄綢的衫子，讓和風來吹拂她的襟袂，是多麼醉人呀！他又推想園女士的父親，該是怎樣的一個老者，是溫謐的，抑是嚴嚴的，他匆匆的翻日曆，數着「一張一張的紙片，一，二，三……」離開園女士約定的日期還有四天，不管報館裏是否有一天的休息，他是決定去了。他希望這四天併作一天過去，他又希望這四天長到像四年，以便他把第四版改革得十分完善，帶了這新成功去，作為餐見。

他決意要在這可寶貴的四天內，儘可能的刷新他的第四版的面目，因為不耐煩等到晚上十一點，在下午二時他就找上了總編輯的家裏了，把隔夜做好的新計畫遞給總編輯看過以後，仲昭很安靜的說：

「這個新計畫的目的，就是想在報館的經濟能力的範圍內，把第四版弄些活氣出來。依這計畫，外勤記者暫時可以不添，關於社會的動亂方面的新聞，如糾察罷工之類，既然不便多登，我們就維持現狀，先用力來整頓社會的娛樂一面的材料。目下跳舞場風起雲湧，贊成的人以為是上海日益歐化，不贊成的人以為亂世人心好淫，其實這只表示了煩悶的現代人需要強烈的刺激而已。所以打算多注意舞場新聞。」

「很對，很對，不過太便宜了各舞場，代他們登幾種廣告了。」

總編輯點頭徐徐吮出一口香煙笑游說：

「還有離婚事件，近來也特別多，這又是一個重大的社會現象，很值得注意，但是除了涉訟的離婚案還有記載，此外登一條廣告宣告離婚的，可就沒有新聞上的記錄了。我們也應該把他們的廣告去採訪，給他詳細地記載出來。」

「這——也未始不可，然而總得謹慎，免得惹人質問。」

「編輯上的科目，譬如材料分配，改換排式，變更字體——我都寫在計畫書內，大概沒有什麼辦不到。」

「大致可以辦到，但是。」總編輯看着計畫書說，「你要用仿宋字和方體字的題目，印有些爲難。仿宋字要去買，價錢就不輕，方體字是現成，如果用多了，報館裏只有一個刻字人，又怕趕不及。字體一屆，還是將來再換罷。」

仲昭料不到在這裏還有阻礙，但是他很聰明的不再堅持了，他已經取了隱步政策，從一步變爲半步，現在便也不惜再慷慨些。

「還有一屆。」總編輯又看着仲昭的計畫書，慢慢的說，「仲翁，你不是想按日登載各舞場的舞蹈麼？這也是一種有用的系統材料，很好很好，可是你打算特約人來投稿，我以為大可不必。由報館會同計畫部一封通函去請他們自己寫一點來，豈不是更方便麼？替他們鼓吹的稿，難道他們不願去麼？如果請別人做，

他們又要據說不實，寫信來要求更正，很是煩瑣，真煩！」

仲昭睜大了眼，不解這話何以如此重煩，他忍不住不說：

「我也知道請他們寫一點來，是難而易舉，卻就怕怕他們寫來的都是些假版的官樣文章，沒有興趣，沒有價值。」

「寧可官樣文章寫，投稿而加上幾句兩個字，那些投稿家又要奇貨自居了，究竟也不過是些平平常常的東西。」

總編輯說着把香煙尾摺在煙灰盤裏，似乎是厭去了那些投稿家，仲昭看着那香煙尾埋進了煙灰裏，覺得他的半步之學步的計法又縮小了幾分之幾了。他眯起眼來看着新編輯的完油油的面孔，彷彿看見那上面有兩個大字是「省錢」，他正想分辨他所特約的人未必趁火打劫，可是總編輯又接添說了：

「你的計法書上又說起打氣不登外商所發來的『新到各貨』的消息，以為沒有新聞價值，話何嘗不是呀，可是他們都在本報上有廣告，我們不能不理會一下，現在姑且仍舊將在第四版裏，待將來我們補充半張『本地增刊』時再移出來罷。」

仲昭的背脊骨冰冷了，他覺得這編輯的這套主義要把他的改革計畫，逼得斷了，他早已半步半步的退讓，現在似乎是退到無可再退了，他不得不作最後的堅持：

「那麼，第四版的地位處不多了，既然不能不登，把他們移在報屁股上罷，這些原來是報屁股上的材

料。」

「不是，報紙股上向來不登新聞，人家也未必願意，仍舊登在第四版，你把他們排在最後就是了，反正不是天天的，大概不至於擠落別的材料。」

仲昭還想說這是材料總數與否的問題而不是擠落的問題，卻見總編輯已經伸了個懶腰站起來，笑着說：

「總而言之，你現在的計畫，比較的是有實行的可能了，我的意見，大致就是剛才說過的幾點——」

仲昭看來再爭也無益，含含糊糊的又敷衍幾句，便跑了出來。他本來預定見過總編輯後要到三四個地方去接洽投稿的事，現在倒覺得懶惰然無事可爲了，特約投稿辦法既然通不過，難道他還要到四處去拉稿子麼？他站在路旁躊躇了一會兒，想到同學會去，又想去找個男同學談談，最後決定回家寫信給陶女士。

他並沒對陶女士說起他的困難，他是要留着面談，況且在事情尚未成功的時候，就向人家訴說艱苦，也似乎近於懦怯罷。在陶女士面前，仲昭是決不肯這樣委曲的。他是打算把第四版改革得換個樣子的時候，然後從頭細說他所遇到的阻礙，猶如一位將軍必得在既奏凱旋以後方肯發表他戰陣中的危急的過程，並且喜歡把敵人吹得過分可怕，好襯托出自己的勇武善戰，而且抱定了「理想不要太高」的哲學，仲昭對於目前的第二次頓挫，卻也毫無感覺了。雖然自己的最低限度的計畫又被總編輯修改得更低，雖然

半步政策已經降為半步之半步，但是潛伏在他血管裏的人類天生的容忍的本能，已經使他覺得這第一次的失敗的打擊確沒有第一次那樣的敏銳了。可以說他是已經習慣了失敗，也可以說他確是從失敗中磨練出一些勇氣來了。他現在的自信則是：踏過了失敗的堆，一寸一寸的，一分一分的，他終有完全成功之一日，所不能無懼懼者，在四天後會見陶女士時，怕未必能帶了什麼成功去了。然而也不是絕無補救，他憑靈他的能力，該可以在短短的幾天內先使第四版有一點特色。他可以到各舞場去走走，寫一點半批評半報告式的「印象記」——假定是「上海舞場印象記」罷。在這裏，他可以用他的銳利的觀察，縝密的分析，精悍的筆鋒，來吸引社會的視線。這個，既不用化錢，又不會引起人家來質問的麻煩，在總編輯方面一定是無庸可藉再來阻撓了。

當下仲昭很高興的先來支配自己的時間：從晚上八點鐘起算，八至十在報館裏編輯第四版，十至十二點三時巡遊各舞場，以後是睡眠。那麼「印象記」的著作只得放在次日下午了。「好罷，就這樣罷。」仲昭對自已說，一面把新製定的時間表錄進懷中記事冊。

晚上八點到了報館，在同事們的架起了腿的高談聲中，仲昭埋頭在稿子裏，急匆匆的塗抹修改。他發了一個稿子，就向牆上的大時鐘望了一眼，他的手指運動着紅筆，心裏卻在布置他的巡遊各舞場的最近的路線。時間慢慢的過去，他桌上的稿子也慢慢的少下去，終於只剩三四張廢稿了。九點五十分，他已經發了新聞次序單，他愉快地伸了個懶腰，又把預定的路由再想一遍，便站起身來，瀟灑然出了編輯室。

「王先生請慢走一步，有幾句話要和你談談。」

這很很然面很死板的模樣，把兩止住在那邊。兩兩回頭看時，原來是自己的助理經理劉胖子。兩兩疑惑是箱子上還有問題，可是這劉小胖子氣呼呼的拉着他向會客室走，低聲的說着那一句話。

「王先生有幾句話已經想好幾次。」

在會客室坐定以後，劉胖子把身子挪進了兩兩，吐出一段笑容，簡直不讓兩兩開口，就低聲的鄭重的慢慢的說：

「王先生，您是全知道的啦，我是北方人，是啦，我是北方人，到上海來混一口飯喫，前清時代，我還是個貢生呢，不願您，王先生，我是貢生呢，可是，民國才風，翰林進士全都不中用，我這貢生，也就不算做啦，可憐，我只在這兒混一口飯做。王先生，您是全知道的啦，我家裏人口多而又多，咳……」

劉胖子就像背書似的，把他家裏老老實實清清楚楚的訴說出來，簡直沒有兩兩發言的機會。兩兩十分不耐的，耐着，心裏納罕，以為劉胖子是發了神經病了，不然，豈是要借錢？他看着劉上屋是十點二十分，就疑疑生疑的殺斷了劉胖子的話，問道：

「究竟有什麼事，請你直說了當的快些呀！」

劉胖子似乎渾身一驚，低下了頭，低低地說着，簡直是有三分氣，然後吞吞吐吐的說：

「王先生，您自然全都明白啦，這真是真話，最真是欺心眼兒的，您總得發待一些我這走差還的人我

「世忘不了念的好處」

「唔，不用說這些話了，究竟你有什麼道理對我說，我還是不明白。」

王先生愈自然愈明白，愈發是於心見理的……」

「實在我不知道你爲的什麼事。」

「王先生，您還在冤我咕咕嗎？」

「究竟什麼事，趕快爲功，我還有事呢！」

「聽說您不要助我編譯，您伸伸腿，動動記者……」

「沒有的事。」

個個決然的否認，他這才明白了張胖子發音的原因了。

「有的，有的，王先生，您別生氣。我對這上海，也有五六個年頭兒了，上海給我亦變的懂，什麼大世界，

別世界，租界，我全都去過。王先生，您說要改派我做一名外勤記者罷。」

你別忍不住笑起來了，他這意思，爲公家來摩子知道這幾事。

「那簡直是謊言了，請告訴我罷。」

「這第一版的大先生話，不是這意思，這摩子之意，求您改派我做外勤記者罷，您如果不答應，我就沒有

仲昭看錶上已經是十點五十分了，可是李胖子苦苦的纏住了，不讓他走；仲昭覺得這個人又可笑又可憐，又和他說不明白，來了只得切切實實的對他說：

「本來有這個意見，現在已作罷論了；請你只管放心罷，你的位置是決不會丟的！今天我實在還有要事，明天再談。」

李胖子還像不大相信，仲昭抽身就逃出了會客室。

但是在會客室外，又遇見排字人來找他來了，第四版的稿子還差一些，須得補發。仲昭捱了肩頭，跑進編輯部，好容易才找出一篇稿子來，正要塗改，茶房又進來對他說：「總編輯請去談話。」仲昭再看手腕上的鐘，不多不少正是十一點三十分，心裏抱怨着：「偏個今天有這許多意外事！」

幸而總編輯並沒很多的話，談官廳又有命令，派工新聞處慎重登載。

仲昭走出報館的大門時，仰天鬆了口氣，心裏說：

「真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預定的計畫，即使是非小的要在十點鐘出去這應一點小事，也難得完滿實現。人生的路中就是這般多錯失。」

此後直到仲昭回家睡在牀上，總算沒有什麼波折。在愉快的疲倦中，仲昭的唯一希望就是經過了甜蜜的六小時的休息，蘇生過精神來做「印象記」的第一篇。但在清晨五時左右，滂沱的雨聲敲將仲昭驚醒，他猛然跳起來，身內光線很弱，他以為總是陰雨的緣故，後來看鐘，才知道早得很，便又睡下。這一次卻

消納了整復的上午。

所以第一篇「印象記」的動筆，已在下午三時。蒼涼整頓在淅淅地響着。空氣異常潮悶。仲昭披伯道種天時。他把筆桿插在兩個指頭間搖動，回憶昨夜在舞場中的見聞。不知怎的，思緒忽東忽西的，總不能集中。昨夜他到了好幾個舞場，見的很多，聽的很多，然而此時茫茫漠漠的喚不起強烈的回憶。此時在他腦裏上趕不去的，只有翠秋柳地的妖嬈的姿態，她的鋒利的談吐。昨晚是在開樂宮遇到的。沒有翻飛跟在她背後，也沒有徐子材德馬奔似的不離左右。她對仲昭說了許多話——熱情的，憤慨的，頹唐的，政治的，戀愛的，什麼都有。只這些話，現在填滿了仲昭的腦殼。就把這些話寫出來罷。那又不行。不像「印象記」，況且人家也不認識這位翠秋柳；她不是舞女，也不是伶人。把她的談話作為「印象記」的開端，似乎不合體例。仲昭本要在舞場中找到一些特殊的氛圍氣。含淚的狂笑，頹廢的苦悶，從舞中領略生存意識的那種充昂，突破灰色生活的超昇。他是把上海舞場的勃興，看作大敗後失敗的樹林人的表現主義的狂亂，是幻滅動搖的人心在淅淅麻木的圈子裏的本能的爆發；他往常每到舞場，便起了這種感想。然而昨夜特意去搜索，卻反而沒有了，卻只見卑劣的色情狂，醜化的金錢和肉慾的交換了。這些顯然不是他的「印象記」的材料。只有一個翠秋柳，象徵了他的目標，然而把這寫上去以代表一切，又似乎不相稱罷？

樓壓掛在空中無從着力似的揮扎着。仲昭幾次把筆尖落在紙面上，可是終於寫不出一個字。他幾次擱去了筆，恨恨的想：難道在這一點小事上也藏匿着理想與現實不能應合的真實麼？難道平日所見的舞

場上的特殊的氛圍氣卻不多不少只是自己的呼吸也。也許當真是幻覺罷！老朽了的中國民族大概只能麻木浮淺地生活着，無怨無悔地無希望地生活着，未必能像德意志民族在戰敗後的疑懼痛苦中會迸射出躍動的力求復活的表现主義的火花，目下中國人的肉感的歌舞的風狂，怕只能比擬於古代希臘人的醉夢的胡腔罷了。唉，唉，在這時代，無論事之大小，所得的只有失望！

於是與徘徊懷疑的影子又偷偷的搭上了來了，仰昭似乎受了一擊，斗然全身的肌肉都縮緊了，他放下筆，在房裏一來一回的走着，他努力想使自己回思的激盪，他不敢再想，他怕的再想下去又要沈沒在懷疑的深坑裏了。

——看來「印象記」是做不成了，未必是五三小時寫着材料呢？努力搜索枯腸罷，材料不合用又怎樣加一些前解呢？姑且把到頭不露骨的事記去罷。

在充進的感毒的煙霧消食後，仰昭又這樣的無事地向自問自答，當然他不會就此擱筆不做「印象記」，那是關係着他向未來的幸福，那是有國女士的情影從無形中催促他呢！他再坐下，提起筆，很鄭重的在白紙兒上先寫了題目，他俯着頭又凝想了幾分鐘，最後的竟寫下去了：「在炮火的包圍中，我們編得批發露的閃聲……」突然他停筆回頭去，什麼人進來了，自志力的粗壯的喉音已經震動了全房的潮溼的空氣。

「老王，躲在裏面幹什麼？這是一房東的女用人真可惡，她說你不在家！」

「剛方讓着錢進來，手裏拿着柄大雨傘，張張地還在滴下黃豆大的水珠，他獨自坐在伶俐的對面，向桌子上的稿紙瞧了一眼，便昏昏沉沉。」

「這些無聊的文章做個幹麼？我們談正事要緊，昨天下午我們都在同學會裏等你，直到天黑也不見你的影子，你真的貴忙哩！今天下了雨，小劉知道你的脾氣，下雨不出門，你看，這麼大的雨，我專誠拜訪，（房東的女用人還想騙我，怎叫我不生氣！老王，你算是太舒服了，坐在家裏幹這個玩兒！）」

「你說是有正事，到底也得先說正事呀！」

「正事就是前天講過的立社，昨天我們商量得更詳細了，第一先須有個通訊地址，大家都主張要你来擔任這份兒，我特地來和你接洽的。」

伶俐點了一下頭表示許可，但也不能不問：

「通訊地址大概就是轉信了，是不是？」

「多半是轉信，但也許還有別的事，此刻說不定。」

「你何妨先說幾件，讓我看是不是我能够擔任的。」

「老王，你這話可就怪了！我怎麼能未卜先知？」

伶俐忍不住笑了，他覺得這話裏面，開始時是糊裏糊塗，不知道要辦一些什麼事，他還是空空洞洞的，什麼辦法都沒有。

「目下第一件事是我人。」曹志方接着又鄭重的說：「這就不容易找得到的人，未必和我們意見一致，強迫我們，我們就不願再去找他了。」

「你們後來又會着到曹麼？」仲昭很盼切的問。

「沒有，只有小刺和他談過，他已經在什麼中學——咳，姓名字，記不起來，總之，是在中學校當教員了。他不贊成我們的辦法，他勸小刺不要幹呢，所以昨天下午，小刺就有點變樣子，老王，你說曹氣不氣？」

曹志方說着鼓起了腮巴，捧過案頭的茶壺來，套上嘴，囁囁的就灌，似乎非此不能壓下他一肚子的悶氣，仲昭又想起了昨夜在舞場中看見曹女士的情形了，她是短袖的藕色衫子，滿口酒氣，像這樣子，確不是想刻苦地做什麼正經大事的。

「然而小刺只是女人心活潑了。」曹志方放下茶壺又說：「倒不是不熱心，我最不高興的，是曹飛，他又變真，又變假，這小子，光景只會演戀愛的悲劇了，老王，你知道麼？前天，曹飛又演了一齣戀愛的悲劇呢，咳，這小子，沒救！」

提到了曹飛的戀愛悲劇，仲昭總是忍不住要笑，他不知道曹飛有過幾回戀愛的悲劇，他只記得現在聽到的已經是第五次或是第六次，他笑着問：

「前天麼？前天什麼時候？」

「就是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他和小刺一處坐，小王在他前排，休息十分鐘的時候，他和小王胡鬧，後

來電燈又滅了，他伸過手去想摸小玉的大腿——「咳，這小子沒救，不許伸到小玉那裏的一個女客身上去了。湊巧那女客又和她的男子一同來的，當時以為是自己男人的手，後來卻發覺了，自然就鬧出茶壺不是小玉對付得好，亂飛簡直的不了，咳，這小子！」

兩個人都呵呵大笑了，曹志方突然收住笑容，又接着說：

「他們就是這麼浪漫的，我最恨浪漫，我沒有情史，可是他們反相說我用懷舊，說我包辦一切，老王，你想不是我負責任，這麼大的雨，誰肯來找你？」

仲昭癡笑的點着頭，曹志方的熱心肯幹，他是素來佩服的，但曹志方的莫名其妙的瞎上勁，也是他素來佩服的。

「老曹，我究竟還有點不明白，要幹事為什麼定要立社？以我的見聞而言，沒有一個社不是一場無結果的事情沒有辦，大家先嚷開氣。」

「立社無非團結起來力量大些，一個人辦不動社會的大事，這些原是老調，小玉另外有個意見，她說：團體的力量可以防止個人的頹廢和墮落。老徐的看法是：時局刻期會突變，不能不先有些準備。老王，是不是這幾句話也還有些道理？」

仲昭默然點着頭。

「我呢，一向是熱心做事的，」曹志方接着再說，「照我的脾氣說，就不大喜歡那種扭扭捏捏的辦法。」

老王，你不知道我肚子裏開的啥呢！我最沒有不食多種不食不飽的局，現在還是說，最好比今天早上
的天氣，剛才倒下了一場大雨，再有雷，有大風，那裏更痛快，我就去弄個雨傘快快的，如果我沒有了錢，我不
喜歡錢的，我寧願餓死，不然就強強強去這世界，會這錢的就是英雄好漢，大家都掛了各式各樣的幫幫
去搶錢，可是我老劉就不喜歡這錢，扭扭扭扭的，我要搶時，就聽的就去做土匪，那天小劉說「我們又不
會做強盜土匪」，哼，小劉不會，我可這很會，現在我這這雨，狂狂狂狂一會，要是雨到受不住，老劉我真會
幹出來呢！」

「老劉力睜大了眼睛，突發拍一下桌子，站起來將手中的雨傘向空一擲，水點紛紛地散下來，灑了仲昭
一頭。」

「老劉贊成你的主意，可是你還沒做土匪，我倒先已經受了錢性。」

仲昭乾笑着竭力把話說成敲踏些，一種無名的掙扎，襲來在他心頭了，這兩天來他受的非難，忽然約
齊了似的翻騰起來了。

曹志方不理會仲昭的話，向窗外望了一眼，復生氣的说：

「可不是，大雨又過去了，趁來趁沈回，老王沒有事了，明天見。」

仲昭目送着倒提了雨傘的曹志方大踏步出了房門，他悶悶的噓了口氣，把兩臂交叉在胸前，在房裏
來回走着，然後，他站在窗前望着天空，雨是沒有了，風也不動，一片沈悶的灰色佔領了天空，低低的就像是

歷在人們的頭頂縱亂的思想在推心裏選旋意志方他們幾個人的個性如此不同如何能共事到齊已經做教員不知他擔任的是什麼功課我教科今晚趕到雜誌揚不到自己的「印象記」究竟能不能做成功且看今晚有沒有合式的材料第四版的改革不知何日方能實現陶女士的雜誌究竟有沒有把握……

在這一串疑問中，仲昭只得了一個結論，就是他的「印象記」看來今天是一定做不成，他只能希望明天了，有希望總會成功對於第四版的改革，對於陶女士戀愛的憤慨，他都抱了饒而不舍的永遠希望着的精神去幹，但是一句話終於又浮上了他的心：

「真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預定的計畫總難得完滿實現，人生的路中就是這麼充滿了錯失麼？」

然而能够永遠把希望放在將來的人，終是有願的，仲昭道晚上是很順利的實行了他的時間支配表，九點鐘就出了報館的門，第二天居然做成了「印象記」的第一篇，雖然比他最初想像中的「印象記」似乎減色些，他的困難的掙扎不會全部落空。

三

接連三天都是煩瑣的天氣，太陽光忘記了照耀大地，空間是重覆着的陰色，瀟瀟的雨具時時吹來，吹到老年人的分節裏引起了酸痛，吹到少年的血液裏使他們頓盡清涼，人們盼望一場搖搖的大雨，但是

沒有他們在睡夢中會聽得窗外淅淅瀝瀝的響聲，但是第二天起來看時，依舊是低低的灰色的橡木的天花板。

仲聖到陶女士家裏去的一天，那就更壞了，空氣非常稠悶，從早晨起，又下着牛毛雨，使金甫住在霧氣中，一切物件都是溼漉漉的膩滑手指，在那些污穢的小巷裏，所有的用舊了的家具，臭惡大木台的板桌，以及多年積存的應該早在垃圾堆裏的廢物，都聯合着喘氣——一種使人心悸的似醒又似睡的惡氣，奧爾斯住的，恰就是這廢一個去處，那天從同學會回來後，他就睡在櫃這窩裏，沒有出去過。過幾天來，除了送飯給他的二房東的小女兒，他簡直沒有見過第二個人面，也沒有說過一句話，他只是躺在牀上沈思，他把過去的種種，未來的種種，全都想完了，他都有了結論，不敢想，而且想通幾次並沒有什麼解決的，是他的現在，這就是他現在的自殺問題，似乎對於自殺的本身已經沒有多大的懷疑了，現在他這不能無躊躇的，是自殺的方法，上吊，投水，餓死，服毒，甚至於割破大動脈讓血流盡的傳說，自認之，凡是人類所曾用過的方法，他都想過，但都以為不妥，不妥的原因，一半是他終有點懷疑於此等自殺法之是否可靠，一半卻也覺得總不免痛苦，他常常想，他這人，已經受盡了人世的苦惱，如果在辭世的一剎那間還要嚐一嚐最後的苦味，他是不肯的，況且上吊或許還效，投水更有被人撈起來的可能，餓死吧，難免只受了傷，並且也沒有餓，自殺不成而反多經驗了痛苦，在他看來是大大地不合算，至於服毒等等，自然更痛苦了，他也有想到，不如寫了幾張共產黨標語跑到馬路上去張貼，讓人家捉去槍斃，但一轉念，這是不妥，或者人家以為他並未直接參加

憂動並不教師把他監禁起來那就更難受了。

現在史爾仰面躺著，眼光定定的射在烏黑的天花板上，考慮他最近發見的自殺方法，這是昨夜夢醒後忽然想到的。這該像現在這樣消愁的三個月前，他在雲霧裡毒——他最後一次的涉世——曾經從一個當軍醫的朋友處要了一小瓶哥羅芳，在這里呢，用既醉劑自殺，豈不是最哲學的最藝術的自殺麼？從前爲的割治盲腸炎，醫生給史爾用過哥羅芳，雖然百藥未嘗治好，但是哥羅芳藥劑時的趣味，卻是史爾永遠不能忘記的。那將就麻醉時的渾身官能鬆懈樣的奇趣實在比什麼都舒服。他從軍醫朋友處要了一點哥羅芳，也就是想再嚐嚐那種沈醉的滋味。他時常把鼻子湊在瓶口上作一個深呼吸，直到身子像要浮起來了，然後仰後靠在椅背上，領略那兩三分鐘的幽靈般的醉意。這樣的常常使用着，小瓶的哥羅芳也幾乎昇化完了。現在應該還留得一點足够一個人自殺罷。他慢慢的起來，從牀底下拉出手提箱來，果然把那個小瓶找到了。還剩着一些些左右的無色透明的液體在瓶裏動蕩。他揭開瓶蓋試嗅一下，依然是異常芳烈。

小瓶捏在手裏，他竟夜躺在牀上。他炯然看着這酒精瓶的差不多一塊錢大小的扁圓的玻璃瓶，突然憶起這小瓶的歷史了。原是偶裝香水精用的小瓶，買來時可不是還有一隻玫瑰紅的細羊皮做面子，紫色軟綢襯裏的小匣子麼？上好的法國香水不是他想送給周女士的麼？但是禮物還沒送給周女士已經——他不能再想這般傷心史了。這是他生命上最大的打擊。

別種冷落的嘆了口氣，用勁攥住這個小瓶。另一股舊事又浮上他的意識。

他看見自己在一個旅館的頭等房間內，五六個妖嬈的女子，從二十多歲以至十四五的，從小腳的以至天足的，排坐在他跟前，都對着他擠眉弄眼，好像他成了陸一毫要。於是這些女子又都格格的笑起來。於是他們竊竊私語，似乎在爭論。哦，又像是互相推諉。終於她們一齊跑到房外的洋臺上，只剩下方臉，眉將近二十歲的一個，她似風感的笑，走過去假在他的懷裏，挽住了他的頸項，在他身邊輕輕說了一句：「就替他解開了衣股的鈕扣……」

史福驥皮一跳，幻象沒有了。他的眼角上顯出一個苦笑，浪漫風狂的內感追求，這都在認識周女士以前，然而失去了周女士以後，便通過種種的甜膩的心情也發動不起來。從此他墜入了極頂的寂寞和悲觀。現在他又要用這紀念悲痛的盛過香水箱的小瓶裏的毒劑毒自己到永遠的休息。

「永別了！如夢的浮生，誰一樣的人生煩悶，浪漫，失望，苦苦的甜的酸的去，我永远遺棄你們在無人的墳地了！不要再來毒你這謎了！」

這麼喃喃地自語着，他跌跌斷斷地出了他的房間。

大約半小時以後，史福走進了一個醫院。他本想往旅館，但轉念後卻又選定了醫院。他不願在自己的住處自殺是早已決定了的，他不忍連累他的二房東，尤其不忍使一日三次送飯給他的小姑娘永久留下一個惡毒的印象。因為已是午後三時，醫生們都不在院，史福自說是來求治百壽藥的，就開了個病房，看醫

辯論他在病歷牌上寫姓名，他就寫了個假名。爲什麼他不認出自己的真姓名來呢？他不願費去妻兒供時的志士，他也不願朋友們知道他的結局，他只怕怕怕的離開這世界，像失蹤似的，給人家一個永遠的不明白。

看錶歸出去後，奧德把門上了門，就躺在那上，他掏出一塊手帕，疊成四層，將小瓶裏的哥羅芳全取回在上面，然後拿這手帕嚴密的繫住了自己的鼻孔和嘴巴，他交手按在手帕上面，同時用力深呼吸，一種頗帶涼意的甜香從喉頭經過，注入他的肺部，立刻走遍了全身，起一種不可名說的愉快，這是他屢次經驗過的，但隨即有與新的異樣的來了，他覺得身體已經鬆了，一點一點的往上升，他看見天花板慢慢的自行旋轉，他又聽得無效的聲音充滿了他的耳管，似乎是很近很響的，又似乎是遠遠的，微微的，他仍舊用力深呼吸，身子更浮得高了，像是已經躺著天花板上，他只見一團疾轉的白光了，耳朵裏也換了一種單調的噁噁的聲響，他覺得身體的各部分正在鬆解變化，又感得胸膈間有些疲悶，於是，時間失了記錄，空間失了存在，他再不願看見，再不能聽見，似乎全身都已消散，只有一個影子還在，他還有意識，他意識到現在是沈下，沈下，沈下，加強度的沈下，忽然隱隱了，轉身，他什麼都沒有了，連意識也完全消散。

沈寂所有了這病室，奧德的右肘向身軀，插入圓似的鑲著噴鼻上的手帕已經落在一邊，他的臉跟紅他的眼睛還空睜着，但已是大大的沒有神光的，眼瞼窗外，看鏡子的俯首，時近時近的閃閃的，看著窗外是一片灰白，一片灰白，一片灰白，那他的舌頭說了許久，然後很滿足的，要迴他的

酒飲後帶來慢慢的自相接觸。

一股強烈的亞莫尼亞氣像在他循的意識上打了一針，他突然回復過知覺來，他看見紅紅綠綠的顏色在眼前閃爍，他又聽得嘈雜的聲音在耳邊響，他的胸脯間像有一團東西在猛撞着要出來，又一股強烈的亞莫尼亞氣從他鼻子滾進來，他全身一發手自然而然的舉起來向臉上一抹，卻被另一隻很濕軟的手抹住了，他這才聽得一個聲音說：「好了醒過來了！」他這才看見許多人圍繞了他，可是他閉了眼，不願意看一個很熟的聲音又在他耳邊叫起來。

「史循，史循好了些罷？認識我麼？」

這幾個字是從溫吞的女性的口裏發出來的，帶着親熱和愛憐，史循忍不住睜開了眼睛，不是別人，却是歐陽麗麗坐在牀沿，史循的一隻手在她手裏，站在她身邊的，是先前講史循寫姓名的那團看說起好奇怪的癡麗麗女士的面孔。

「史循你怎麼……來的？」

史循掙扎着說出了這一句，他的胸部還是很酸澀，像壓着一塊大石頭，透不過氣來。

「我們把她找來的，大概就是你最願意見的罷！」

史循覺得還有一位醫生站在牀邊。

「現在人是醒過來了，可是，頂女士，你總該明白這位史先生爲什麼要自殺，假使他的衣袋裏沒有那

張你們同學會的卡片，再如果他醒不過來的話，這樁無頭案就叫我們爲難了。這和歐陽的名聲很有關係的呀！」

醫生氣衝衝的擺擺頭說：「他顯然系病女，士當作兇手的關係人，或者就是兇手自殺的原因了。她這冷冷的看了醫生一眼，沒有說話，他這才明白醫院中人所以能够找到我歐陽原來是根據了自己衣袋中不知什麼時候遺棄着的一張同學會卡片。」

「這位朋友是有神經病的，不是剛才我已經說過了麼？有一些兇手神經病。」

劉女士勉強笑着回答。

「哈，神經病他告訴了我們一個假名字，也是神經病麼？他用了多麼的哥羅芳，如果不是那塊，那塊手帕先已掉下，他準定是沒救的。他鎖了房門，看護婦以爲他是睡着了。幸而我早一步回院，不然恐怕再過幾個鐘頭也未必會發覺呢。」

劉福默默的聽着，心裏抱怨自己的辦事太疏忽。如果剛才用繩子把手帕繫在嘴上，豈不是好？

「現在我也不多說了，好在人已醒過來，就算是神經病的話，本院不收錢子，病女士，請你另行設法罷。人是交給你丁！」

發生結束了他的責備，招呼着看護婦，大踏步去了，只留下劉女士和劉福，劉女士發了痛苦笑容，沒有說話。

「魏鶴，你怎麼來的？」史德又提起了這問題。

「他們在你衣袋裏找着一張同學會卡片，就到莊路來詢問；恰好我在同學會裏，聽他們說是有人自殺，我當即猜到了你，果然是你！」

劉女士站起來走了兩步，倚着房門外望了一會，又接着說：

「這裏零陸的人們真可恨，他們把你當作仇人，以為你是害了他們了；他們對於一個自殺的人一點同情心都沒有，他們所以救你，只爲的要卸除自身的干係。」

史德的回答是淡淡的一笑，劉女士仍在牀沿坐下，看魏鶴的臉又說：

「那天你說要自殺，今天果敢自殺了，但是，史德，無論你懷着悲觀到如何程度，生命還是可以留戀的，讓我們自然不憤一死，但又何必自殺呢？」

史德搖搖頭，低聲嘆了口氣，劉女士的溫柔懇切的口吻，頗使他感動；而魏鶴的興奮，他的肥大的聲調，常常令史德想起周女士。

「在尚能享受生活的愉快的人，史德又發了一口氣，魏鶴說，「自然覺得生命無論如何是可以留戀的，像我，即使不自殺也不會活得長久的人，但覺着生活祇是多受苦難了，我的病痛已奪去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愉快，我至多不過再活一年二年罷了，對於這事的悲觀，只使我消沈憔悴，不能使我自殺，假使我的身體是健康的，消沈時我還能夠感與奮時我願意爭命，懷激到不能自遺時，我會做暗殺家，但是盲瞞

我把我的生活力全都耗盡了，我只是一個活的死人。秋柳這樣的生活，還值得留戀麼？我也會這麼想。就多活一二年看看政治上的變化也是好的。可是最近幾道個也看厭了。要來變去只是這幾套老把戲。歷史是循環，循環，循環。老調子是一遍一遍的唱來唱去。真所謂徒亂人意。」

史彌爾停止了話，很懇懇的望着她，然後從他額上滲出來。看見董女士的眼眶裏似乎已經噴着淚珠，便像感觸了電流似的，他努力掙起全身骨來，抓住了董女士的手，一字一字的傾訴說：

「秋柳——以我我看經受過，像你這樣的，一個人爲了這，我戒絕了，浪漫，我看見一些光明。但現在，什麼都——完了，完了。」

他鬆了手，頹然落在枕頭上，眼眶也閉了。董女士心裏一跳，用手去扶他的頭，他閉了眼，又掙扎着加上二句：

「現在，我的，首腦，使我，不能再有，半分的，希望。」

他的眼皮慢慢的閉上，呼吸漸漸的微弱，鼻尖上透出幾粒冷汗。

董女士驚惶也不知所以，她抓住了史彌爾的面孔，只是嗅着，聲音也發抖了：

「怎麼了，史彌，怎麼了，怎麼了！」

但是史彌爾只似發的搖一下頭，沒有答話，也沒有睜開眼來。

董女士驚呆不妙，幾步跨到門邊想我發生，但在樓梯邊一個人攔住她，遞過一張紙來。董女士匆匆的

瞥了一眼看見紙上寫的是：「……急救手續費大洋五十元，頭等病房一天，大洋六元……」她慢慢的把紙一團，銳聲喊道：

「醫生在那裏？病人不好了！」

一個看護婦也從旁閃出來了。韋女士吩咐她趕快找醫生來，就跑到病室去。她又急，又是羞，又是生氣，沈重的腳步打在地板上，把牀內的史德爾驚醒了。他閉眼望着韋女士，露出很感動的一笑。

「韋女士這才鬆了一口氣。一會兒，醫生也來了，神氣很難看。他在史德爾面上望了一眼，拉過史德爾的手腕去，按了按脈息，就揚洋洋的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是倦了，讓他睡一下就是。」

醫生回去後，韋女士低頭沉思她手裏的那個問題。她決不定是否應該給史德爾知道。不給他知道又有什麼辦法？最後她得了個主意：不如先去找王仲昭商量一下。她看着史德爾說：

「醫生說你倦了，你且睡一會罷。今晚你總是住在這裏了。回頭我再來看你。」

史德爾點了一下頭，麻醉劑給他的生理上的疲倦，使得睡成爲他現在唯一的需要。現在他不但不能動彈，並且也無暇悲哀自愛的失敗了。

「韋女士到街上時，一陣急雨忽然傾下來；天空反而開朗些。涼的雨點打在她臉上，似乎給她一服清神藥，她的臉而且重的腦子頓時輕鬆了許多。她忽然記起前夜在迷離舞臺會見仲昭，當是今天要到醫院去。

她看手腕上的錶，正指着五點二十五分，便斷定仲昭還沒回來。這可怎麼辦呢？也許他是乘夜車，那就非到晚上十一點半不能到，也許他要到明天回來。總之是趕不濟急了。劉女士很想約地租幾，在急得打旋，完全不覺得身上的薄綢衫子已經半溼，黏在胸前，把一對乳峯高高的襯露出來。她只覺得路上的行人很古怪，都瞪着眼睛對她看。她想讓史彌自己去解決這個問題，看來史彌未必有此力量。她自己呢，罄其所有也還不夠。找別的那女罷，一個一個朋友的名字在她腦膜上移過，她只是搖頭。最後，她想到了張曼青：「或者曼青還有辦法。」她聊以自慰的對自己說，就鑽進了一輛人力車。

在車裏坐定後，張女士方才知道自己衣服是全溼了，空氣發熱的虛汗，她又幾乎發抖了。她不能不先回去換衣服，於是招呼車夫改道到呂珊路，進了同學會的大門，張女士就跑上樓去，在一層樓的客廳門邊，看見一個人坐在沙發裏看報，她快活得叫起來：

「哈，曼青原來你在這裏呀！」

曼青回頭來看見張女士那樣的狼狽，忍不住笑了出來。

「正有事要找你，史彌自殺了！」

張女士只加了這一句，紹莫明其妙的張曼青病在那里，她就一溜煙似的跑上三層樓，接去了劉頭半信半疑的躊躇了一會兒，慢慢的也上樓去，他推開張女士的臥室的小門，頭伸進了半個身，隨聲得跟前一亮，纔是在他面前的是張女士的雪白的肌膚，她額下意識的縮回身子來，卻聽得後面笑着說：

一對不起等「下酒」

劉青覺得心有些跳蕩了，眼前還掛着兩顆綠綠的櫻桃一般的顫動的小乳頭，他想起從前曾捫過，喚醒了這軟帶的感覺，想他這腳又自責這個念頭太無賴，想企圖壓下去，他努力想將那體的自教，他正這麼迷亂着，菊女士開了門請他進去了，並已經換了一身淡暗色夾小紫花的荷蘭帶的衣衫。

「說過了，史稱自殺的經過後，菊女士就把那藥園替很鬆的紙袋遞給劉青。」

「那醫院真可惡，竟會開出這種藥來，我還沒對史稱說過，看來他是沒有錢的，我們替他設法，劉青，你能擔任否？」

「只是我身邊有的，也不够這數兒。」

劉青看着那紙袋說。

「我可以拿出二千元，餘下的你來接負了去麼？」

菊女士跪着把兩張鈔票放在劉青手裏。

劉青很感動的點點頭，他把菊女士的錢收好，站起來說：

「我立即到醫院去把這件事情辦好，我帶你還出去麼？」

菊女士搖頭，她輕輕的靠在自己身上，溫潤的眼光在劉青臉上掠過，似乎是說：「但是你要再回來時呀。」劉青了解似的一笑，便急急的走了。

現在雨已經停止，天色卻當真的黑下來，窗外樹上幾隻麻雀噪噪地叫着，頸女士悵悵地歪在枕頭上，左手支頭，右手摺弄衣角，她打量着與德阿那一番話，料不到與德也有浪漫的歷史，也經過纏綿的悲劇，他是一個會經滄海的人，但是艱苦的經歷並不能磨練出他一付堅硬的骨頭，反把他的青春的熱血都煎乾，成爲一個消極者，一個懷疑派，也許這多半是因爲他有病，生理上的痛苦影響成精神上的頹唐罷，除非是大勇的超人，誰不是爲了一點生理上的不健康而損害了心理上的愉快，想到這裏，頸女士看着自己的雙眼紅潤的肉眼，不禁起了感謝的心情，似乎有一個聲音在他心裏說：

——笨秋柳呀，你是有福的，倘你有健康的肉體，活潑的精神，等着你去走光明的大道，你應該好生使用你這身體，你不該讓頹唐頹廢時的酒和色會消滅你的健康，你也會像與德一樣，的枯瘠消沈，你會被一架用敝了的機器，只能磨磨嘴齶，卻完全不能工作，到那時，你也會戴了灰色眼鏡，冤嘆人生是無價值了，環秋柳呀，兩條路橫在你面前，要你去選擇呢！一條路引你到光明，但是艱苦，有許多荆棘許多磨坑；另一條路會引你到黑暗，可是舒服，有物質的享樂，有肉感的歡狂！

頸女士委決不下，她覺得兩者都要，冒險奮鬥的趣味是她所神往的，然而目前的器官的受用似乎也捨不下，雖然理智告訴她，那實上是一二不可得兼，可是感情上她終不肯犧牲了後面的那一掛，正如她對與德所說：「我對自來不惜一死，一死對於死，則確沒有甚麼異議，但是要她在未曾了了生之快樂了時候就死，她決不很願。」的，從前她也曾這麼想，先喫盡了人間的享樂的果子，然後再幹悲壯的事，可

是現在看見了奧德的毀滅她又怕的待到空盡了享樂的果子時她的生命力也就消失了。

很失望的將兩手捧住了頭她又苦苦的自責了，爲什麼如此脆弱沒有向等的勇氣也沒有墮落的膽量？爲什麼如此自己矛盾與痛苦？這種強烈的並存着是英雄生就的呢？抑是自己不幹都不是的？只是這社會的反映麼？因爲現社會是光明和黑暗這用大努力的劇烈的鬥爭，所以在她心靈上也反映着這偉大的衝突麼？因爲自己正是所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偉環境，教育，形成了她的脆弱，她既沒有勇氣向善也沒有膽量墮落麼？或者是因爲未曾受過訓練，所以只成爲個似堅硬脆的生鏽麼？

但一轉念，章女士又覺得這種苛刻的自己批評，到底是不能承認的，她有理由自信，她不是一個優柔游移脆弱的人，朋友們都說她的肉體是女性，而性格是男性，在許多事上，她的確也證明了自己是一個無顧忌的敢作敢爲的人，她有極強烈的個性，有時且近於利己主義，個人本位主義，大概就是這使得她自己不很願意刻苦地爲別人的幸福而犧牲麼？雖然明知此即光明大道，但是她又有天生的熱烈的革命情緒，反抗和破壞的色素，很深厚的充滿在她的血脈裏，所以她又終於不甘願寂寞無聊的了此一生。

這樣無結果的悲劇，她的眼皮很重的低下了，然而一串問題仍在她的唇畔的響着，旋轉着，就是這極的無希望麼？就是這極的沒沒沒沒，終於無挽救麼？就這樣悶得歡笑時且歡笑，送去了可寶貴的生命的麼？……這張大旗打了個呵欠，眼睛裏有些淚潤了；突然一件事轉上心來，那天商並着立社的時候，王蘭蘭不是有幾句很客氣的語麼？她說：「我們都不是居心自私自利的人，我們太不會忘記犧牲了一己的事

樂追求大多數的幸福，只是極端不起的來引誘我們頹廢而我們又是勇氣不足，所以我們成了現在的我們。環境的力量太大了，脆弱的個人是無論如何抵抗不了的，我們須得聯合起來奮鬥，用羣的力量來約束自己，推進自己。這是王詩阮的自由，也是各人的自由，也是王詩阮的希望，也是人的希望，不錯呀，用羣的力量來約束自己，推進自己。

劉女士從牀上跳起來，跑到書桌邊，提起筆來在一張紙上寫道：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請自今日始。刻苦沈著，精進不休，秋樹，秋樹，不要忘記你已經二十六歲渡漫的時代已經過去，切實的做人從今開頭。

寫到這最後的一句，她的筆停止了，腳步聲到進門前而止，門輕輕的開了一半，露出微笑的劉青的面孔。

對青自然是來報告已經辦好了劉青的事。當半小時前，他離開了劉女士後，就有一股無名的力在他心裏敦促他趕快回來。回來幹什麼呢？劉青似乎自己分辯，自然是報告警察署調查結果。所以他到了醫院，付過了醫費，並且知道史福還在沈沈的睡鄉，他就立時趕回來了。而且在來去的途中，他坐在人力車上，也不是無所事事的，紛繁的思想在他心上往來起伏，似乎比車輪的轉動還要快些，舊的印象和新的感覺，混合在一處，而且也像車輪一般。這些旋轉的感覺是有一個確的，就是秋樹，女士。

「這件事算是告了個段落了，但史福究竟還要第二次自殺。」

聽了劉韻的極簡略的報告後，章女士這樣肯定的說：

「哦……哦！」

劉韻含笑的舉手，眼光注在章女士剛才寫過字的那張紙，這幾句章女士的悲痛的懺悔，正和幾條條解釋科理劉韻的事件一樣，很像劉韻所勸。他默默的看著章女士的一點美目，他有太多的話語擠在喉頭，反而無從說起。章女士也沒有話，微蹙了眉尖，似乎也在沈思。

「秋柳……」

在短短的靜默以後，劉韻開口了，聲音有些異樣。

章女士心裏微微一跳，睜大了眼等待劉韻的下文，然而沒有，劉韻依舊只是惘惘然的看着她，他的眼光，透露了他心中的憂慮，因而他的沈默比千百句話語還要有力。章女士像糾着什麼似的笑，同時眼眶邊也泛出了淡淡的紅潮。

摸透了她的經驗，章女士很知道一個男子在這種時候的心情，而且經驗也使她熟習了如何對付的方法。當她第一次接受男性方面此等熱烈的然而遲疑不定的眼光時，她確實也是異常的騷動，似畏怯又似暗喜的情緒，爬過了全身，心扉突然猛擊了幾下，以後便撲擊不動了，胸口像是有重物壓着，不能自由呼吸，並且也不敢，這使她感到了近乎荒謬的奇趣。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時，這種騷動的感覺便一點一點變為滑她而過，也不復擾亂，只是悠悠的有意無意的等待男性方面的情緒的自然發展了。在章女士的記憶中，似

乎那許多瀟灑平凡化的經驗中尚有一次是再喚起了第一次經驗的幾乎全部的奇跡的，於是劉女士披了披前夕和她相對的半小時，而現在卻就是這像男子，卻就是那麼一個個人天氣的黃昏。

劉女士覺得臉上熱烘烘了，手心裏透出一片冷，心裏像有千百個紅霞兒，這印象已經色圍了她，完全燒熱了她的漸就麻木的女性的本能，她睜開了眼睛，又像是帶着幾分含羞，把兩隻手掩在臉上，幾仰起了頭，往後靠在椅背，淺紅的袖袂落到腋窩，凝靜了的前襟刻畫出乳部的圓凸的柔美。

只有沈默依舊在他們中間流動。

劉女士心裏是同樣的播亂，卻是不同的方向，這印象在他是已經很固，在他此時眼中，這劉女士非舊日的章秋柳，而是個全新的章秋柳，是細心幫助與，痛切懊悔過去的章秋柳，舊的章秋柳早已不能喚起他的幻想，新的章秋柳卻正喚起了他的熱情，他覺得現在這自覺要一苦，一要一沈，一要一切貫徹人，的章秋柳正合於他最近的理想的女性，然而他這不至於心中發慄，也無非是戀愛者常有的願見，究竟劉女士是否有心，他自己不是一個浪漫的人，頭皮危險的勾當是他所不願，並且不取，果然他和劉女士會有小小的紀念，但在男性行動原來的今日，這算什麼呢？這已是久遠久遠的事了，並且現在想起來，只有深悔當時的孟浪，而不多幾天前他和劉女士睡談時——這開小小的紀念一年後第一次的晤談，劉女士絲毫不覺舊事的痕跡，他們只談了談時事，談談自己目前，談談自己現在，談談這一切，把過去掃地，豈不是無聊？況且他也不想了解劉女士現在的精神，包含著什麼。

「劉青，劉青也看過一個女人！」

終於是劉女士先發言了，她平穩了身體，脈脈含情的秋波落在劉青的臉上，在劉青看來，似乎這有話的後面就是劉青，你有女人麼？

「然而我卻不曾有過呢！」

劉青不自覺的脫口說了出來。

劉女士愕然，但隨即振盪着歉疚的笑了，一笑，低聲說：

「當真麼？我不信呢！劉青，你在外邊辦了一年事，難道就沒遇到個可宜的女子？現在各機關的女職員，是這樣的多！」

「當真沒有。」劉青很困難似的回答，「怎麼你不信？」

「我信，但是，劉青，你有沒有親近過女子的身體？」

劉青心裏一跳，他辨不出這一問是有甚麼無意，好意呢？還是惡意？可是劉女士笑盈盈的又接着說下去了：「也像今天的一個黃昏，大概還要晚些，月亮在上面看得很分明，劉青，你那時曾經擁抱過一個女子的潔白的身體麼？劉青，像做了一個夢，夢醒後，沒有了那女子，沒有了你！」

劉青不禁冷汗直流了，他覺得劉女士的話裏有怨意，他回想當時自己的行徑，這才認出來，很像個罪子，騙得了女子的朱唇，隨後又把他遺棄，他負着罪孽似的偷偷地望了劉女士一眼，但在薄暗的暮光中，他

辨不出亞女士的氣色，只看見她的唇上還是浮着溫柔的笑容。

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他極力擁抱着她，請她寬恕他的已在請她原諒他現在的情形，可是又不敢實味，他深怕亞女士只有怨恨，豈無愛意，然而他又聽得亞女士繼續着說：

「你是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了，然而你又突然出現了，你又突然出現了！」

亞女士反響過去這最後的一句，站起來把一隻手按在亞南肩頭，她的眼光是如此溫柔，她的聲音似很有些發抖，她的手掌又是這樣的灼熱，亞南不能再有遲疑的餘地了，他抓住了亞女士的手輕輕的揉捏着，就拉她近來，直到兩顆心的縫隙合在一處。亞女士微笑着半閉了眼，等候那發熱全心靈的一感，然而沒有她的時候上接受了一吻，但是怎樣平凡的一吻呀，差不多就等於交際場中的一握手，舊日的印象是喚不再來了，過去的永久成了過去。

在亞南方面卻覺得全身的細胞都在跳躍，全身的血液在加速度奔流，緋色的霞彩在他周圍飄現。

他們都沒有說話。

亞女士異樣的笑了一聲，彷彿是歎息，慢慢的從亞南的擁抱中脫離出來，坐在原處，低了頭看着自己的脚尖，臉上的紅暈已經褪去，胸部也沒有波動，她很可愛的默坐着，似乎在沈思，然後她擡起頭來，淺笑仍舊發在唇邊，對與亞南而且迷亂的亞南睜了一眼，亞南覺得這淡淡的一瞥中包孕着無限情緒，含羞，怨嘆，感傷。

「亞青，你爲什麼要去做教員呢？」

還是菊女士先發言，聲音裏頗帶著一些不自然的氣分，似乎是勉強我出這句話來打破難堪的幾秒鐘的沈寂。

「因爲除了教育，無事可爲。」

亞青機械地回答着；他很想說些別的話，例如「我愛你一之類，但不知怎的，他總是格格然說不出口。

「我不贊成呢。」菊女士輕聲笑落說。「亞青，我不贊成你去當教員，爲什麼不找些熱烈痛快的事來做呢？」

「何嘗不是。」亞青很感動的回答，把身子挪近些菊女士，「但是，秋柳，那些事是痛快強烈的，現在只有灰色羅理，許多人嘴裏說得都好聽，很熱鬧，這樣那樣呀，國家民族社會呀，然而不但別人知道，是空口白話，他本人先就自認只是騙人而已。灰色滿眼的灰色，何曾有所謂痛快強烈的？」

菊女士嬌憨的笑着，舉起亞青的一隻手來合在自己的手掌中，很活潑的接濟說：

「亞青，你又牽涉到大事情上去了，現在我們不談那些，你看，朦朧的暮色裏透出都市的燈火，多麼富於詩意。」

亞青向窗外看時，果然一簇一簇的燈光已經在雨後的薄霧一般的空氣中閃耀了，窗外的燈拍，飄渺地站着，時時滴下幾點細小的水珠。

「在我看來，」瓊女士接下去說，「人生到處有痛快熱烈的事情，要肯耐才你擁抱我你脫貼着我的軟而熱的胸脯，晚接我的嘴唇，你是不是痛快熱烈的？」

說這話時，瓊女士的神色極嚴肅，但當她看見曼荷愕然不知所答，她又吃吃地黷笑起來了。曼荷心裏一跳，瓊女士的笑是冶蕩的，但也是帶刺的。

不等曼荷的回答，瓊女士又滔滔的往下說了：

「我是時時刻刻在追求着熱烈的愉快的，到跳舞場，到影戲院，到旅館，到酒樓，甚至於想到地獄裏，到血泊中，只有這樣，我纔感到一點生存的意義。但是，曼荷，像吸煙成了癮一般，我的要求新奇刺激的癮是一天一天的大起來了。許多在從前是發達了我的心盤，而現在回想來尚有味的一旦真個再現時，便成了平凡了。我不知道這是我的進步呢，抑是退步。我有時簡直想要踏過了血泊下地獄去！」

瓊女士霍然立起來，捧住了曼荷的面孔，發怒似的瞪着他的嘴唇，直到曼荷的驚愕的眼光變成了恐懼，然後松了手，狂笑着問道：

「曼荷，這在你到底是平凡的，還是新奇的呢？」

於是瓊女士頹然落在椅子裏，她手掩在臉上，垂着頭，不動，亦沒有聲音。

曼荷睜大了眼，呆呆的望着瓊女士，房裏現在是很黑了，幸而有窗外射進來的路燈光，這能分辨出物件的粗大的輪廓。瓊女士彎曲的坐在那裏，白茫茫地很像一團煙氣，異常的寂靜，只有窗外樹葉的簌簌的

細察到青苦悶地想道：不明白劉女士的突兀的態度是什麼原因，各種的解釋，通過他的腦筋，都沒有結論。後來他勉強找出一個在他看來是接近似的，以為這是史循的自殺事件激亂了劉女士的心靈。「可不是麼？看見朋友自殺而激成了神經病，是常有的事。」史循這麼想道，對於劉女士的憂憤，更深了一層。

他低在劉女士的椅背，輕輕的搖着她的肩膀，低聲嘆道：

「秋柳，你還是頗遊戲一會兒罷，你受了刺激，你太興奮了！」

劉女士擡起頭來，一雙美目熠熠地溜轉。

「是新奇的呢，還是平凡的？」

她低聲說着，似乎只給了自己聽，就走到窗前去，倚在窗欄上，望澈天空。

史循斷定劉女士一定是神經錯亂了，他又自憐剛才太孟浪，史循的自殺已經使她很悲傷，為什麼又舉動變的熱情激亂？劉青覺得完全是自己的過失了，他眼睜也走到窗前，捏住了劉女士的手腕，很溫柔的似乎懇懇的再說：

「秋柳，你是病了，你是神經錯亂了，請遊戲一會兒罷。」

回答是一片窮人心靈的默笑。劉青沒有辦法似的焦灼地注視劉女士的面孔，卻見她的氣色很安靜，非常的秀麗，並沒有狂亂的異樣的痕跡。

「史青，你還是遠遠避开了。」劉女士笑定了回答。「我沒有病呢，我只覺得肚子裏有些空落落，我們

出去吃飯，好不好？」

劉麗蓮疑一下，也就答應了。

一直到八點多鐘和劉女士分手，劉麗蓮竭力避去凡是帶着感情的話，爲的恐怕又引起了劉女士的親乎神經病的舉動。而劉女士呢，也似已經忘了一切，喫着，談着，笑着，和平常一樣。劉麗蓮覺得很放心了。但是回到了自己的寓處，靜靜的獨坐了一會以後，劉麗蓮忍不住又想着日間的事。他將劉女士的話一句一句回憶出來，細細咀嚼，他又把劉女士的態度重新加以考慮。他自己發問，自己解答，又自己駁去了。一回見他覺得劉女士是一個多愁善感的神經質的女士，但另一觀念又偷偷地捲上心來，劉女士又變成了追逐內的享樂的唯我主義者。他發脾地想而在滿屋子踱着，忽而直挺挺的坐下，頭腦裏有些昏昏然，腰背也感得疲乏，然而終於不得明瞭固定的觀念，只是他的理想的女性的影子中，那刻苦，沈著，切實做人的理想的女形，卻漸漸的模糊了。

四

從劉麗蓮回來後，王仲昭愈加覺得希望是不過人了。他在嘉興的陶女士家裏只逗留了四小時，但過短短的四小時，即使有人肯用四十年來掉換，王仲昭也是斷乎不肯的。在這四小時內，他和陶女士有了更深

一步的了解，他給陶女士的父親一頓很尖薄的印象，這四小時，他的獲得真不少！他不但帶回了一身勁，並且帶回了陶女士的一個小照，現在就高掛在他的書桌上。

並且高興之行，又使得王仲昭的意志更加堅定，他更加深信他的理想不要太高，只要半步半步的鑽，而不全地幹活的處世方針，是天經地義沒有錯，他的才氣也更加發皇，他又想得了許多改革新聞的新計畫。只要有機會，他便要拿這些新計畫再和總編輯商量，再把他的專業推進了這層半步。至於他的「印象記」呢，在第八篇上他就擱筆了，擱筆也好，這本是特地為寫與之遊壯壯行色的臨時設備，現在似已無須，並且應該說的話差不多已經說完，大可磨刀而藏，他現在只把第一次修正而得總編輯同意的半步之半步的改革第四版的計畫，很謹慎的先求其實現，他現在的新聞目標是男女間一切醜惡關係，他的議論的根據是陳腐事件的增多，以及和衣騎乘之「戴小紅帽」，便表示了舊禮教制度與封建思想之在內的崩壞，是一種有價值的社會史的材料，因此即使是很發聾的新聞向來只有小報刊登載的，王仲昭也毅然決然的讓登刊布了。

他的第四版當有了特色，他的努力並非徒勞。

在第四版漸漸改變色彩的時候，則與王島上正急起了一件空前的慘劇，社會的視線全移向湖南事件，倒閉洋洋如平時，但能遵守當局當局訓令，第一天，他從察院出來，照例的往同學會去，這是個上好的晴天，暖風吹開了人們的心，滿行洋溢著喜氣，仲昭混開大步，到了呂班路轉角，看見頭秋婦女像

一條水蛇似的身段的迎面而來，這使得傅昭忽然想起了羅女士那個人走路的姿勢實在太像他歡笑的模樣，胸下慢了，羅女士卻已都看見他，經過一個轉笑來。

「秋初這幾天，看見是這樣。」

當他們新走在一處的時候，傅昭驚惶良良的問，不料羅女士的眉梢倏地一動，似乎是出聲的樣子，但隨即泰然回答：

「前天還見過——怎麼，你近來沒有會過他麼？」

「是的，該有一星期了罷。」傅昭兩眼一轉，算是在那裏計算日子，「簡直是一星期多，從劉興回來後，就沒有見過他。」

羅女士輕輕點頭，咬唇脣笑着，她這來這是第五次聽得傅昭提起他的嘉興之行；近來傅昭計算日期，一定難不了一嘉興回來後，這插句，似乎自己已經探取了古代人的從大事算起的記時法。羅女士雖然不知道嘉興和傅昭有什麼關係，但看這情形也料度着幾分了。

「幾次想去找他，想抽不出時間來，路又大遠。」

傅昭接着說他並不覺得羅女士的這笑裏含着一些異樣，他反而又想起羅女士的笑容也有幾分和羅女士相像。

「你是到同樂會去過，沒有人在那裏？」羅女士半轉了身，透過一個告勝的眼波，但當她看見傅昭

頗覺躊躇之色，但又裝着說：「我到法國公園去，如果你沒有事，就同去走走罷。」

仲昭本來無可無不可，便讓瑪麗女士挽住了他的左臂，走過了萊佛路。

公園裏簡直沒有什麼遊客，他們在大樹的甬道中慢慢的走着，忽東忽西的隨便談論，後來瑪麗女士提起了史德，他說：

「仲昭，好像我告訴過你關於史德自殺的事。」

「說過，大概是我從羅與回來後第三天的晚上，我們在相和密會着了，你說起過一句，我很想去看看他，卻又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又是「從羅與回來後」，瑪麗女士忍不住笑了，她對仲昭睜了一眼，問道：

「仲昭，羅與和你有什麼關係，不妨對我說說麼？」

仲昭微笑着搖頭。

「大概總是戀愛關係了？」瑪麗女士追逼一句，那口氣宛然像是姊姊追詢弟弟的陰私。

「史德，你到底先講了史德的事呀！那天你只說了不詳不盡的一句。」

「哈，王大肥者我供給你新聞材料，你學什麼回報呢？」

仲昭只是笑嘻嘻的看瑪麗女士，沒有回答。

「就拿你的羅與密來做交換條件好麼？」瑪麗女士很快意的格格的笑道，「史德的自殺，不論在源

因在方法都是十分奇妙，這交換條件只有得你的便宜。」

仲昭無可奈何的點點頭，但是甄女士不肯罷說，她躲了大樹下的一張藤椅子給自己，叫仲昭坐在旁邊的木長椅上，然後開始講述史彌爾的故事。她描寫得如此動人，仲昭感得了心的沈重，太陽也似乎不忍聽完，忽然躲進一片雲彩裏，樹葉們都輕輕嘆息，滿園子搖曳出陰森的空氣。

「史彌爾說他曾經戀愛過像你一樣的女子麼？」

在低頭或短片刻以後，仲昭輕聲的問。

甄女士很嚴肅的點一下頭。

仲昭望着天空，又對甄女士看了一眼，忽然笑起來，很快的說：

「秋柳你看是不是，史彌爾是戀愛着你呢？」

甄女士淺淺的不承認似的一笑，可是有個什麼東西在她心裏一盪，她猛然得了個奇怪的念頭，旁邊接近這個史彌爾好不好呢？如果把這位固執的聰銳的靈魂根本改換過來，豈不是指教的？豈不是奇蹟？

「秋柳你不要介意，我不過說笑話，究竟史彌爾住在那裏？我很想去看他。」

仲昭看見甄女士默然靜息，以為她是生氣，便轉變了談話的方向。

甄女士隨口回答了史彌爾的地址，又不作聲了；她的眼波注在地上，似乎想要發滑地上的沙粒究竟有多少，柳才的那個斷奇的思想完全將她包圍了。她想：這不是自己愛史彌爾，簡直是想玩弄他，至少也是欺騙。

他是不是應該的第一次是回答自己不能這樣一觀念又來了個個是假定自己果然可以填補史循從直
 的缺憾，假定自己的欺騙行為總可以使與獲得到暫時的成功，試著是他的催促殘留生存在莫大的安慰
 難道這還是不應該的麼？欺騙是可以的，只要不損害別人。」一個聲音在瓊女士的心裏堅決的說。這替
 自己的幻念找得了道德的根據了。然而劉曼青的面容突然在她眼前一閃。「也許劉曼青卻因此而痛苦
 呢？」瓊女士又這麼亂扎扎地想。這回憶最近幾天內劉青的態度，想推測劉青是不是會「因此而痛苦。」
 她並不是特對於劉青有「不願使他痛苦」的責任，她只是好奇的推測劉青，但是沒有結論。最近劉青的聲
 情很古怪，時常追隨在她左右，時常像是在找機會想吐露幾句重要的話，而究竟也不過泛泛的無聊的談
 一會而已，他對於瓊女士是日見其畏怯而且生疏了。

「聽說徐子楨近來生活困難，是不是？」

傅昭搜索出一句話來了，瓊女士的意外的沈默，很使他感得不安。

「也不知道什麼緣故，他只是特別窮。」

瓊女士機械地回答，仍舊個個翻盤着天空。一片雲移開，太陽光的黃金從樹葉間灑下去，斑斕地落在
瓊女士的臉上，她從那些光線裏看出來，有劉曼青的沈默的眼睛和史循的遠遠的發子。

「我替他想個法子。」傅昭就起頭替她想辦法。「介紹他到幾處地方投標，可是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他
 的文章說來說去是那幾句話，跟他的稿子只是十幾句和口說，人家都退回了原稿，稿子，你看是不是，政

浩工作把老領的頭頂弄壞了，他只會做應酬式的宣傳大綱，告民眾這一類的文章了。好像他就讀這東西，口說和標語整脚花圈袋裏，把其餘的思想學理都趕得乾乾淨淨了。真是怪事呢！」

仲昭說到最後一句，伸了個懶腰，閉了閉女士的眼睛，也望望天空，似乎要搜尋出領女士那樣專心凝視的到底是什麼東西，但是除了半遮半掩的陽光和鴉片白雲，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幾隻小鳥在樹上啾啾地叫，拍拍地搖着羽毛。

「哦，哦，口說標語……真是怪事呢！」

領女士忽然銳聲叫起來，仲昭的話，她有一半聽進去，卻都消失在她自己紛擾亂的思想裏，只有那最後一句是清清楚楚地在她腦際上劃了道痕跡的，就從她病裏很有力的反駁了出來，而這失音，也刺醒了她自己。她偷偷的疾電似的向仲昭望了一眼，看見他的驚訝的呼吸，就笑着掩飾道：

「可不是怪事，這世界原來充滿了怪事呢！」

仲昭忍不住放聲笑了，領女士心裏一驚，但這笑聲卻發給的討厭的思想，翻騰出一條新路，她對我應有完全的自主權，對於我的身體，我應該有要如何如何的自由，她問怎樣，可以不問，反正我的行動並不損害了他，也並不損害了誰，似乎是這許自己這個思想煩的，領女士也放聲笑了。

他們倆，誰不傷的各自傷着，誰不傷的各自傷着，三個人裏，誰不傷的各自傷着，領女士停了一點，同時回過頭去，用個人形從他們背後伸出來，仲昭不給臉上發熱了，因為其中的一個正是他剛才談論着的徐

子林。

「罷罷，你這小子真壞！」

韋女士帶笑哈着，扭轉身子，打發了從後面望到這面的一隻手。

「你們真會尋快活！」

徐子林輕輕的哈呀了一聲，跳起身儘靠在側面桌的木長椅的一端，他的陰沉的臉色，加重了側面的扭扭不安，他想到兩張椅他身上，閃閃漾漾，他抱拳似的注視徐子林的面孔，考慮着如何加以解釋；可是，徐子林倒先發言了。

「老王，你想，該不該生氣？老闆太惡毒，簡直是窮鬼！」

「我們明天不保險！」劉飛俯在韋女士背後的椅上說。

「什麼惡呢？」柳烟四，私幸徐子林的生氣是另有緣故。

「我猜得到，是不是爲了他的係子，要我們明天下午在同學會談談？」

韋女士密笑的說，先瞪了徐子林一眼，然後又回眸看看劉飛。

「老闆預先和你商量過麼？」徐子林問。

「一定沒有的。」劉飛看見韋女士搖頭，就搶着說，「王詩陶也說不知道。」

「你們也不要單怪老闆，大家都不管事，自然只好讓他來預斷就行了，老闆這人是熱心的，不過太莽。」

弄而已。翻弄，你尤其不高興。你只會在那裏發瘋，你只會發瘋的弄，你只會跟在王胡亂背後，像一隻叭兒狗，究竟她也不會給你什麼好處。無怪老曹要罵你『火乏』，『想起來真不好意思呢！』

胡女士說：她仰起了頭，斜着眼睛去看蕭蕭，用手指在自己臉上抹了兩下，你胡和徐子材那笑起來，醜態卻不笑，也沒臉紅，只是淡淡的說：

「好，你儘管罵罷，好小姐，你再罵呀！我就喜歡你罵，自然是因為你給我的好處太多了。」

徐子材簡直放聲狂笑了。章女士鼓起了兩個小腮，很生氣的樣子，可是嘴角邊尚帶着一抹笑形，伸頭恐怕有更不雅的事出來，引起人家注意，不等他們再開口，就插進來很認真的問：

「究竟明天有什麼事？」

「知道他什麼事？」徐子材回答，冷笑了一聲，「老曹就是那麼亂七八糟的，他有什麼事呢，有什麼辦法呢？」

「我想你們總得把責任先來分配一下，各人都負了責，自然不至於甲埋怨乙，浪費不管事，乙又埋怨甲，獨裁了。前些時候，老曹叫我頂個通信址，外邊有信寄給我，轉，現在這情形，如果有信來，我就不知道應該交給誰。」

「就交給胡小姐罷。」蕭蕭半真半假的笑，特別把『小姐』二字叫得很響。

「你也亂用字號來了。」徐子材很不滿意的嚷起來。

「所以明天大家談話也是必要的。」仲昭接着說，「明天下午幾點鐘呢？」

「好像是三點鐘。」劉女士禮貌的回答，「對於這件事，我老實有些厭倦了，沒有什麼意思，有時想起很高興，覺得是無可事事中開的一件事，有時便以為此種揮霍帶水的辦法，實在太麻煩，不痛快，兩個星期過去了，還是沒有一點眉目。」

陰影掩上了他們的心，沈默在他們中間活動。

「幾乎忘記了！」劉女士忽又大聲說，「仲昭，你的條件還沒履行呢！」

「你已經猜着了，何必再說。」

仲昭很狡猾地回答，忍不住的滿意的微笑又堆在他的嘴邊了。

「詳細情形呢？」

「將來你自然知道。」

椅子材和劉飛的好奇的眼光從仲昭臉上移向劉女士，便匆匆地回過去，直射着仲昭的眼睛，這幾句帶有秘密氣味的話語，將他們鼓舞起來了。劉飛正要開口，卻見仲昭已經站起來，對劉女士說：

「明後天，我給你看一個照相，現在拜會了。」

他又微微一笑，轉身便走，抄過路角的時候，還聽得劉女士的笑着和劉飛的連聲的急問：「是不是劉飛？是不是劉飛？」

仲明走出了公園，卻又感覺得無聊。太陽光已經頗有威力，微風也決着窸窣的熱意，寬闊的馬路又是膠股般白，仲明感到幾分躁動了。他到公園門前路中間的電燈柱邊站著，向四面望望，似乎為辨認方向，又似乎為選擇他的去路。電車按他的聲音從那邊開過來，隆隆，隆隆……消臭劑，消臭了。汽車喘氣着奔馳過去，隆隆，放出一股淡灰色的煙塵，在柏油路上，和初起的熱氣混合成爲使人發眩的奇味。除了這些，一切和陸眠般的靜寂。公園門首的越牆，把容顏披在腋下，乘著頭頂清淨的露在一樓窗棂上，那樣子，漫畫家見了是要狂喜地拔出的筆來的。

仲明噙了口氣，似乎想趕走那壓迫的沈悶，向湖邊路上慢慢的走去。這異香是甜的，綠蔭掩住了熱氣，仲明覺得呼吸輕鬆了許多。各種雜念也像浮雲一般在他心上移動了。首先他想起了藉女士所說的則個的失眠故事。「哦，因爲失眠，所以消極悲觀，所以要自殺麼？」

他機械地想，眠光卻在記算行人道上的水泥磚的數目，看是一步跨過幾塊。「然而未爲太無聊，想並非是人生的唯一而終極的目的，失眠了而竟至厭世，太是弱者樣子了。」他閉正步似的很平衡的走了。三步，眠光仍舊射在水泥磚上，一，二，三……他閉眠光數到六，剛好左腳的後跟踏在第六塊水泥磚的邊緣。他像藝術家成就了不朽之作品的滿意地吐了口氣，繼續他的機械的思想。「而且，甚至想愛上頭竟也失敗，大概他本來就是個十足的傻瓜吧？有心算事竟成，豈真是戀愛嗎？」他突然倒退了一步，因爲這一步是踏在第七塊水泥磚的中間去了。他不衝了步式，再上前走，繼續地想。「世間的女子大抵是奶油一樣的甜

這地看去何嘗不是誰敲擊半可是你的手指一振，她就即刻軟弱癱倒了。」他的手放出去的右臂恰燃在當面的一樣樹枝上，他的身體微發一突，突然意識到母才的思想太無賴，太辱沒了他的隨女士了，不是誰也是個女子麼？但自然也有例外。」他反駁似的安慰自己，從樹邊擦過，依舊不勻了步武數那些無聊的小草，可是奶油的觀念卻黏在他腦膜上抹不去。「女子差不多是無例外的常常會愛上天天見面的男子，即使這男子的人品並不算得高妙，女子又差不多是無例外的常常失身於最驕大的，能利用極小機會去擁抱他的男子，即使她心中另有理想的丈夫。」他的步武亂了，他也不再去校正，他現在是很興奮了一個幻象在他眼前一閃，他彷彿看見隨女士在前頭急急散步，一個不認識的男子笑嘻嘻的跟落。「呀喇！」俯仰輕聲喊起來，他感到了失敗，他覺得自己是歷長莫及，「應該也住到嘉興去纔好。」他發狠的想。

他突然站住，小方磚的行人道已經走完，前面橫着一條馬路，路一層路，他向右轉過去，又機械地運動他的脚，現在他愈想愈亂了，他覺得隨女士確有被人奪去的危險，他又自悔那天在嘉興和她遊園園裡時，曾有一個絕好的機會，為什麼不膽大一些，先付了戀愛的「定洋」，他又想起那天在隨女士家裏看見一個男子，好像面目也還不耐厭，並且是隨女士同校的教員，這個男子準定是天天追隨着隨女士不肯放鬆，像一個貪婪的妾婦一樣。

俯仰低低得幾乎要狂破了，他看見面前有一輛人力車，就跨上去，機械地不自覺的說一句什麼便俯目視後，裏面車上，她的靈魂早已落在火車頭上，在滿坡的原野中旋風似的直衝。

迎面來的涼風，吹得他的劉領帶飛舞地飛舞，打在他的耳朵旁，像是從他的頭頂上吹去了一些什麼。仲昭睜開眼來，看見自己坐落一個快跑的人力車，此時正走在一條寬闊的石子路上，兩旁都是金黃的菜畦，他不禁怪聲叫起來了。

「這是什麼地方？」仲昭出聲的問。

「姓主教路，不是到火車站麼？」徐家驛火車站。」

仲昭這樣記起是龍龍路轉角坐下車子，那時正昏昏地想游瀛與，大概是脫口說了「火車站」三個字，以至在此誤會，他自己笑起來了，惱惱的冷汗從他額上滲下。

「弄錯了，回去我要到望平街大英地界。」

「沒有照會。」車夫放下了車，搖着頭，氣咻咻的說。

仲昭把一個雙銀毫丟在車盤上，一言不發，竟往回走到路北的一根紅柱子下等候向北去的電車，他默然空遊天空，心裏責備自己的太易激動，竟近於神經錯亂，他冷靜地追憶剛才的思想和舉動，更加看輕自己了，他痛苦地自言道：無論如何，隨女士決不是那樣的輕浮的女子，自己未免過慮，但即使不幸而果如所慮，那也是一個教訓，適足以增長自己的經驗，磨礪自己的氣魄，何必說辜自甚，一至於此，人生原是不斷的奮鬥，一個一個的波折便把你的長野的品格磨成圓成器，那些脆弱的是經不起風濤的人，永遠不會成器，並且也永遠不會獲行人生的真寶，那些一生不會迎着風浪的人，是可憐的，是宇宙間的棄材，遺棄注

懶得加以琢磨的。

這樣痛切地反省着，仲昭自視又顯偉大了，他覺得便是剛才的可笑的囂亂也成爲品性發覺時必要

的過程了，這不是給他一個自反的機會，一個歷練着如何斷心忍性的機會麼？

突然嘩嘩的鈴聲驚醒了他的沈思，一列電車停在路中央，仲昭下意識的勸着闊步，卻見電車早已開走了，他等一過候，便也慢慢的跟在電車後面，迎着半西斜的太陽光，走回家去了。

在他的寓處，有兩封信等候他：一封是胡憲方的，請他明日到會，又一封是劉學淵的，說是下星期一他的學校內有學生的辯論會，請仲昭去參觀。仲昭隨手把兩封信摺在一塊，在房裏踱了幾步，然後拿起一本求國籍日記，翻在扉頁上看着，這扉頁是陸女士的父親的贈品，仲昭本來不以爲奇，但現在卻覺得很有意思，一直看到電燈放光。

仲昭到了報館後，就看見辦公桌上有總經理的一個字條：「新聞發完後，請諸少待，有話面談。」似乎早已料着是什麼事，仲昭得意的微微一笑，而坐在對面的助理編輯李胖子，大概先已看過這個字條，並且也像是猜度到是爲的什麼時，當跌着半隻眼偷看仲昭的臉色。

仲昭專心翻稿子，並沒有會李胖子的什麼事，況且，研究李胖子的鬼臉，也未免太無聊，可是，到十一點後，會見了總經理，仲昭方始恍然於李胖子的「相是有原因的，總經理的「請少待，有話面談」，卻不是仲昭所想像的好消息——第四版的改革，而是不滿意於仲昭最近的編輯方針，當下總經理很冷淡，然而

「按整定的說。」

「近來第四版的新聞很有趣味，很有趣，但是仲翁似乎有點見解憊——有點見……哦，羅薩上次『蘇斯』是不是報紙總總報紙，不是小說，大報的本埠新聞總總還是大報，不是小報，仲翁，是不是麼？聽說外邊很有議論，仲翁，那些話，你自然聽不到的。外邊流官的出發點自然是嫉忌，嫉忌，可是——近來外國人和中國官廳都認真在禁性史和淫書，有幾家小報也受了影響，我們得格外謹慎，及早檢點檢點，是不是？」

「外邊的議論是怎樣的呢？我完全不知道。」

仲昭故意道：「雖然他猜想到如果外邊當真有議論時，該是一些什麼話。」

「他們自然是嫉忌，嫉忌。」總編輯擠細了一對多肉的眼睛，把下頰一縮，乾笑着回答：「不過，話也說得有理，我們應當探善而從，是不是他引說，我們的第四版成了性慾版，有人還做了個統計，據說，最近五天內，第四版的新聞共有六十三則，六十三則，性慾的佔了六十四則，六十四則，每六十四則，據說是某天的新聞中間抽了條廣告，也是性慾的，哈哈，仲翁，你倒留意計算一下看。」

「那真是羅麼了？」仲昭愕然說：「每天都有別的新聞，怎麼好說全是性慾的況且，新聞是新聞，不是我們邊空捏造的。」

「自然外邊人是言之過甚，但是，空穴來風，仲翁，你也是太登多了，以後總得注意。」

仲昭默然，總編輯取一枝香煙來燃着，後仰起頭，噴出一團一團的白煙，仲昭覺得這些煙圈每一個裏

有於李胖子的價值低能的事物的然而有一雙沾沾自是的善良聰穎的眼睛，似乎是在說：你該管人，也有這麼一個筋子呀。

「多登是事實，」仲昭傻傻的說，「但也不是隨便多登，我是有用途的，既然人家不了解，我來做一段文章解釋一下罷。」

「那倒不妥，」楚超釋幾乎跳起來說，「文章的措辭便很為難，語氣重些呢，後是和外邊人鬥氣辯駁了，輕些呢，又類乎自己說錯，倒錯，對於這一類靈技巧妙的方法是難以磨之，只要從今天起把恣意的新聞少登，就是了。」

仲昭標三分辯有做文章之必要，但楚超輯無論如何不肯成。

這一次仲昭卻覺得很煩惱，他努力要革新，而楚超輯強硬要保守，除木敷衍的空氣充滿着全報館，在這樣的環境內奮鬥，恐怕只有徒勞罷。理想早已半步半步的縮小，現在所剩的幾乎等於零，過去的勞力何存，半點成效太空想，雖然不能成事，太實際又何管中用，野仲昭悶悶的回到窩處，鑽在牀上，又拿起求職日記記來看，分明是一字一字的，一句一句的，一行一行的，從他眼裏進去，但到了眼睛上就換成別的東西，革新，保守，半步半步的縮小，太空想，太空際……這些好句，反覆的無結果的，在他心頭追逼，他擦開求職日記，扭滅了電燈，試想入睡，然而那些好句過夢遊不肯休，一團亂亂的衝突的思想，又放進來，包圍他，壓迫到右臉，滿不舒展，他翻過身去向左，他想：「看來新聞界是無可爲了，如果把心力用在別處，何至一無成

就，或者早可以使園女士的父親毒斃了。」他幾乎決定不幹報館的事了，但以後的職業問題又使他躊躇，做教員或查書局的編輯員，怎麼都不很有趣。

亮得向左騎着也是同樣的不舒服，他又翻回右側，在響亮的鼓鑿內暴跳地轉盤，現在是頭腦也有些設想了。

「然而對策館聯機也不過表示了自己的失敗。」他穩穩地想，「況且在園女士的父親，甚至於園女士啓來，也是無意間的惡動，或許竟以為是少年人輕率浮躁無定見無毅力的發露，還好意思再去覓他們。」這最後一句，仲昭幾乎高聲喊了出來，他恨恨的咬緊了牙關，直到黃色的火星在眼前亂迷。

這屢着一直到快天明，他翻了千百個身，然而翻來翻去只有那幾句話跟着他，激怒他，撻撻他，後來彷彿無賴的女人或在地下捲草似的，他自己竟覺是卑怯無用的人，是一個自認蠻橫的色厲而內荏的人，他不能有美妙的憧憬，這樣的自己否認到等於零，果然把先前的煩惱他的詞句們趕走了，但使他更痛苦，終於是一句簡單的話，把極端疲憊的他推出了苦悶，送進睡鄉去：「既無事自慰，齊什麼呢！」

醒來時已經是下午，仲昭一面起身，一面再拾起隔夜的問題來研究，他先想到應該寫一封信給園女士，評述自己的困難，暗示着要對報館辭職的意思，但後來一會念，仍以為不妥，而退半步的政策又在他心中活動了，他想從辭職的問題退半步，先請假，給報館時一個「突然而歇」的意思，這樣，既不操氣，也不辭，可說是最適中，最妥善的辦法了，但是請假得找人代理，他記起了徐子材，他又記起了今天下午他們的

像潛水的人抓住了。一塊木板似的，匆匆急急的跑到同學會去要預備徐子材，出乎他的意外，同學會的客廳裏冷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大時鐘正指着三點四十分，仲昭遲疑了一會，便走上三房樓找甄女士。在樓梯頭，他聽得甄女士的房裏有低低的突擊，他的腳下有些猶豫了，但是甄女士已經開出門來探視。

「你是來到會麼？來得太遲了！」

甄女士帶笑說：「她的眼瞼邊似乎比平時紅些。一個男子的頭也在她背後探出來，卻是龍飛。」

「仲昭微笑着點一下頭，走進房去，他看見了龍飛那種不慌不忙的勇氣，便又想起怪耳熱的「戀愛的悲劇」這句話；但他此時又覺得甄女士頰上的紅暈似乎是證明龍飛現在演的或者是「戀愛的喜劇」。

「會是開過了，也可以說沒有開成；一團散場。老周和老徐衝突起來，都進了血呢？可說是「外侮也是章中事，你想他們兩個人都是那種怪脾氣，都是只看見自己，不看見別人的，不打算發散場呢？」

龍飛不服的說着，激發出「不不我事」的神氣。

「論這件事，老周的錯誤多些，老周長期未發覺斷斷獨行，但他的心是好的，他是一個魯莽的熱心人。老徐說他別有野心，自然也太冤枉了老曹。」

甄女士接着說，眼睛看定了仲昭，似乎是徵求他的同意。

「未免不了一場鬧」他呵呵地說，「社的事就此定了也好。」

「社的事並沒有打過商量了，只是老趙的意見說了，大概要有一星期的休息。」

龍飛聽著平平淡淡的話，他走到頭女士邊，替她夾又在肉麻地坐在頭女士坐的位子上，頭女士羞地立起來，對龍飛瞪了一眼，憤憤的走到蘇前，半俯著身壓動下，用左手支撐了頭，但隨即又坐起來，冷冷的說：

「沒完，你好像你對於社事是很熱心似的，你平日不問社的事，但是剛才你又幫著老徐攻擊老曹，似乎你也是頂喜歡辦事，卻被老曹搶了點權去，現在一團而散，願見得什麼社是一塌塗了，你何又說社的事還沒完，像是個很勇敢很堅定的人了，我替你想，真不好意思！」

「罵得好你呢？」龍飛毫不扭捏的還著臉說。

「我麼？我早已說過，我厭倦了這個夢了，幹不幹都是爽快爽快的一句話，社討厭的是不說不幹，也沒有餘閒空的時候，真會說話，開過了會便又不聞不問，儘說別人專權包辦，自己卻一動不動，龍飛，這就是你的態度。」

這最後的一句話，像是一把刀，直刺到龍飛心裏，但龍飛還是若無其事的旁若無人的，

微笑著，頭女士憤憤的又轉下去了。

他照舊有些不安，頭女士的對面，蘇的對面也及到這這無聲看了，並且他又失去了此來

的目的，給子材既然出了專光，豈是不能代替編輯新聞了，可是他還要問個明白：

「老爺扭脫了鎖鑰，沒有什麼大新發明？」

「大新發明是不會的。」翻翻很快的回答：「只是他的天開闢接洽好替某人編排一種小刊物，多少可以傳遞幾個錢來救救苦，不料卻出了這一回事，動不得筆。」

「甲」一個刊物，乙也是個刊物，所以我們的立此出刊物更其見得是無聊！」

丙女士插進來說：從牀上跳起來，走到窗前望着天空。

「也不盡是無聊！到底鼓勵一點空氣！」

翻翻歉歎的反駁着，也走到窗邊站在丙女士的背後，丙女士回過身來，揆量的笑了一聲，看着翻翻的臉說：

「你又做個假模假樣了，可是你從不看刊物，從沒寫過一篇文章！」

「小姐，怎麼專門和我作對？是不是你覺得剛才你大吃虧！」

翻翻很得意的說，作了個鬼臉。

「還有什麼話？」丙女士很含羞分噁怒了，她走到仲昭身邊，似乎有話，但又轉身直向牀前走去，把身體擱在牀裏。

大家都沒有話，仲昭在低頭默想，翻翻倚在窗前很狡猾的獨自笑着。

「仲昭，好久不見你上跳舞場了，你的印象記就此還幸了麼？」

甄女士，在牀上翻了個身，裝作很高興的樣子說：「她不等仲昭回答，就得意洋洋地自己最近幾天在跳舞場內的所見所聞，仲昭隨口回答了幾句，他們的話都像定時地播毒出來的，空浮的，」甄飛在旁聽着，時時插進一兩句俏皮話，揶揄甄女士，她都避開了不睬。

又過了一會兒，仲昭便先走了。

房門再關上後，甄飛走到甄女士跟前，想拉她起來，甄女士一擦手，生氣似的翻身到牀的彼端去了，詭譎頑皮的笑着，挪過一步，乘勢伏在甄女士身上，囁嚅說：「不要裝模作樣！」但是甄女士用力把他推開，後地跳起來，跑到窗前，滿臉的羞定，臉上一點笑容都沒有，甄飛得沒趣的也站了起來，詫異地注视着甄女士。

兩個人對看了幾秒鐘，除了窗外樹葉的窸窣，沒有別的聲音。

甄飛還疑地向甄女士走，在離她兩尺光景的時候，他說：

「那些地方開罪了你，你忽然恨我！」

「爲什麼我要恨你呢？你還不想受我恨你叫人討厭！」

是這樣的回答。

「可是你剛才並不討厭我，剛才你愛我！」

「呀，那個，你叫做愛，你配受人的愛麼？」甄女士幾乎是說，臉色也紅了。

「不愛，你爲什麼讓我親嘴？」

「寧也無非是我偶然喜歡這麼做，譬如伸手給吸兒狗舐齙。」

「關心裏像吹過了一陣寒風，他並不怒，但是更畏怯的看着韻女士的小嘴。

「可是你倒自以爲得勝了，」韻女士接着說，「以爲你可以要挾我，可以隨時來糾纏我，這你簡直是做夢，你叫人討厭！」

「戀愛——這究竟是——神聖的呢。」韻女士爽直說。

「你儘管自己去神聖罷！你想把這兩個字來束縛我，在我無所謂愛，只有一時的高興，像你那樣珠然的小丈夫，使我這一時的高興也會立刻冷卻。」

韻女士很難受的呆站着，眼淚注在地下，一週一週的喃喃自語道：

「我就這麼永遠演戀愛的悲劇，永遠演戀愛的悲劇！」

韻女士不保他，慢慢的走到書桌前坐下了，就看着韻女士的灰色馬。

五

韻女士可敬的學校裏舉行第三次的辯論會了，題目是與宙出的一星期來，他爲這件事很高興，他指

導甲乙兩組的學生如何去搜集材料，又參與他們的演習，很忙了幾天，學生們的精神很好，又肯苦心預備，週四預習這一天的成績一定比前兩次更好。

這一天上午，從清早到正午，劉雷像錘錘似的不合時過腳趾，他到了甲組的學生處，乙組的學生又來找他，他打電話給預約的評判員，請他們早來，他又到督學校役布置會場，午飯後，一切都準備完成，專等三點鐘開會了。週四才在自己房裏伸腿，鬆一口氣，可是雙房又來報「有客」，他又巴巴的跑了出去。

這來的人正是王仲昭，格外使劉雷高興，他笑吟吟的引着仲昭到了自己房裏，很快的說：

「仲昭，是有兩個星期不見面了，實在忙，這半年來第一次忙，也是半年來第一次心緒愉快，青年真可愛，他們的精神真好，等一下你聽他們的辯論，你就知道了，所以，仲昭，我還是勸你也來幹教育事業。」

仲昭微笑，就坐在堆滿書籍的桌子前的一個藤椅裏，桌上的書籍，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似乎都是些歷史，一本英文書，展開了平放，書頁上有些淡色鉛筆的圖號，指出其中的空句。仲昭翻過來看書名是「Primitive Culture」（原始的文化），一本研究初民生活的名著。

「你教的什麼功課，怎麼玩起這些老古董來了？」

仲昭把那書照原樣放着，看着仲昭說：

「擔任的功課是『世界史』，如青特仲昭倒過一杯茶來，自己燃了菸，用力吸了一口，然後回答。

「所以有時也要看看這些資料，他又又選了一日繼續說：『本來請我教三民主義，我就覺得很難，恰好學生不滿意前任的歷史教員，我就和他對調了。』」

「你倒喜歡教歷史？」

「歷史也有歷史的難處，但無論如何說的全是事實，不至於睜開眼說謊，況且是世界史，參考容易，說話也自由。如果是中國近代史，我就不幹。第一是材料困難，照理，現代史的材料是報紙，但是中國的報紙就沒有正確的史料的價值。例如，你是個報館記者，自然很知道報界的內幕，哦，近來，你的第四版新聞很有意思。」

「你說是很有意思，然而總覺得不滿意。」

「例如很奉陪的陪，現在對面真是第一次看見，所以很有些詫異了。」

「我本想辭職。」胡昭依然接着說，「但一想辭職反是屈伏，是失敗，所以又取消了辭意。我現在還是轉念，一點一點的來，但這幾天第四版的編輯態度到底讓步了一些。」

「對面很同情的點着頭。」胡老說，「還是教育界好些。」已經得到牙關，又被他捺住了，他必以此時對胡昭說這個，但似乎是個笑話的失了。他忽然想起另一件事來，匆匆的跑起來往外走，一面說：

「胡昭，你坐一下，我介紹一個人和你見見。」

「如果你還有事，也儘管請高炮罷。」

傅昭隨口回答着，也站起來走到窗前的音樂架前看管名。這裏的書，大部分是社會科學的，傅昭很熟悉。一本蘇聯的“Vladimir Chirina”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翻出來翻着目錄看，心裏機械地在想中間，中間，中間，中間的憶裏呀！向左向右，有從中間的時候，他放過了目錄，電子掃到末尾，似乎想找找最後一章的結論來看，卻聽得劉雷已經在門邊，傅昭下意識的回頭看時，不禁全身一跳，曼斯身邊站着一位女士，那宛然是陶女士呀！

「朱近如女士，也是這裏的教員。」曼斯極笑的介紹。

傅昭睜大了眼，疑惑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分明是陶女士，怎麼會姓朱？但是立刻他的疑團打破了，他聽得這位女士的聲音，他知道這不是陶女士而是另一個了。

「就是王傅昭先生麼？久仰！」朱女士含笑的說。

傅昭鎮定了心神，很客氣的周旋了幾句，同時在端詳這位朱女士的丰采；他俊俊的看出來，雖然和他的陶女士極相像，卻有許多不相同。兩位都是頗長，肥臀，細腰，但陶女士似乎要更多一點楊柳的姿態；而在同樣的豐盈臉上，朱女士的鼻尖更顯得太尖銳了一點兒，嘴角邊也沒有陶女士那樣的笑渦；雙眉的眉毛和略大的眼睛可說是二人的最相似，然而眉目間的表情卻又絕對不同了，朱女士有其柔婉，陶女士有其英俊；在眉尖的微微一蹙時，那差異卻就更大了。陶女士在此等時候所有的孫人的不勝幽怨的風韻，朱女士卻完全沒有，只轉成了平展的愁容，可是取大的分別還在聲音，傅昭不解何以朱女士的聲音和她的

亦發覺此不損她專慧因而時時這的口音即在美和小語的時候也會引起沈沈遺憾的不快感。

宋女士坐在抽煙對面，把一個個形而論問她，她很耐煩地以內開趣神嘲的語氣，靜聽他說的覆紙，時時把眼兒放在劉南的襟上的會上，極端立刻看出來，這一對兒中間已有了相當程度的交互吸引了。

漸漸他們的談話引到了辯論會，極端不專對何人的發然問道：

「可不是，我還沒知道今天辯論的題目是什麼？」

「今天的是，『世界第二次大戰將在何處爆發？』一個政治的歷史題。」劉南很高興的回答，「甲組是主在近東的，世界的火藥庫巴爾幹半島；乙組是主在遠東，這樣的中國，這里也就包含著最近湖南事件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了。」

「好題目，這一定是你的手筆了？」

極端說：眼光先向宋女士的很有禮貌的笑容一瞥，然後落在劉南臉上。

劉南很客氣的然而很得意的點點頭微笑。

「學生也都說這題目好呢，為的是材料豐富，範圍闊大，甲乙兩組都容易立論，他們不喜歡上次的題目——清共的根本方法；他們就起來想去只有報紙上常見的幾句話，好像是無須爭辯論似的。」

宋女士很變態的說，可是她的不作美的聲音，使她的聲令減色不少。

「上次的題目就是前任歷史教員出的。」劉南看着極端說，然後又向宋女士遞去個微笑，抽足了一

「今天的題目，他還是不贊成呢！」

「他有什麼理由不贊成？」

「那是故意和吳剛立異，因為學生不歡迎他，卻歡迎吳奇。」朱女士低聲加以說明。

「但是他的表面理由卻說是太空，」他陪，這麼一個全世界人都能理解的問題，還是太空？」

朱女士也附和着表示了微啟的意思。

「像這一類的人，現在極多，沒有一點過大的眼光！」

侗剛接着說：心裏卻忽然的有了些煩惱。他這究竟吳奇的運氣好，還是吳奇立異戰勝了環境的困難，並且戀愛方面也像是不久就可成功的，雖然朱女士的人品也談不上，國女士，他悄然翻着這在他手裏的弗本英文書，似乎很熱心的要明白他的內容。

「書外有幾個人影閃動，」他的這可以聽得低聲小語，大概是校中的學生室內的兩個男子都沒有主意，但是朱女士卻臉容局促不安，彷彿是被煩躁的善緣，她的遊移擅惑的眼光注在吳奇的臉上，似乎在說：「這怎麼都是來窺伺我們的？」

此時吳奇和侗剛又談着同學會方面的事了，吳奇以為同志方他們一羣人的破壞是當然的，他談他們除了各人都感到寂寞這一點是共通的，此外各人間講是衝突，所以團結立社，簡直是夢想，侗剛又提起了預設的這個女姓的名字，想使朱女士注意。

「呀，她也是一個好人。」劉清萍吟地各着，隨即把話岔開，似乎是怕談到她。自從史爾自殺那天，他對翠女士有過一次幻想後，他心中就有了這句話：她是個好人。最初，他還企圖去了解她，但後來覺得要了解她是全然的不可能，他倒怕敢想到她。現在呢，他自認是不應該再想到她了，他的理想的女性的影子早已從翠女士那里褪落，漸次淡現在朱女士的身上了。

似乎要印證他的感念，史爾，是誠地向朱女士望了一眼，卻好和她的疑猜的注視相接觸。一種怪異、惶恐的泡沫立刻就浮上來了，這是無理由的發動，對她自己也不明其所以然，只是本能的覺得在這位長身的女性前又想到翠女士，是一件不應該的事——近乎褻瀆。

三個人意外的沈默着，像是已經說完了話。

窗外的人兒似乎已經走了，從大講堂傳來了喧嚷聲和掌聲。劉清看手腕上的錶，正是一點四十分。他伸了個懶腰，起來說：

「還有一個多鐘頭，我們先到會場去看看罷。」

他們到了那足容二百人的大講堂時，本校的學生已經擠滿了來賓也到的不少。他們三個在講臺邊的一排特別椅子裏坐了，就有兩三個人踱過來和劉清閒談，無非是湖南事件怎樣，今天天氣尚好……一類的話。接着又來了一個四十來歲穿西裝的紳士，高聲的把許多半批評半恭維的話，擲在劉清臉上。他們一面談着，一面走到講臺的中部去了。他倒覺得沒有什麼話可和朱女士閒談，便仰起了面孔聽會場中的

櫻區一會兒又隨着音樂的運動的人頭。一個女子的婀娜的背影正在裙裾中間徘徊吸引了柳昭的注意。他不禁心裏想：「怪了，怎麼今天看見的女子全有些像陶蘭！但現在那女子轉過身來了，她是葉秋柳。」

葉女士已經看見了柳昭，也看見了坐在柳昭旁邊的朱女士；她微微一笑，就走過來，她的舞着腳尖的半跳舞式的步法，細腰肢的扭動，又加上了乳頭的款款跳動，很惹起許多人注目。她像一個準備着受人稱讚的英蓮，飄然到了特別椅子前面。

「密司，幾時來的？」

葉女士向柳昭搔過了一個俏媚的微笑，回答他的謙坐的禮意，就抓住了朱女士的手，很親熱的說，似乎是多時的老朋友了。朱女士愕然一說。

「秋柳，你認錯了人了！」柳昭急急的插進來說。「這位是朱女士，這裏的教員，愛爾的同事。」

「當真，怎麼和你那天給我看的照片裏的陶女士完全是一模一樣，竟有這樣相像的兩個人！可是，密司，你真可寬，許你原諒我的冒失，我喜歡和你做朋友，就同陶女士一般。」

「朱女士不得注意似的笑着不多時前，她結得愛爾和柳昭談着，秋柳，現在卻就看見這位被呼為「秋柳」的女子了，她覺得很奇怪，她偷眼望愛爾，卻見他和那位西裝紳士正在低聲密談，沒有知道這裏

多了一位來客。

仲昭對朱女士介紹了魏秋桐，把談話的興趣鼓動起來，但仲昭的豪宕的氣概前變成了羞怯似的，朱女士只是有問必答的應酬，失了她的嫵熟禮儀的常態，並且疑雲也一團一團的從她心裏浮上來，她果然不明白魏女士和仲昭的關係，她更覺得魏女士很親熱的談着魏姓的名字是很刺耳的，不可名說的酸意，漸漸在她心裏濃厚起來了。

魏女士卻很自在的說笑着，今天她格外美，活潑；她的話語，又爽利，又聰慧，又充滿着暗示；她的眼臉多情的黑眼睛，她的善於挑起笑靨的眉尖，又都像替她的音樂似的話語，按拍了她的每一個微揚衣袂的手勢，不但露出肥白的臂膊，並且還叫人依稀嗅到奇甜的肉香。朱女士覺得全會場的男子的眼光都集中在這位妖冶的同任的身上，本能的女性的嫉妒，化爲奇異的顫跳，爬過了她的全身，而且其使她不快，她感自己的陪坐在側，似乎更襯托出魏女士的絕艷來。朱女士並不是生的不美麗，然而她素來不以肉體美自矜，甚至她時常鄙夷肉體美，表示她還有更可寶貴的品性的美，可是現在，她竟個俗到要在一個不相干的場合和一個不相干的女子圖爭這個麼念成爲自覺的時候，又加重了朱女士的憤恨，好像她是魏女士害了她，使她竟如此鄙俗。她覺得坐椅上，手掌長出許多刺來，他不能再多靜一刻兒了，她正陸走開，幾聲鈴已回到她跟前，有那位西裝紳士很倖倖的站在背後。

「仲昭，這位是金博士，社會心理學專家，今天辯論會特請的評判長。」

到這很莊重的說，因開半個身體，露出那位博士的高身材，同時他的堆滿笑紋的臉孔，慢慢的從仲昭

這邊轉向金博士在說到最後一個字時卻和博士面對面的微一頷首，似乎在他的語末加上一個「已」字，的確點，然而也就在這時候瞥見了劉女士含笑地坐在朱女士肩旁，他不覺心裏一震，所以那「長」字便有些異樣了。

金博士提起他的教授虛的稱謂，引進了自己，他說是「神交已久」，他接着便稱讚仲昭的新聞眼光，是合於他們社會心理學家的理論的，他很恭維仲昭苦心經營的第四版新聞。

「劉青，你見我也在這里，奇怪麼？我知道你們有辯論會，特地來觀光，我新得了個好朋友，你們的番司朱。」

劉女士向劉青說，又迴眸對朱女士笑了一笑。

「呀，呀，歡迎之至，我忘記請你了。」

劉青支吾的答覆，裝出正在靜聽金博士的高論的樣子，朱女士也裝是真在那里恭聽，但不時從眼楮上丟給劉女士一兩個似乎是冷笑的瞥視，彷彿說：「你自然不會懂得博士的高妙議論。」

金博士現在說到了仲昭的「印象記」。

「真是一篇好文章，理論之正確，觀察之縝密，都是現在少見的，加以文字尤其精采，引人入勝，兄弟自從見了大作後，也對於這個問題寫了一篇，那自然是純理論的，和大作卻是異曲同工，下期的社會科學月刊上大概可以登出來，只是仲昭兄的印象記爲什麼又半途擱筆，很可惜。」

「劍博士太過譽了，」仲昭滿心愉快的談道，「隨筆雜感之類的文字不過報紙上補白而已，豈敢和諸般的大作比較呢？至於半途調筆，也就和兩才所說第四版不能更多養性，新聞是同一原因。」

劍博士很惋惜的微微領首，說道：「這表示了你對劍博士從學理方面贊助仲昭的新聞編輯方針的意見，劍博士筆笑地搖着手，忽然劉女士插進來道：

「仲昭，幾篇文章自是佳作，但也不能說沒有幾分流於主觀，能跳舞，我是差不多每晚上去的，在我自己，真有仲昭所說的那種要求刺激，在刺激中略感生存意味的動機，然而在一般觀跳舞場的人，他素必然強迫他們只看作一種時式的消遣。」

劍博士疾轉臉向劉女士，畫眉一挑，露出奇怪的神氣。

「學者們的理想自然是可貴的，」劉女士坦然又接道說，「但他們太喜歡在平凡的事實上塗抹了理想的金色，也是不很科學態度的事罷。」

劍博士皺着眉頭乾笑了一聲，雖然還極力保持着紳士的學者態度，但那一股佛然的神情已經不能遮掩了。劉女士睜大了眼，憂慮着這位博士的盛怒，但心裏未嘗不樂意劉女士的將要受窘。

「劉，你又喜歡開玩笑了，好在劍博士也很看 fair play 的度量。」

劉女士強笑着裝出主人的排解的身分來，暗中卻拉了一下劉女士的衣角，警告她須要小心說話。這都被劉女士看在眼里了，她的臉上立刻泛出羞妒的紅色來，她從指環處擠想劉和劉女士中間的關係。

「劍博士請不要見笑，我是隨便說說，也是隨便引用了某大學者的一句話而已。現在讓我給我們的言論自由只限於不涉政治的學問上了，我們應該盡其享用這小小的一些自由，劍博士，想來你也是這個意見？」

劉女士很羞澀的笑着說她的大方而又感性的語音落在劍博士臉上，很有有效的掩除了這位學者的慣色，現在他也嘻嘻然笑了。

「劉女士是談話場的實驗主義者，」俯頭向著劍博士說，「竭力想造成濃厚的談話空氣，所以我敢代遞要求她的意見被考慮，但劉女士同時又帶着憤世嫉俗的顏色眼鏡，所以我又敢代她聲明她的意見是不須帶幾分消題的，總而言之，劉女士的見解不失為社會心理學者劍博士的好材料，我又敢擔保劍博士是一定歡迎的，哈哈。」

「歡迎，哈哈，如果實驗主義的劉女士願意帶我到她的實驗室，自然更歡迎了。」

劉女士嫣然一笑，並沒有回答，劉女士的十分羅看的臉色已經使她注意到，她覺得劉女士的眼光對於自己有些微意，對於她頗有怨望，她的女性特有的關於這一類事的銳敏的感覺便到了，劉南和劉女士中間已有怎樣的關係，她為劉南慶幸，但也覺得劉女士的沒來由的醋勁太可笑，一個好奇的惡毒的思想便轉上了她的心。

「聽着你的觀察是怎樣的呢？」劉女士故意很觀察的說，「我會帶你到實驗室去過，那時，你在沈醉中，有怎樣的感覺？粗率的構想，牙齦的摩擦，給你的肉感的狂歡呢？抑是心靈的發狂呢？怎麼你的臉色變了？怎麼你像一個閨女似的觀摩起來呀！到跳舞場去玩，有什麼要緊？王大記者和金博士都證明這不是一個下品的性慾，而是神聖的求生存意識的刺激了。我們正在昏泰，需要各種的刺激，可不是麼？刺激對於我們是神聖的道德的合理的。」

劉博士讚許似的點着頭，你嘲笑，愚弄，悻悻地望齊會堂裏的人頭，盼望有什麼事故出來打斷了這可怕的談話；他不能回答，又不放不寬，他憤懣似的疾電似的向劉女士瞥了一眼，他幾乎聲叫出來，劉女士的灰色的臉色中透出了悲怒的青光了。

「劉柳，你又來和我開玩笑了，過分的玩笑有時會生出想不到的壞結果。」

劉柳吃吃的說，努力想消除了劉女士的懷疑，同時向劉女士遠垂了幾個哀求勿再多言的眼色，他很想立刻抽身走開，但又怕反而證實了自己的心虛，況且如果劉女士再有不穩的話語，便連自己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一定要使得劉女士的懷疑更深一層，他只好大膽地挺身站着，用一種革命家上斷頭臺的精神支撐着自己，提起了今天辯論會的題目，故意很熱心然而毫無意義的和劉博士討論。

劉女士勝利的微微一笑，提弄一下劉女士那樣的編造做戲的人兒，她覺得是爽快的，但是劉柳的局促也使她感到了幾分抱歉，她對於劉柳並無惡意，過去的浪漫的微波又在她心裏動盪，她回到劉

猶自救那天傍晚時她和曼齊的一段事，以及此後五六天內曼齊對於她的又愛又怕又失望的複雜矛盾的心情。那時在幾次談話中，劉女士聽出了曼齊的意思，知道他所崇拜的理想的女子是如何的樣子。現在她不禁向宋女士切實的問了幾句，卻只在這個頗長的外表尚好的人身上看出了淺薄、庸劣和窄狹。像大姊姊齊心那樣的幸福似的，劉女士忽然可憐起曼齊來，想給他一個警告了。

此時在會場的一角有人招呼金博士，截斷了他和曼齊的談話，乘這機會，劉女士就輕輕的對曼齊說：

「曼齊，過來，有幾句話要和你說。」

她又向宋女士看了一眼，便慢慢的走向講臺的後方。曼齊略一遲疑，也跟了過去。

「劉，剛才你說話太隨便了，幾乎鬧出事來。」

曼齊先開口，凝視着劉女士的眼睛。

「放心，曼齊，很有容忍的度量，決不至於在許多人面前鬧笑話。」

「唔，唔，這個聲也使我很难受，但我是指你和金博士的衝突，這位博士脾氣很大，今天他是特請的評議員，我們不好意思得罪他。至於你說我們到遊藝場，那是小事，不過給學生們聽得是要借此透透風了。」

「那麼，給宋女士聽得倒並不妨礙吧？」

劉女士說時撲哧的一笑，她斜過眼去望宋女士，見她正和仲昭談話，但是她的不安寧的神色卻充分證明了她的心是向曼齊這邊，急急的在偵察。

劉潤強也很快地望了一眼，可是他看不出宋女士的內心的妒火，以為她的安詳態度是真的，覺得心裏輕鬆了許多，他堅決的回答：

「秋初，我和宋女士的關係尚在水平線以下。」

宋女士抿着嘴笑，露出「何必騙我」的帶氣。

「當真的，我沒有對她說過愛，一次也不曾有過，我何必騙你在別的地方，或者我是不能了解你，但有一點上，我相信我是了解的，所以如果我和她有愛情，決不瞞你。」

「但是你的下意識卻充滿了活動的變態宋女士的氣味。」

現在是劉潤強默然發笑了，似乎在說：「這個，我是老實承認的。」

「但是宋女士的發你，卻已經超過了下意识範圍，她是很明顯的自覺着，她見了任何女士都會發生妒意，她已經把你視為她的所有品。」

「未必罷，你也不免帶了顏色眼鏡。」

是劉潤強的回答，忍不住又向宋女士望了一眼。

「我的是極正確的觀察劉潤強，你的情緒上有缺陷，你不能抓得了宋女士的熱情初動時的機，冷淡你的愛，你是屬於羞怯的一類，所以等到你自認是可以談到愛的時候，宋女士那樣的女子早已飄忽到雲外，撲在你懷裏了。」

「劉青的臉上泛出紅暈來了，他反而覺得不好意思。」

「但是我現在特地要對你說的，卻是另外一件事。」朱女士接嘴說，「你談起過你的理想的女子，你現在自然以為朱女士是合於理想了，可是在我看來，全然不是你的想。要使你受到很大的痛苦，我這意思，或者你不能了解，然而我不能不說，因為你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老實的正派的人，我不忍見你發生困難。」

劉青迷惑地看著朱女士，不知道怎樣回答。兩個人沈沈的對看著幾秒鐘，然後劉女士很溫柔的笑了。一笑，微微頷首，似乎說：「你記着我的話罷。」便翩然而去。

忽然一響，耳竊的冷笑驚醒了劉青，他探頭似的把眼光掃過全會場，看見朱女士的倒影在會場的左門口一閃，又彷彿看見她的靈柩到難以克制的臉色和微微發抖的強行，他的心突突地跳了，本不能容他再多思索，就也奔向朱女士通過的那個門道上去。

朱女士並沒有回頭，但似乎也料到追趕來的是誰，她更快的跑，穿過了一條短的走廊便是她的臥室，此時靜悄悄地一個人都沒有，她衝進了自己的房，便要門將棧上，可是劉青的一隻脚已經蹣跚進來，破壞了她的閉關政策。

朱女士背向劉青站着，站在書桌邊，邊在細細的嚼着薄荷，薄荷房門，薄荷門上，劉青立着，想不出怎樣開始談話。

「你這麼追趕著我，被人家看見了，算什麼呢？」

宋女士喘氣地說，並沒轉過身來。

「假如，我是一時着急，心裏糊塗了，幸而沒有人看見。」

曼雷移前一步，很引罪似的輕輕的答覆。暫時的沈默，大會堂裏的喧聲隆隆傳來，誰也不去注意。宋女士慢慢轉過身來，忽然抬頭看定了曼雷的面孔，似乎要看到他的心裏。現在她的臉色平靜些了，只有眉尖上還露出十分的怨恨。曼雷記起了剛才宋女士的話，很想大膽的表示自己的心曲，然而拗不過本能的拘束，終於又是宋女士先發問了。

「有什麼事呢？請趕快說罷，你在这里多就擱了，很惹起人家議論的，你自然不算什麼一回事，我卻不願意聽別人的閒話。」

「我要對你解釋一下關於宋女士的事。」

「唉，我是不相干的，你倒應該向趙解釋一下關於我的事。」

「我和她沒有關係。」

「你們有沒有關係，都和我相干。」

宋女士說的很沈著，又轉過身去，背向趙曼雷，表示很生氣的樣子。

「然而我爲我的人拚計，也不能不向你解釋明白。」

「算了，我不懷疑你的人格，況且我無須過問你的人格，再見罷。」

朱女士的未來時帶隱隱的隱憂此時簡直成爲極難的粗厲的沙聲了。她本以爲曼青此來一定是因在她脚邊求她憐想，求她愛他，却不料只是這般冷淡的幾句話，失望嫉妒的情緒混合在一處，使她又悲痛又憤怒，她幾乎想跳起來責罵曼青爲什麼先前要打動她的處女的平靜的心坎，成了精神上的始亂而終棄的惡劇。但是在她背道而卻覺得朱女士的聲音是鎮靜的可怕，他深悔自己的冒昧，他想來一向原不過是較親密的友誼，未必就有了愛的程度，所以今日之舉，未免太污辱了朱女士的女性的莊嚴了，他完全噤住了，但不敢再說一句話，並且不知道如何再說一句話。

「請你趕快出去罷，你爲什麼一定要讓人家看見，當作笑話，破壞我的名譽！」

朱女士極恨的說，這慘厲的聲音，使得曼青毛髮直豎了。

「我們中間就此完了麼？」

曼青悲歎似的問，第一次聲音發抖，並且向前移動一步，差不多接觸着朱女士的身體，他的急促的呼吸，在朱女士頸間，煽動了她的頭髮，然而朱女士堅持着不動，也沒有回答。

「不過我對你說，我和朱女士雖然同學，卻沒有關係。」

曼青低聲再加一句，下決心要走了，突然朱女士又轉過身來，幾乎撞入曼青的懷裏，從朱女士三字引起的妒火，現在是到了白熱的程度，使朱女士決心要不論如何把曼青抓在自己手裏，爭這一口氣，她丟下

了女性的矜持的貞潔的假面具，率直的問道：

「你究竟愛不愛我呢？」

劉潤菘料不到有這麼一句，睜大了眼，一時沒有回答，但隨即他裝裝是朱女士和他開玩笑笑了，只淡淡的反問道：

「還須先問你愛不愛我！」

「滿學校的人早已在那裏切切私議，我是不能不愛你了！」

朱女士低聲說：很委屈似的辯說，劉潤菘，兩面淡淡的紅暈在腮眉梢慢慢的透出來，穩半扭着腰支，歪開了左手，似乎在等待劉潤菘的擁抱。

「我在道德上也不能不愛你！」

劉潤菘堅決的說，忽然劉女士剛才說過的一句，話在他心頭一閃，打落了她的擁抱，朱女士的勇氣，只弄起她的手來吻了一下。此時遠遠地，有鈴聲，蛋浪浪浪了，報告辯論會將要開始，等待劉潤菘去做主席。

再拿起朱女士的手來吻了一下，劉潤菘挽着她的臂膊，走出房來，但到了那短短的走廊時，朱女士輕輕的灑脫了手，讓劉潤菘先走幾步，一前一後進了大會堂。

辯論會進行到一半時，韋女士就先走了。她討厭那些無聊的辯論，並且朱女士的態度也使她心裏作惡。現在她從老西門經過想到薩坡賽路探視王詩梅女士的情況。天氣的熱，老西門一帶的污穢溼隘的街道，加以喧鬧的車輛和行人，完全具備了可以使一個神經衰弱者發覺的條件。韋女士雖然不是神經衰弱，但她此時心緒十分惡劣，看那灰色的環境，便也異常不耐。尤其使她憎嫌的是，犄角巷口的宣傳隊和一小堆一小堆的積糞。這些熱心的愛國者把交通遮斷，車輛是未必能移過去了。韋女士忿然下了車，混在人叢裏擠，然而也不中用。她貢獻了一身臭汗，還是只走得十多家門面。

一小堆的人擠在門前，完全過不去了。韋女士姑且歇一下脚，拿着手帕揩拭額上的汗粒。這里有一個人在講演，韋女士並沒注意，卻想着朱女士。這麼一個外貌很不差的人，誰知道竟是開不得口的。一開口就叫人討厭，單是她的嗓音就很刺耳。

忽然面前的人堆裏跳出鼓掌聲來。演講者被這麼獎勵着，分外興高采烈，聲音也就特別響亮了。韋女士覺得這個聲音很熟。她擡起頭來看時，料不到竟是曹志方在那裏高高的站著演說。曹志方也已經看見了她，又用勁的狂喊了幾句，便在熱鬧的鼓掌聲中退下來。

「小章上那兒去好多天沒見過你的影子呢。」

曹志方猶有餘勇的騰着，從人堆裏強擠出來，直衝到甄女士身邊，兩個手臂急急的輪替着拭額上的汗水。

「我要到王詩陶那里去，老曹，你是當了宣傳隊麼？」

「哈哈，說小王有病，我也看她去罷，我還是客車。」

曹志方狂笑着，用一對臂膊閃道，引甄女士從人叢中擠出來。

「我知道今天有反對濟南事件的街頭演講，」曹志方一面走一面說，「特地跑出來看熱鬧，小章他們這把戲玩的沒有勁兒，我不客氣就來攔客車，你瞧這樣的熱天，替他們白幹，就算我老曹真是悶的發瘋！」

甄女士很羞澀的對他笑了一笑，沒有回答。

那邊街上，有兩個滿清小白布旗的人兒，從人堆裏擠出來，便下橋去了，可是那一大堆雜物還沒散，十來個觀衆癡癡地動着，曠曠地似乎，在議論什麼，曹志方拉住了甄女士的臂膀，很得意的說：

「小章，待五分鐘，看我再來一個客車。」

像一更鐘，他站在那人堆裏，放開他的煽動的話匣子了，甄女士站在人圈子外邊，很耐心的等着，她並沒有聽得曹志方的演說詞，另外的許多事，很複雜地，不連貫地，佔據了她的思想，甄女士和甄女士太相像了。

曼青的理想大概要隨泡影，可不知神明的機緣將來怎樣？王詩陶有了快有兩星期，雖說是懷孕，那不是這受罪麼？於是她又想起了王詩陶的糾葛不清的戀愛和自己的在污泥中掙扎似的生活，她的感傷的少婦的心懷就充滿了寂寞和荒涼，「人生何求快意罷了。」她苦悶的想，「我這生活究竟是快意呢，抑是無聊？」她不願否定自己的行爲，但是也不得不承認，所謂快意者，到過後思量仍不過是悲涼而已。她完全沈入了雜亂矛盾的思想裏，忘記了曹志方，忘記了十字街頭的喧擾了。

「味，反動派好大膽，敢來擾亂後方秩序麼？」

章女士被道近在耳邊的嗚嗚聲發醒時，許多肩膀，腿，已經撞在她身上。人們的退潮將她捲着衝過了十多家門面，沒有她回頭瞻望的餘隙。她不知道是什麼事，但直覺地感到曹志方是一定出了事了。她本能的急走了幾步，將近方板橋時方才立定，遠望先前曹志方「客串」的地點，只有疏朗朗的兩三個閒人，沒事似的呆呆的站在那裏。她很想地回去探詢一下，但終於轉向西門路而去。不管曹志方的下落。

到了西門路和薩坡賽路轉角處，突然曹志方又出現在面前，對章女士伸了伸舌頭，低聲的說：

「小章，客串碰了釘子，現在上王詩陶那兒去罷。」

章女士覺得臉上一陣熱，只回答了一個輕微的苦笑，沒有說話。

「住在家裏悶得慌，出來走走又碰釘子，小章，這樣的日子真難過。他們要反日，我說了幾句老實話，好便是反動派，搗亂後方小章，你看我的手腳也還不錯，我打倒了一個，就溜走了。打那些混蛋真有趣，我想殺

人還要有趣些」

曹志方與高采烈的接游說，劉女士微笑點頭，仍舊沒有回答。此時他們已經走到一家門前，劉女士推開了門，要讓曹志方先進去。

「小章，我這要去遊熱鬧，替我代望望小玉罷。聽說她受了點委屈，當真的麼？我替她報仇，真是悶得慌，我只想弄些事來消遣一下。」

曹志方忽然又變卦，沒等劉女士回答，便掉轉身子跑走了。

凝望着曹志方的背影，劉女士眼眶裏有些潮潤了。她自己也不懂得為什麼緣故心裏是如此酸軟。但這情緒只一閃就消散，當她看見了王女士的病容和頹倒窘困的情形，她又轉而為忿激了。

素來活潑鮮艷的王女士，此時映在劉女士的眼裏簡直是換了一個人了。她的顴頰上失去了舊日的桃紅色，她的眼角邊新添了許多細皺紋。她的眼光也沒有從前那樣嬌媚撩人，而是遲疑不定，頗帶些陰淒淒。她的笑，鑿含着沈重的鉛色，她的舉動也顯得呆鈍了。然而這些——驚心的美之衰落，並不使劉女士悲傷，只使她更加憤憤。她想起許多朋友的青春的生命的都被灰色的環境剝蝕盡了，只剩下一些渣滓；她們的青春的生命的指引她們去求光明，可是在黑暗終究瀰漫，這人間時，她們的青春生命也就被葬埋。王女士不過是許多中間的一個例而已。

王女士的病一半是為懷孕，又一半卻為的悲悼她的新死的愛人東方明；她約略講透了愛人的惡運

息後，又咽着氣說：

「現在我最悔恨的是一個月前我們最後一次的聚會時，我還給他一些不快，我並不想替自己辯護，但我不能不說龍龍對於這點應該擔負大半的責任。這個人真討厭，只要你給過他一次的溫存，他就老是黏着你不開。你現在的處境是怎樣？我和他的事早已過去了，一年，況且當時我就對他說，雖然也愛着你，卻不忍使東方明失戀，那時我是克制了感情，斬斷了三角戀愛的鎖鍊的。秋柳那時我並沒把身體給龍龍，他應該把我完全忘却。可是這一次我和東方明從香港再來上海，可巧又碰到了他了。他無聊到沒有事做，天天來和我糾纏。有一天——我最恨我一時的軟弱，我重又鑽進了三角戀愛的圈子。接濟東方明受命，要下鄉去，分別的時候，他對我說：『我本來不必去，但我自己要去，世上值得我留戀的，本來只有你，但現在你也不是我的，我毫無思念的犧牲了倒好些。』秋柳，他那時落了眼淚呢！我雖然分辯，他終是悶悶的走了。現在他是沒有了，聽說他最後的一句話，是指着我的事。」

王女士把面孔撲在菊女士的膝頭，肩膀起了波動，顯然是抽咽。

「真是死了感嘆！」菊女士也忍不住心酸，但憤氣隨即衝上來，她銳聲接着問：「現在你打算做什麼呢？你又有了孩子？」

「現在我也不要活了！」王女士昂起頭來很快的說，「上星期我是悲痛悔恨，你看我憔悴得可憐，可是前天起，我不悲觀不消沈了，我轉為積極！」

「王女士也很興奮的擊落頭緊緊捏住了王女士的手，剛才曹志方的一句話又回到她心頭來越看落劉女士的失血的然而堅決的面孔輕輕的問道：

「可是你又有了孩子，卻怎麼辦呢？」

「只這件事還使我心裏發寒，我想要把這未成形的小生命打掉，但是一想到這是他的唯一留在世上的紀念，唯一的我和他中間的紀念，我又沒有勇氣下手了，有幾個朋友也不贊成這個辦法，祝柳在這大艱難時代最痛苦的是我們女人，有了孩子的女人尤其痛苦，然而我總覺得孩子是要的，他們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們的歸宿卻是長期的，孩子們將來要接我們的火把。」

「你又計算着渺茫的將來了，可是目前怎樣？這不是一星期兩星期可以完了的事，這將拖累你到五年六年那時候，你的青春也冷卻了，你的身體也發癢了，或許時機也大不如目前了，你現在的壯志將永遠成了虛望！」

劉女士很鎮定的說，她心裏頗以為王女士太多留戀，不徹底，一個女子這沒受到懷孕的神祕的啓示時，是不會了解將做母親的心情的。

「或者不至於如此，將來的事，強也料不定，但我們總是從樂觀方面考虑的，將來如果好些，我的一份力可以不必貢獻，雖然壯志成了虛望，我也是樂於的，如果壞些，還有我奮鬥的機會，再如果你所說我那時已經發瘋，我只好把我的壯志付託給這個孩子。」

「你這話亦就等於無聊自慰而已。我永遠不想將來，我只目前。拿將來的空希望，無非為目前的無聊作一個辯護。我很反對三思而後行這句話。三思之後，大都是不行。我是不躊躇的，現在想怎麼做，就做了再說。道德，社會，阻礙，一切這些大障子，都不能阻止我的判斷間的決心。我絕不願為這些而躊躇。」

劉女士很激怒的說，她的眼光裏有一些頑悍的顏色，很使人恐懼。

王女士低了頭，沒有回答。說到這裏，她何嘗有十二分的信仰，並且最近的將來，的生活問題已經很沒有把握。假使沒有孩子的話，或者可以自活，但是這未出世的孩子，日後的結果是明明白白看見的。她也會想到一些極淺出息的念頭。比如將就着接受了一個隨便什麼人的愛，依順他的經濟，供給自然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然而，這便是一個人，「正和從前她的父母要拿她嫁人，」放從前因為要求自己的獨立和自由，因為要牽起自己的憤恨，所以反抗着父母，脫離了家庭，不讓自己「被嫁。」難道現在就為了這些同一的神聖的理想，又回過頭來嫁人麼？雖然現在是「自嫁。」可是會比「被嫁」好些麼？快給她經濟要求的男子一定不是屬於她的。舊朋友的一時的思想上，定有衝突，她的意見和理想，「定不該尊重。」於是她又覺得還是把孩子打掉，讓那天去過番園的生活，她放了口氣，悄然說：

「周全的事，是沒有的，多盤算的結果，或者竟是一步不能走。」

劉女士微微一笑，站起來伸一個懶腰，沈默暫時的在她們中間流動。

「沈默，近來你做些什麼？因為這病，我和你不見也就十多天了。」

王女士勉強振起精神說。

「唉，正所謂賤體苟安，芝蘭足陳。你還有高遠的志向，將來的希望，我是什麼都不要，什麼都沒有。理想的社會，理想的人生，甚至理想的戀愛，都是騙人自騙的勾當，人生但求快活而已。我是決心要過任心享樂刺激的生活，我是像有魔鬼趕落似的，盡力追求那間的狂歡。我想經歷人間的，一切生活。有一天晚上我經過八個橋，看見馬路上拉客的野雞，我就心裏想，爲什麼我不敢來試一下呢？爲什麼我不做一次清白，玩弄那些自以爲天下女子皆可供他玩弄的蠢男子，請閱女子最快意的事，莫過於引誘一個驕傲的男子，俯在你腳下，然後下死勁把他壓開去。」

說到這最後的一句，王女士提了右腿，旋一個圈子，很自負的看著自己俏艷的腿，腿和雙膝緊抵的腳趾，她突然抱住了王女士，緊緊的用力的抱住，使她幾乎透不出氣，然後像發怒似的咬著王女士的嘴唇，直到她臉上失色。

「請閱你說。」王女士銳聲呼，「我們兩個連合起來，足可讓倒所有的男子。」

於是她放開手，把自己纏在王女士的膝裏，離開了兩條，一句話也沒有了。

王女士只在那裏發怔，從王女士那幾句話，她忽然想到了另一件事，十多天前有一個窮到了不識字的女朋友也說過差不多相同的話，而且後來竟已實行。

「請閱，你知道趙赤珠的事麼？」

王女士到林前坐了，很鄭重的說：

「王女士閉着眼睛搖頭。」

「她已經進行了你剛才說的話，她做過——誇白。」

「什麼同志？」王女士跳起來很興奮的喊。

「但她是另一原因，另一動機，她是爲食窮所驅使。」

王女士很失望似的笑了一笑，又俯了下去，她料不到一個極好的題目卻只有如此平凡的内容，但王女士顯然沒有懂得對女士的意思，仍看下去說：

「她和她的愛人寫到半個錫子都沒有了，又找不到職業，他們是不准革命的，因此就斷了生路，赤珠便想出這個超自然的辦法來，可不是？女子最後的謀生技能便是賣性，她說：主眼是無論如何不變的，爲的要保持思想的獨立，爲的要保留她肉體的身置再來奮鬥，就是做一二次賣淫，也不算什麼一回事。」

「不算什麼一回事！」

王女士跳起來抓得了王女士的手，很讚許的說：

「我聽她說，我幾乎要哭了，她這態度是可敬的，然而究竟太慘了，赤珠，只要你想起她在馬路上逛到半夜一無所得仍舊回去和愛人睡覺時的心情，是人都要落眼淚的，她的行爲，雖然在理性上可以自安，但在實際上，我就不覺得她怎麼能够不痛苦呢？可是我知道現在過這種生活的，不僅是他們倆，簡直很多，很

多

王女士說到後來的幾何字，聲音非常低，似乎悲哀壓住了她的舌頭，她軟軟的把面頰靠在瓊女士的肩頭，胸部的顫動了。

「爲什麼要痛苦呢？」瓊女士當然說，「她有極完明的理由做她的行爲的後盾，她有極堅固的道德上的自信，她是決不會感到痛苦的。只有彷彿動搖的人，在矛盾惶惶中過生活的，才會感到痛苦。」

「那麼，你也會——做這件事？」

王女士昂起了頭，細看瓊女士的面孔，遲疑地說：

「我的脾氣不同。我如果到了這境地，我是要打死了幾個人然後自殺。」

「但倘使你還覺得有一件事使你留戀時，你也自殺麼？」

「我沒有留戀，我沒有趙赤珠那樣的愛人。」

「那麼，在你看來，爲了一個正大的目的，爲了自己能獨立自由，即使寬容也是應該的合理的道德的，是不是？」

「應該，只要她能够堅決地自信。」

王女士微睜了一雙，頹然倒在牀裏，再沒有話了。她心裏很痛苦地承認瓊女士的話是對的；她迷惘地想，與其終人而成了固定的貨身，還不如採取趙赤珠的方法，比較的是自由得多。她想起趙赤珠的一句話：

性交算什麼一回事，不過是身體的一部分和人家接觸而已，還不是和握手一個樣子。

兩個人都沒有話，似乎都在咀嚼剛才的談話，初又向聾的颯風從窗外吹來，翻弄着牆上的日曆，三女士住的是人家的亭子間，很小很狹，單是頭髮類爲圓大的沐淋已經佔了一半地位，三女士向書前的小桌子看了半眼，就立起來說：

「明後天有工夫再來看你，如果你有什麼困難，我一定幫忙。」

三女士便匆匆的走了，她回到自己的寓處後，心裏的範圍好了幾分，但還是無端的憤恨着什麼，覺得坐立都不安，似乎全世界甚至全宇宙都成爲她的敵人，先前她憎惡太陽光耀，現在薄暗的暮色漸漸掩上來，她又感得寂寞了，她暴躁地脫下單旗袍，坐在窗口吹着，卻還是渾身熱刺刺的，她在房裏團團的走了，一個圈子，眼光閃閃地看若場裏的什物，覺得都是異樣的可厭，異樣的討她露出嘲笑的神氣，做一隻正待彈壓什麼的怪獸，她鬆了眉頭，心裏充滿了被毀的念頭，忽然發瘋似的抓住一個茶杯，下死勁，擲在樓板上，茶杯碎成三地，她拾進一步，踏成了細片，又用皮鞋的後跟拚命的研碎，當道使她心頭略爲輕鬆些，像是已經毀廢了仇敵，但頓時隨即又反攻過來，她慢慢的走到梳洗臺邊，拿起她的卵圓形的銅質肥皂盒來，悄然想：「這如果是一個炸彈，夠多麼好呀！只要輕輕的拋出去，便可以把一切憎恨的，親愛的，無子孫的人，我，我，一齊化作埃塵！」她這麼想着，右手托定那肥皂盒，左手平舉起來，把腰裏一扭，摹仿運動員的矯健的姿勢，她正要把那想投中的炸彈向不知什麼地方擲出去，猛然一回頭，看見平點在牆壁的一扇玻

舞臺中很分明的映出了自己的可笑的形象，她不由的心裏一震，便不知不覺將兩手垂了下去。

「吓！扮演的什麼醜戲呀！」

讓手裏的肥皂盒滑落到檯板上，李女士頹然倒在牀裏，把兩手掩了臉。兩行清淚從她手裏中慢慢的淌下，忽然她一挺身又跳起來，小眼睛裏射出紅光，嘴角邊浮着個冷笑，她提提的對自己說：

「好！你哭了，爲了誰，你哭？王詩陶哭她的愛人的慘死，哭她的孩子的將來，甚至哭她自己的一時軟弱，良心上對不住愛人，然而你，孤獨的，你是除了自己更無所謂愛，國家，社會，你是永遠自信，永遠不悔過去的，你爲什麼哭？你應該狂笑，應該奮怒，破壞，復仇，不爲任何人復仇，也是爲一切人復仇，丟了你的舞扇，丟了手鏡。」

於是引起了沈思的端緒，她托着下頰很迷惘的想這樣那樣，雜念像泡沫似的一個一個滾出來又消滅，消滅了又滾出來；從激昂的情緒，一步步轉到了悲觀消沈，突又跳回到興奮亢進，終爲她想服似的鼓了口氣，痛苦地想道：「完了，我不能再把我的生活納入有組織的模式裏去了；我只能跟着我的熱烈的衝動，跟着魔鬼跑！」

然而無名的憎恨依然支配她，煩躁依然啃噬她的心，無理由的出氣似的把上身的小衫割下來，她就翻身向着牆壁躺下了。恰在此時，一個人闖進來，氣喘吁吁的嚷着：

「真是那些混蛋，混蛋！」

章女士聽出聲音來，知道還是那個曹志方。女性的本能的自覺，使她心裏一跳，隨手拉過一條線毯來，遮過了上半身。房裏光線很暗，曹志方並沒理會到章女士的狀況，只顧坐下來發牢騷，顯然是他後來的程熱鬧沒搭串，大概又碰了釘子。

「算什麼呢！都是氣破肚子的事，小王的病怎樣？」

曹志方結東齋說，看定了牀裏的章女士，似乎也覺得有什麼異樣了。

「只是有了孩子，並不是什麼病。」章女士回答，一動也不動。

「哼，孩子，又是孩子，常常聽見說你們生孩子！」

曹志方沒來由的發罵着，同時便走到牀邊站定了。

章女士只回答了一個冷笑。她又想起了王女士所說的趙赤珠的事，雖然她復稱讚趙赤珠的辦法，但聽到時卻也不免心裏有一種嗅着腐魚的氣味似的感覺。她是一個很倔強的人，道德觀念很薄弱，真摯的想，尤其沒有，然而有一種不可解釋的自尊心，和極堅固的個人本位主義，所以總覺得趙赤珠的手段是自已太卑賤。

忽然曹志方異樣的笑了一聲，毫不猶豫的往前一步，便揭去了章女士上身的線毯。章女士驚叫起來，本能地疾翻了個身，緊緊的平伏在牀上。她的一顆心像是驟然冰凍似的停止了，但立刻又幾乎作痛的劇跳起來，可是再一秒鐘，聽得了曹志方的十分輕蔑的縱笑時，她的心雖然還是那樣劇跳，卻已不是恐怖而

是憤怒

「哈，小胡，你怕你這解放的女士？」

曹志方很梅癢的瞋着，若無其事地，又頓踵後一步，又哈哈的發聲笑了，那態度很像是在戲弄。頭緒，自己竟同回疑似的，那女士平跳起來，坦然挺直了身體，和曹志方面對面的看了二三秒鐘，她的眼睛裏灼灼的射出熾熱的紅光，然後那勁的「呼」了一聲，她轉過身去，隨手拿起絲滑的單旗袍裝在身上，在微淡的晚裏，曹志方依稀看見榴槤核梳一般的小乳頭和肥白的褲形的塵兒，隨着那身體的轉移而輕輕的顫動，他忍不住心裏熱烘烘，他的態度忽而轉為嚴肅了，一種很純正的嚴肅的情緒在他胸裏流出來，他命令似的說：

「小胡，你應該愛我！」

「這回是軍女注很輕薄的發聲笑了，她轉過臉來，帶着十分滑稽的意味問道：

「爲什麼我應該愛你？」

「因爲——因爲，不知道，我忽然愛你。」

「但是可惜我忽然並不愛你。」

「你不愛，也不打緊，然而我們還是應該結合在「處」。」

「爲什麼呢？」

男子」

「不爲別的就因爲你是個有膽量有決斷，意志頑強，強壯，終執的女子，或者，到底，你就是這種的一個

頑女士忍不住笑了，她覺得這幾句質樸的恭維話很受用，向她求愛的男子們，從沒一個會說這樣虛假中越心坎兒的話語，但是她並不因此而對於曹志方便發生了愛她，向覺得曹志方缺少一種叫人歡喜的風趣，現在也還是這個意見，可是她好奇的再問道：

「從那些地方你證明你是那樣的一個男子呢？」

「要什麼證明，我自己這麼確信着就完了。」

曹志方那種倨傲的態度倒使得頑女士不好意思再笑了，她不置可否似的微微領首，沒有回答。

「新近我得了個好主意，兩個人去做，自然比一個人去做要好些，要我個伙計卻不容易，我看得你倒還中意，既然你是女子，當然的咱們就成了夫妻。」

曹志方很神祕的說，眯着半隻眼睛，很是得意的樣子。

「什麼好主意？」

「你先答應了我的要求，我自能告訴你。」

頑女士在鼻子裏笑了一聲，她想：曹志方居然也會拍馬，但她這人，正如曹志方所說，是有膽量，沒頭腦的，所以就爽爽快快的回答道：

「就做你的老婆也不要緊，你快說！」

「說出來卻是平平常常的，我要去做土匪。」

章女士沈默的看着曹志方的油亮晶晶的面孔，不表示什麼態度。

「你想，小章。」曹志方接着說，「除了做土匪，還有更快意的事麼？土匪在中國，不算是壞東西！土匪頭

兒是在野的官呢！我的家鄉就是民匪不分，官匪也不分的。可是，我並不想借土匪這條路去做官，我只想出

「一口悶氣痛快的幹一下。」

「你幾時下這決心的？」

「就是現在。」

章女士淡淡的一笑，走到房門邊扭亮了電燈，沒有說話。

「怎樣？你有沒有補充的意見？」

「沒有。」

「你自然是全都贊成了？」

「全都贊成，但是我自己不在內，我不想做土匪。還沒到時機，更妥當些說，在我的那一面，這個思想對未

成熟，老曹對不起，只好暫時少陪。」

曹志方疾跳到門邊，很粗暴的用左臂一揮，將章女士推到房中間，漲紅了臉，喊：

「不行，你休想逃走！我不會鬆了你。」

章女士坦然笑着，走到窗前，很瀟灑的說：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是對於你的做土匪暫時少陪。」

「什麼理由？」

曹志方憤憤的問，走到章女士面前，睜圓了眼睛看她。

「沒有理由，也不用說多大的理由，簡單的一句話，現在，我不。」

「哼，簡單的一句話，你怕？」

「更簡單的一句話，你也不過是說說高興而已，你想好了怎樣去做沒有？」

這一句話倒使得曹志方意外的沈靜了，和別的事一樣，他對於目前這件事也是只有意思而並無辦法的。他苦思似的在房裏踱了幾步，然後回到章女士面前，抓住了她的手，很正式的問題道：

「如果我有了解法，你跟我去麼？」

章女士搖頭，但又接着說：

「跟麼？我素來不喜歡跟人的，至於我自己對於這一件事，對我覺得眼前的生活全然沒有興味的時候，也許動去。但現在我有一件事正在進行，一件完全是好奇而動的事，可是我很有興味。」

「那你只是只配受人玩弄的，你不配幹大事。」

曹志方路過了他的手指用勁籠緊來，像一把鐵鉗，幾乎要扯碎甄女士的綠白的手袋。他看見這的甄女士，疼失去了血色，她的右手無效的來援助那被鎖住的左手，曼曼碎碎，她批評隱忍，全身搖搖，漸漸的跪下去。她是痛的幾乎要發暈，於是甄志方滿心似的放了手，也不再看甄女士，也不再說一個字，大踏步自己走了。

甄女士捧住通紅的手，又萌在狀態，很生氣，雖然肉體上並沒損失什麼，但精神上她覺得是完全失敗了，這是慣常受男子的詭騙的，她從沒見過曹志方那樣自大的求愛者，她不大明白曹志方來時的居心，但無論如何，她的美艷的肉體似乎並不能讓曹志方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她的可以玩弄一切男子的自信心，在這裏是動搖了，她感到了針刺一般的痛苦和焦灼。

而況她又被誤解，想到那嘲罵，然後曹志方的嘴巴以後將怎樣的在四處宣揚她的膽怯懦弱，甄女士尤不勝其忿恨了，她根本不是膽怯懦弱的甄女士，她是全體的自信者，然而剛才的事情卻似乎證明她適是一個好為大言的無恥的人，她忽然跌進了懦怯的陷阱，後法自投，這是種堪的，害屈的，超乎她所能忍的悲慟，而所以會失足至此，無非為了一個完全是好奇的衝動，最近幾天內，她為這衝動所支配，感世很大的興味，她要成就一個奇蹟，要把懷疑派的史循改造過來，三四天前她着手進行，頗感到些困難，幻滅太深的史循一時難以復活，但這卻造成了甄女士的更大的決心。

「將來總有一天，叫大家知道我章秋柳是怎樣的一個人。」
甄女士終於憤憤的想，似乎十分有把握的樣子。

晨七時左右，王仲昭從怪夢中醒來，他揉着倦眼，望窗上看一看，知道時間尚早，在平時，他總是翻了個身，再睡，直到九點多鐘然後醒來，但今天他的神經異常興奮，便例外的早起了。這幾天來，仲昭心裏很是愉快，因為金博士的論文對於他的新聞編輯方針有了鑒證，所以越編輯也越自相看，一變了從前的固執，還有任憑仲昭放手幹去的形勢了。久經波折的改革新聞計畫畢竟能夠實現，雖然不是了不得的大事，而在仲昭此時卻的確非常快心，不亞於革命成功。至於今天的異常興奮，又另有其適當的原因。昨晚他接到了陶女士的一封信，知道陶女士的父親對於他們的戀愛已經同意，並且主張兩星期後先舉行訂婚禮。

當下仲昭很快的從牀上跳起來，忍不住獨自笑着。生活對於他是太美滿，運命對於他是太優待了，他夢想不到希望之實現，竟如此其快。他一交跌入了幸福裏，自己倒有點難以相信。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事了，他一面穿衣服，一面就從枕下摸出陶女士的那封信來，嘩嘩檢氣地再讀一遍。可不是明明白白這麼寫着：

「……昨天姨母到家裏來了，和父親談起我的事，姨母說：『俊兒的大事也該辦了，好讓二姊妹在地
下安心。』仲昭，想起了已故的慈母，父親沒有一次不悲愴的，我看見他的老眼裏噙着眼淚了。後來父親就問我的意思，仲昭，你想，我能怎麼說呢？我又何必說什麼呢？父親是再明白沒有的人，看見我沒有話，父親

微笑著，想了一想，便說：「王仲昭也是個有爲的青年，如果你自己合意，就此了卻我的一樁心願也好。」所以我們的事情是決定了。父親又說：「星期後先行訂婚禮，那時——你自然要來一趟待學校放了暑假再結婚……」

他再揉一下眼睛，更似的一字一字的念清最後的那句，同時他又想起昨夜的可笑的夢，真是一個無自由的夢在那夢裏，他「發見」陸女士的這封信原來是章秋桐的和他開玩笑的偽作，在那夢裏，他有幾虛地想：「但願是一個夢。」現在果然證明不過是一個夢，仲昭第三次緊一下眼睛，遍分謹慎的再辨認信上的家蹟，難道還會錯到那裏去麼？確是陸女士的特異的書，他於是忍不住哈哈的出聲笑了，無端滴了兩點眼淚。

在極端的興奮中，他洗好了臉，就伏在案頭寫回信。當他寫着初次使用的「俊卿吾愛」四個字，下意識的又笑起來，並且隨手取過案頭的陸女士的小照夾接一個吻。他看着照片中的陸女士，便忽然想到了曼音的姿人，朱女士又記起了劉前兩天與沖沖特地跑來報告他和朱女士將要結婚的喜信的情形。那時仲昭確有些睡夢，但現在則覺得應該是劉前妒忌他了。兩個出奇的極相像的女士中，仲昭有了那更好的，一個還不該被妒嫉麼？而況又是那麼艱難地獲得的，這意義，這喜悅，也就更大。仲昭覺得有終自己的幸運，訪示朋友的必要了，便極快地另取了一張信箋，想先給曼音去一個報告，可是寫不到一行字，他又自笑起來，他意識到自己的太幼稚的狂笑了。他急急的抽開了手，真正寫的那一張紙，又抽過已經寫好「俊卿

「吾輩」的債條來，定了定心，慢慢的焚燒的寫下去。

終於把兩封都寫好，仲昭就親自出去，都寄了快信。於是似擊破了一切敵人以後的英雄似的，仲昭反又感得寂寞無聊了。他站在早晨的馬路上，計算着將要，而且應該做些什麼，但是只有些大事件的大日子，充滿在他腦子裏。「自己的訂婚禮將在兩星期後。」他想。「對面的結婚又是在後天，那麼今天，明天，做些什麼事呢？」他委實不能離開他自己目前的大事件而自由思索了，他的思緒剛剛發動，便自然而然的轉到了訂婚禮等等，正像有名的過去的政治工作人員，徐子材不能離開標語口號一樣，現在仲昭也沒法不從閩女士這條線索上去思想去行動了。所以躊躇了半小時以後，他決定去找閩女士談談，報告自己的得意事件。

但是到了開會時，仲昭卻又後悔起來，他覺得時間實在太早，雖然這麼遲疑着，他到底走上了三層樓，心裏作最後的決定：如果房門開着便進去，不然，還是回到二層樓客廳去看報罷。

幸而閩女士的房門果然開着，她披了睡衣，高高的坐在窗臺上眺望。

「我看見你來的，怎麼這樣早？」

閩女士回聲對仲昭一瞥，感厭似的說：「便又看着窗外這理她的眺望。」

「這樣早，因為有一件事要報告你。」

仲昭鄭重的說，就坐在閩女士書桌前的椅子裏。

「是不是王詩陶的可憐的消息，是不是你看見她半夜裏在馬路上——」

仲昭驚愕地看定了瑛女士的嘴巴，等候她說下去，然而她竟停止了，也遲疑地看著他，在她的眼光裏，有一些異樣的色彩，似乎是憤怒，又似乎是悲憫。

「喂，半夜裏在馬路上，什麼？難道也是自殺？」

仲昭等沒有回答，只好追問了。

「哦，原來你沒有見過王詩陶？」

仲昭用力的搖頭。

「那麼，就不用再提了，請你先講你的事罷。」

瑛女士懶洋洋的說，回過頭去又向空中凝視了，但是仲昭卻看出來，瑛女士並不眺望什麼，只是在那裏沈思，在那裏借眺望來掩飾她心頭的煩悶。

「我實在不知道王詩陶的消息，一點兒也不知道。」

「不知道也罷，可是，你對於她的感想是怎樣的？」

仲昭微笑沈吟着，似乎在斟酌他的答辭，但是瑛女士已經接濟說下去：

「如果你對於她的感想是向來無所謂好亦無所謂壞，那麼，她最近的故事一定要你取一個決定的態度了，罵她也好，稱讚她也好，不罵又不稱讚卻是不可能。」

「究竟她發生了什麼事？」

仲昭很焦灼地問，他的心中一動，直覺地感到大概是關於戀愛方面的，然而轉念一想，又以為不假，假使是戀愛方面的事，翟女士的口吻不至於如此神祕。

「既然你全無影響，總是不容尋根究底罷。」翟女士還是懶懶的不肯說明，她頓了，又加聲說：「這的事使人憤慨，又使人悲憫，在我，卻覺得悶，更妥當的形容起來，是窒息，是嗅到了死屍的腐氣時的那種慘厲的窒息。」

翟女士突然從窗臺跳下來，踏着拖鞋在房裏來回的走，一對白嫩的小腿露出在淡青色的衣襟下，閃光似的運動着，散放出迷人的旋律。

仲昭機械地讓眼光追逐着這一對小腿，心裏卻在猜度王詩陶的祕密，也感到了無名的陰暗，幾乎將此來的目的完全忘記了。

「要趕快就要結婚了，有誰來給你麼？」

翟女士意外的說，用左腳隨作爲圓心，旋了個圈子，站在仲昭的面前。

仲昭點頭，表示知道，驟然覺得心裏清涼起來了。

「仲昭，你覺得朱女士人品如何？」

「也是個可愛的人。」

仲昭隨聲答，但是不免嗔怪，詫異為甚麼今天章女士如此喜歡議論別人的短長。

「看來是個也還可愛的人。」章女士微笑地校正他。「仲昭，你聽得對，青講過他的理想的女性麼？不很記得？我是記得明明白白的。曼青的理想對不對，是另一問題，然而現在的朱女士卻是無論如何不合於他的理想的。我會公開地對曼青說道，似乎並沒能夠引起他的注意。他到底把這個似是而非的朱女士認為他的真正的理想了。仲昭，你知道麼？曼青是謹慎過分的人，對於朱女士這事件，他一定有不少的考慮，但終於不免受了似是而非的誘惑。命運就是這麼愛播弄人的。」

仲昭略開嘴笑着，表示了頗為贊同的意思。因為朱女士和陸女士的模樣兒太傻了，所以每逢聽到對於朱女士的批評，仲昭大都是無條件贊同的。他這種不自覺的似乎近於幸災樂禍的不名譽的心理，也許是初見朱女士的時候就發生，不過以後卻跟着他和陸女士間感情的進展同時生長，幾乎成了正比例。仲昭也曾自己分析過，以為這是因為他對於陸女士的愛戀太深，所以不願看見有和她相等的人，倒也並非是完全惡意的幸災樂禍。自從得了這個道德上的辯解後，他就更輕鬆的讓這種情緒自然而然的流露。

「命運就是這麼播弄人的。」章女士重複一句，又接着說，「想來，戚也奇怪，朱女士你和你的陸女士那樣的相像，比一家的姊妹還像些。仲昭，你從沒講過你的對於女性的理想也許你的陸女士不至於似是而非，我盼望你有更好的運氣。」

章女士吃吃地鐘笑了。她忽然轉過身去，旋一個半圓形，讓壁衣的下櫃飄開來，露出膝蓋的陰面，這

星的白皮膚上，有兩個可愛的小渦，然後她又縱身坐在窗臺上，凝眸看著蒼天，並沒注意到伴侶的臉色已經有些變化。

仲昭不提防禦，女士忽然跪到他身上，心頭轟地受了這冷冷的一擊，差不多透不轉氣來，然而一股熱烘烘的東西隨即在他心裏作了個最猛烈的反攻，使他臉上紅到耳根，他勇敢屹立起來說：

「決不會的！我相信我的決不會！」

然後他又放低了聲音，是對自己說：

「一個人懸了理想的標準去追求，或者會只得了似是而非的目的，因為他的眼睛被自己的理想所迷，永遠不能冷靜地觀察。我不先立標準，我不是生活在至善至美的理想世界的野心者，我不是那樣空空想家，我只追求在我的理性上看來是美妙的東西。我是先由冷靜的眼光找出美在這里在那里，然後盡力以求獲得，所以在我可以有失敗，卻不會有失望；但現在我是確實地勝利了。」

他照向那女士走過一步，注視她的面孔，似乎要求他的理論被承認。

「我不懷疑你的勝利，但勝利之後仍舊可以有失望！」

那女士笑着說，帶幾分強辯的氣味了。

仲昭搖頭，顯出不願多說廢話的樣子，他倒退一步，仍坐在原地方，輕輕的對自己似的說：

「懷疑！怎麼成了史爾派呢？怪事！」

翠女士很溫柔的對仲昭看了一下，忽然笑起來，從史頓這名字引起她的一個有趣的思想。

「後天我們到吳淞去，Hong，你一定到的，我介紹你見一個有趣的朋友。」

「後天？那不是強迫結婚的日子麼？」

「他的結婚是下午三時，我們上午到吳淞去，這一次的Hong是特地爲了那位新朋友舉行的，所以仲昭，你是非到不可。」

「還有什麼人？」

「大概，是些熟人，三五個時常見面的朋友，譬如徐子林，龍飛。」

「那位新朋友是你的新朋友麼？哈，想來也像是個結婚式了。」

「到那時你自然知道，不過那位新朋友也就是熟人。」

仲昭好奇地看著翠女士的閃爍着得意的眼睛，覺得這位女士今天很神氣，但不喜多問是他素日的脾氣，而且肚子裏也有些空落落，所以又感了幾句，便起身要走。

「後天你乘上午七點半的車到滬，我們在那里等你，不要忘記了帶一瓶Port Wine去，兩瓶更好。」

翠女士送到房門邊叮囑着，又神祕的笑了一笑，仍舊回到窗臺上坐着眺望。

一片浮雲移開，金黃色的太陽光灑了翠女士一身，薄紗的睡衣似乎成爲透明，隱約可見翠女士的脚

她正在森森地動，可怕的印象，現在又包圍了她。前天晚上，她在街上看見一男一女挽着腰走過，彷彿那女子的姿態很像王詩陶，這原不是值得奇怪的事，可是那時章女士卻忽然記起了王女士說過的趙赤珠的事，便無理由的起了疑想。第二天，她特地去探詢王女士，提起了隔夜的所見，王女士竟一口承認了，她說：她所以不惜如此稽超自己，完全爲了肚子裏的孩子，並且也是爲了這未來的孩子，她不得不及早說這麼幹，以後月份多了，是應該休息將養的。雖然王女士說話的態度很勇敢，可是聲音裏帶着哽咽。那時章女士曾經回答了什麼話，現在是完全不記得了，她只記得，從離開了王女士直到今晨，她被兩種情緒不斷的逼拶着，憤激和悲憤。她想：「無非爲了幾個錢！」但是現在要解決這問題，她也沒有能力，借了讀書的題目，住在上海，半年內她已經向數千里外的老母要了兩次錢，現在是一天容似一天，她自己也不知道以後的三四個月怎樣過去，所以更無從說起幫助王女士了。

章女士悶悶的嘆一口氣，睜大了眼，堅定地看蒼穹，一輪圓從浮雲中露出臉來的太陽，似乎這天空的發光的星星就是她的故人，所以雖然那那嗚咽逼人，她卻不願意讓步示怯，然而幾秒鐘後，她就覺得頭腦有些暈眩了，她無可奈何的圓了眼，一些紅色的飄動的圓圈便從眼角裏浮出來，接着又是王詩陶的慘苦的面容，端端正正的坐在每一個紅圈上，然而這又變了，在籠罩地閃動以後，就出奇像放大似的漸漸變成了一個慘相。呀，這是東方明的咬緊牙齒的慘相！紅楓依舊托在下面，宛然像是頸間的一道血線。章女士驚惶地睜開眼來，跳下窠，疾退行了幾步，撲身倒在牀裏，縮成一團了。她把面孔貼着薄棉被的裏面，得

教似的領受這絲絨的特有的冷滑的快感，立刻像從她的腰際的前額移去了什麼，她意識到自己的無理由的快活了，強實的，她又跳了起來，赤着腳在房裏迴旋。

「呀！真不應該還沒看見真血就這麼脫肛！」

她提提的想，用力咬他的嘴唇，鬆緊了眉頭。現在的情緒，牙屑紛亂到極端，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雖然她痛切地自責太怯弱，但是血淋淋的紅圓子始終堵在越眼前。她的光滑的皮膚始終有些近於所謂「毛織」。她赤着腳亂走了幾步，又機械的躺在牀裏，對天花發瞪眼。她努力企圖轉換思想的方向，搜索出許多不相干的專案排遣，但是思緒的連環終於又個強地走回到老路上。她幾乎疑感自己的神經是起了變態，在對她的自由意志違反。

「啊，真奇怪！我從來不曾執着『一件事』，像現在這個樣子。」她冷冷地自問。「這便是我的潛伏的怯弱，犧牲的暴露麼？然而這是無理由的。然而王詩陶處境之慘苦卻也是不可磨滅的真實，便是這悲慘的事實引起了極端的同情心，以致自己失了常態麼？因為是高熱度的同情，所以不能揮去血淋淋的紅圓子，所以那樣驚悸，所以流入於怯弱麼？原來憤激和驚怖是同一東西的兩面，想起王詩陶我是憤激的，因為憤激現極度，所以轉變為驚怖麼？」

於是像找得了行爲的理論立場似的，章女士漸漸鎮靜了，她又回到她本來的自己了。可是王詩陶的疲跡還不能就此消滅。她在牀上翻了個身，又愕然的比較趙素珍和王詩陶了。對於趙素珍的行爲，並沒有

非說「一個人爲了自己爲了自己目前問題的解決，不妨運用了任何手段。」她確信地想，「但是爲了將來渺茫的將來爲了孩子，不可知的孩子，卻也忍受了痛苦，犧牲了現在道德的既定標準原來是沒有的，能够使自己愉快的便是道德。」王詩剛要誇自己的行爲找一個道德上的立脚點，然而她的道德觀念根本就消極的，她以爲磨折自己便是合於道德。「章女士不禁失聲笑起來了，她有點同情王女士的拘泥迷戀在她看來，這類的第一要義是尊重自己，這個她稱之爲「積極性」。她當以爲玩弄男性是女子的道德，而被男性玩弄——即使爲了某種目的——也是不足取的，何況所謂目的又只是渺茫的不可知的將來！」

這麼著思想轉了個方向，章女士心頭也輕鬆了，她看手錶上已經是將近十點，便跳起來換了衣服，匆匆出去。

她是去找史循，自從自教不成，史循便換過寓處，住一個較好的房間，隱隱似的比從前更少出來，可是惡觀懷裏的色彩卻一天一天的褪落了，他自說現在是他思想上的空白時期，他每天在自己的房間內坐著，胸著隱憂，不做什麼事，也不想什麼事，似乎只有一個單純的生活意志在那裏支使他睡覺，起來，喫飯，而這單純的生活意志又不能說是從他自己心裏發出來，而是章女士的熱烈的生活態度的反映，但這有繁瑣性，日見其濃厚，所以最近幾天來，史循從前的憂興大有復活的氣勢，此時他正找出擱置已久的保安剃刀，來到香子，恰好章女士來了。

微笑的笑着，章女士就坐在史循對面看他的愁楚的手法，一枚法國名廠的剃鬚子用的倉皇直立

桌子角，像是個警戒的步哨。章女士以藝術家鑑賞自己得意傑作的態度審視着史循的新刮光的面孔。這原是一股不凡的風，雖然瘦削了些，卻充滿着英俊的氣概，尤其是那有一點微凹的嘴角，很能引起女士的幻想。這兩道柔媚的曲線和上面的頗帶鋒稜的眶睛成了個對比，便使得史循的面孔有一種說不出的可愛。

章女士悠然聯想這新發見，竟忘記了說話。

「舊日的丰姿，也還有若干存在呢！」

史循持着剃刀，對了鏡子，歎吟似的說。

章女士吃吃的笑起來，她微昂着頭，向窗外望了一眼，仍舊沒有說話。

「但是舊日的豪情能否完全復活，那可不知道了。」

史循加了一句，唇邊露出一個苦笑，傻傻的把剃刀揩乾淨，收進盒子裏。

「怎麼你總是懸想於舊日的這個那個？」章女士開始說。「過去的早已死了，早已應該死了。舊日的

史循早已自殺在醫院裏，這眼前的，是一個新生出來的史循，和過去沒有一點關連。只有這樣，史循，你纔能

充分地領受生活的樂趣。」

「你的話何嘗不是，但我這身軀無論如何總還是舊有的那一個；這里就留着過去生活圖章中的大

大小小的創痕。」

史循用手指着自己的左肋下，說明這裏依舊時時有作痛的首腦炎，但似乎立即感到又是說到頭髮裏去了，他勉強笑了一聲，跑到牀邊拿出一瓶酒來，很高興的喊道：

「有白蘭地呢！喝一杯罷。」

章女士笑着點頭，站起來幫助開瓶塞。雖然剛才史循的話提示了一個不可否認的真實，會使她心裏跳，此時便也完全消散。他們把瓶塞挖去，就拿過茶杯來滿滿的倒了兩杯。史循呷了一大口，唯着舌頭說：

「已經差不多有半年沒喝白蘭地，還記得去年最後一次的痛飲，是在九江的香英租界。一瓶三星白蘭地也賣到二元二，印花稅要一元五六，中央票作四折用……」

「又講到舊事了！」章女士打斷了他的話頭，「無論如何不能忘記麼？」

史循拿起杯子來又喝了一口，淡淡的笑著回答：

「忘記是自然要忘記，反須時時留意。心裏懷念着『忘記罷！忘記罷！』自然口頭是『忘記了！』但心裏卻是『不忘記』的加倍。」

章女士睜了史循一眼，低下頭去把嘴仔細在杯緣杯裏的酒平面而就萎縮似的低落了一些，她慢慢的擡起頭來說：

「我們不該忘記不忘記了，後天你得起早，我們到奧滋 *Wentz* 去。」

「早是我們兩個麼？」

「還有些別人，我都已約好了，你不用管；他們也不知道有你。」

「目的是消遣？」史循又問，喝了三口酒。

「不是，要大家來認識這新生的史循。」

回答是疑難的大笑，然而隨即便切斷似的收住了笑聲，史循把他的長頭髮往後一掀，冷冰冰的說：

「但新生的史循不能長成，卻還是一個疑問。」

韋女士眼皮一跳，這冷冷的言詞，語氣，甚至於節奏，都喚起了舊史循的印象，很無趣的闖進韋女士的腦子，過去的並不肯完全過去。「過去」的黑影子的尾巴，無論如何要投射在「現在」的本身，佔一個地位，眼前這新生的史循，雖然頗似不同了，但是全身每個細胞裏都留着「過去」的淡痕，正如他額下的鬚子，現在固已剃得精光，然而藏在不知什麼地方的無盡窮的鬚子，卻是永遠不能剃去，無論怎樣的快刀也沒法剃去。於是像一個藝術家忽然發見了自己的傑作竟有老大的毛病，韋女士快的凝視着史循的漸泛紅色的面孔，頗有幾分幻滅的悲哀了。在史循方面，完全不分有這些概念，他微笑着，一口一口的連嚼着白蘭地，和喝水差不多，彷彿受了暗示，韋女士也不知不覺舉起杯子來，連喝了幾口。

「他們也是後天去麼？」

史循忽然出奇的問，又倒滿了第二杯酒。

韋女士不很懂得似的看定了史循的面孔。

「雖然……」是後天舉行，但我們何妨今天就去，我記得爾登有一個族館，大概是海濱，爾登，很不錯，很僻靜，我們就住在那裏，過了後天再回來，我以為應該盡興的樂一下，那樣算是不虛負了新生的史循……哦，怎麼你不放量喝酒？」

「傻回聲」戴女士立即仰着杯子邊喝了一口，史循的提議很使她鼓舞了，她興沖沖的站了起來，但忽而一件事兜上她的心，她又軟軟的坐下，低着頭喝酒。

「今天一定去罷，我還有這個。」史循很敏捷的從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來，揚手似已經將爾登女士的心思，「這些紙也得想法子化去。」他把鈔票仍舊放進袋裏，又接下去說，「本是去年借給了朋友的，早已不打算收回，前天想到既然還要活幾天，還是要用，便又去討了回來。」

和普通喝了酒喜歡譁言的人一樣，史循現在是說語很多了，滿房裏反響着他的聲音，戴女士卻不多開口，不知道什麼原因，恨個橫棍在她心頭，烈性的白蘭地也不能將她消融，而這怯懦的性質又是難言的，加以酒精的力量使她太陽穴的血管蠕蠕地跳，便連稍稍沈靜的考慮也不可能。

史循並沒注意到戴女士的陰暗的心緒，在第一杯酒喝了一半時，他搖搖身儘立起來，隔桌子抓得了戴女士的手，拉過來按在他自己的胸口，在這裏周執地劇跳的，是他的心，戴女士微微一笑。

「你知道他為什麼如此舉動不定？」

史循輕輕的說，放下了戴女士的手，額然坐在座位上。

章女士還是微微笑着，心裏想：戀愛的慣用方式來了。在或一種理由上，她早就以為此種戀愛方式很可笑，但此際出自復活的史循之口，卻也覺得還有意思，因此她保持著鼓勵史循勇氣的倩笑，等候他的下文。

「原因是平常得很愛你，但又不敢愛你不顧愛你。」

章女士並無驚異的表示。

「這是感情和理智的衝突。兩星期來，每逢你出現在我眼前，這個衝突也跟著來了。你去後，它也消滅。要是我還能發狂似的愛你，那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但想來我未必還有那樣的活力了。」

又喝了一口酒，史循走到章女士跟前，左手挽住了她的細腰，就將紅噴噴的瘦臉偎着章女士的肩膊。章女士輕輕的撫弄他的頭髮，想不出一句妥當的回答，但她知道沈默有時比說話更有力，所以不再思索，只轉過臉去注視史循的側面，像要給他一個親吻。

「然而無論如何吳淞是今天一定去！」

史循驕地堅決的說，寫到牀邊拿起帽子來合在頭上，章女士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個主張。

他們到了觀音橋時，史循的酒意全然退了，依舊不多說話，他們在江邊坐了多時，看匆匆地進出口，口的外國兵艦和商船。晚上，半個月亮的銀光浸透了碼頭的時候，他們坐在旅館的遊廊前，聽火車隆隆的響着來了又去，江中滾來汽笛的宛轉悠揚的哀叫，附近大路上的陸軍步槍時時發出一兩聲的鳴開，除

「這些一切是入睡樣的疲勞，他們兩個只偶而交換了短短的無關係的幾句，沒有熱烈的談話，一種沈默的緊張，在他們中間發展着，各人的心都懸在一件將要發生的事，原是一件盼望已久的事，然而他的終於要降臨卻又使得當事者不無惘惘的焦灼，章女士是兩個中間比較鎮靜的一個，她不過帶幾分好奇的意味，迴避着看她怎樣來」的態度，微感不安的期待着。史循卻頗為忐忑了，他想到如何去揭開這事件的秘密的面幕，便禁不住心怯，他自己很明白這不是未曾經驗者的虛怯，而是曾經沈澹若的推恐自己又不能扮演成恰到好處的那種負責任的心怯，他違反本心似的盼望有什麼意外突變出來阻止那事件的開展。

旅館附近的學校打過了就寢的鐘，溫溫火車的最後一班也到了，當短促的一陣喧嚷漸漸死滅了後，便顯出加倍的寂靜，風吹到皮膚上也頗覺到冷，史循和章女士再在遊廊逗留，便見得可笑，他們互相看了一下，神秘的笑著，慢慢的走回房去。

「我們忽然在這里，想起來有些發笑。」

房門關上了後，章女士歉疚的笑著說：

「史循琴起章女士的手來按在自己嘴脣上，沒有回答。」

「現在，你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章女士又嘲笑似的問，將半個身體裝着史循，很恰個的用食指指在他胸

「可說是已經解決了。」

史循輕聲地回答，同時便將章女士擺在懷裏，在她的頸間印了一個吻，像有一團火在他心頭爆炸開來，他立刻覺得全身發熱，血液飛注的奔流，他的勇氣霎大到了最高度，他再看臂中的章女士，她的嘴脣似笑非笑，她的眼睛略有些癡，電燈光落在她胸前，透過了薄單衫，彷彿看見她的心也在那裏跳，史循異樣的笑了。笑，很敏捷的放開了章女士，就跑到房角的短屏後面，他在這裏脫了外面的衣服，再走出來時，章女士已退站在窗邊的衣櫃前面，很驕傲的呈露了整潔的身體，但卻是背面，但已經吸引著史循急步向前，在精距咫尺許的時候，章女士轉過身來，史循突然站住，臉色全變了，他看見了章女士的豐腴健美的肉體，同時亦在衣櫃門的鏡子中認識了自己的骨節似的粘滯這可怕的對照，驟然將她送進了失望的深淵，他倒退了兩步，便落在最近的沙發裏，忽然把兩手遮掩了臉。

「怎麼忽然病了麼？」

章女士撫著史循的肩膀，很焦灼的問。

史循將頭兩手依然遮掩了臉。

「不是病，卻又奇了，你這樣子。」

這口吻是帶著幾分不快，引起了史循的抱歉，他搔起頭來，冒險似的將他的憤愧的眼光注在章女士臉上，然後慢慢的向下移，到某一點時，便收回了，他忽然一跳後，滿狂似的抱住了章女士的腰，將自己的

齊巴緊貼上去。

章女士頗有些驚怖了。她想起色慾狂患者約病態，便以為史循是快要咬她了；她本能的退後一些，但史循用死勁抱住了不肯放。

「咬，咬！」

章女士幾乎發抖的叫起來。然後拼命的一個掙扎，她脫離了史循的劫持，逃到房門邊，手抓住了門上的鑰柄，卻就在此時，她看見對面的衣櫃門的鏡子裏映出她自己是怎樣的裸露着，她的手便不知不覺的垂了下去。她這個樣子跑出去，那纔是大笑話！她十分狼狽的倚在房門上。

史循看出這情形來，知道自己的舉動已經被誤會了，他倒反而鎮靜些。他慢慢的走過去，拉著章女士跑到沙發上，兩人對看了幾秒鐘。

「秋梯，你不用怕！」史循想好了怎樣開始了，「我不是發狂，我現在是空前未有的清醒着。現在是全部的理智在那裏支配我的行動。」

章女士無可奈何的笑了起來，很怨憤的對史循睇了一眼。

「當真呢，我是空前未有的清醒着。當我被感情迷醉的時候，我的舉動，或者在別人，在你，看來是合理的；反是我的理智行動需要解釋。秋梯，我回來是感情和理任同樣強烈地混合着的一個人。感情驅使我去追求人生的種種快樂，理智和榮譽加以嚴酷的裁奪，不斷的指出我的所謂快樂只成了事後的枷鎖。所以

我的過去生活是無休止的追求，卻也是無窮盡的幻滅。我永遠忍受著這感情與理性衝突的痛苦。我永遠受他們的磨折。一個月前，牠們居然得了步調一致，結果成爲我的自殺。我，這是我對於自己過去的分析。可是自殺失敗了，自然不難再來第二次的自殺，可是你又闖進我的生活裏，把我的再自殺的意念也消滅了。你的強烈的生活慾引我離開了死，再回到生！

「你的強烈的生活慾引我離開了死，再回到生！」

「你說我現在是新生了，我自己也這樣盼望。但先決條件是我的感情和理性不再起衝突。看見這自是不可能，我又希望兩者都歸死滅，依著單純的生活慾去生活。但是，秋柳，你看，這又成了妄想。實際問題來到時，感情和理性一定要撞作成禍，不願我的主權，在我的方寸中自由行動起來！」

史彌忽然停止了，遲疑地看著翠女士，彷彿在問：「這你就明白了，以下的可以不說了罷？」

「今天早上你也講過這樣的話。」

似乎是在回答史彌的眼光，翠女士道：「是不甚滿意的淡淡的話。」

「可不是，那時是感情勝了。但剛纔，剛纔，你的發旺的女性的肉體展露在我眼前很慘酷的比較出我和你和差太遠，我不能滿足你的——你的慾望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結果一定是我們都感受了極端的幻滅，我們的歡樂將在到手的一剎那間立刻變成了痛苦懊恨。從前我有過許多這樣的經驗，從前許多道義的經驗消磨完了我的生活意義，而現在，你，你是新生的我，卻又要來一個，那真是太慘了！便在道義，理

「性反或過來。」

章女士領悟到史彌的寓意時，忍不住大笑了她捧住了史彌的鼻孔，囁笑的說：

「真所謂駑弓之鳥，望月而飛，史彌，你是這樣的神經質！」

史彌很不好意思的低了頭，沒有回答。

「來罷，喝一杯酒，鼓起勇氣來，便是幻滅，也是嘗嘗幻滅的滋味呵！」

章女士很活潑的接着說，同時披上一件衣服，接電鈴，接茶房來。

這回却是章女士放棄痛飲了，史彌也漸漸的安定起來，他好像懺悔以後的耶教徒，自覺得本分已盡，靈魂無憾，而況章女士的任何事都不在意的氣魄，也使他心胸一開，他暗自承認：未必不是自己的太強的自意識和敏感，破壞了從前的生活罷，未必不是太要好和太負責任，弄成了自己的可笑的無往而不幻滅，亂亂擾擾的想落，同時將烈性的白蘭地繼續的往嘴裏灌。

於是在酒力的掩護下，他們忘記了過去，也不焦慮將來，全心靈沈浸於現在的剝露的肉慾的狂歡。第二天上午酒醒時，史彌的左肋部下忽然刺痛到不可忍耐，自然這是老病，史彌自己並不重視，因而章女士也頗坦然，但他們到底立即回了上海，史彌有一種恨恨的藥，在藥房裏是買不到的。

章女士回到自己的寓處，看見了一個字條，是不知什麼時候送來的曹志方的一最後留言，「她看了兩遍，便扯得粉碎，懶懶的躺在牀上了，疲倦從四面八方向她攻擊，她隱隱地想著曹志方字條裏的話，恍惚

個已到了深山大澤，看見了火與煙，就替了呼吸和愛，但覺自己已墜了氣，在血泊中往來，但漸漸的又覺得自己還是在那裏，那酒，那酒，那酒，那酒……

她醒來的時候太陽光已經西斜了，第一個聞到她意識上的，還是習志方的字條，她發狠的插一下頭，似乎想擺脫這些亂人羣的事件，她故意這想在那裏，那裏的一夜的事，但是竟摸得得想，同平常酒醒後回她醉時的情形一般，這是一件大事也被酒醉染薄了，朦朧的色調，只覺得並沒有什麼不快之感罷了，然後她記起了明天的 Bois 的約會，自然而然又想到了史循的肋痛。

「明天他能去麼？」

這樣的自問着，她就翻身跳起來，在梳洗室前灑了些 Parfums 潤髮香水，又換過了一身衣服，再出去找史循去了。

史循是好好的在自己房裏，沒有肋痛也沒有幻滅昨夜的事，他也只有迷惘模糊的快感，可是這一點快感卻把他的生活力全部提了起來，他倒並不覺得疲倦，他很高興的對章女士說：

「史循都是那狗屁的肋痛，我們要我們跑回來，你看，我已多配了一些藥在這里，不怕牠再痛了，另外我又買得一種有趣的丸藥，立刻再到那裏，那好麼？明天總是要去的。」

章女士並不怎樣熱心，史循堅執要去，於是晚上八點鐘，他們又在藥裏，仍舊住了昨夜住過的房間，月色比昨晚更好，但他們不到遊廊裏，卻在自己房裏，酒沒有特別事故發生，除了史循是出奇的興

奮。這一夜，也是在酒精的暴力下，在繁雜的旋渦中，輕靈的就過去了。也是在疲極的迷惘中，昏昏的睡了。每

不久以後，太陽光再來地上，經過窗紗，照進沈靜的房間，爲他閃閃。當他醒來車站的號鐘嗶嗶地飛響，報告生活的輪轉又開始了。史德魯醒過來，爲了那陽光，那鐘聲，他以為已經不早，便推醒了亞女士。但是，瞭上閉閉只有七點鐘。亞女士睜修眼一睜，又閉上了。史德魯念着 St. John 的約會，推來，再睡。一定誤事，便翻起來。幾個 Wardens 的空瓶橫亂在桌面。一隻高脚玻璃酒杯的失底上，還飄留着二粒紅色的光點。史德魯很驚訝地看過小粒，昨夜的夢便浮現在他眼前了。呵，可紀念的良宵！史德魯覺得三四個月來還隱隱的生活所儲蓄的生活力，都集中在昨宵的三二小時內，有了突破紀錄的成績。然而他始顧未嘗及此。人生畢竟不如所想像的那樣闊。史德魯自負地低聲笑了，他俯身在亞女士的閉合的眼皮上印了一個吻。

在愉快的心情中，史德魯慢慢的洗臉，穿衣服，嘆息，心把時間消磨過去。到了九點，叫醒了濕睡的亞女士。十點鐘，他們倆都在碼頭車站上了。

列車動時，只下來很少的幾個旅客。首先是三個掛皮帶的「武裝同志」。然後是龍飛像一隻老鼠似的鑽了出來。他伸長了頸子，只向遠處凝望。行李材料也下來了，也恐怕龍飛的舉動。最後是王仲剛。他看見了站在車門邊笑着不作聲的亞女士。

「利潮在這里！」仲剛招呼着，但同時也看見了亞女士背後的蔚然一新的史德魯，不由的驚異地喊道：

「呀，是你麼？史爺變了樣子，哈哈！」

龍飛和徐子材轉過身來，也都笑了。龍飛對章女士做一個鬼臉，倒並沒說話。他們五個人會意的互相看了一眼，便由徐子材帶先，走出了車站，河江邊的草地上。

「章小姐，你請我們老遠的跑來，難道安插也不備麼？」

龍飛再忍不住不說了。

「不忙，自然有理。可是你的在那裏？仲昭，你手裏的東西不是龍飛的罷？」

章女士很尖利的說，不等任何人的回答，她就斷然跑走了。

仲昭把手裏的東西攔開來，這里有兩瓶酒和幾個荷包。徐子材也從被洋服的人口袋裏掏出了兩個紙袋。他們四個隨便坐在草地上。徐子材和龍飛就攔住了史爺問話。仲昭記起那天章女士的神祕的話，便好像是知道了一切的劇情，心裏想道：「總算的壓力真不小，能够把懷疑派的史爺也改變過來。」

徐子材不厭求詳地詢問史爺自殺時的感覺，幾次把龍飛的已經到了嘴邊的話打了回去。

「自殺的經驗，不過如此。我們不談過去，談些現在的事罷。」

後來史爺淡淡的說，很想就此結束了這無聊的詢問。

「可不是老爺，請你談別人也談幾句話哪。想這於過去，真是封建思想，開倒車，算了史爺，你現在不是懷疑派了，不然就是小強變成了懷疑派，不管你們什麼派，你和小強是結合了，今天就是你們的結婚式，是

不是。

「龍派好容易得個塞官的機會，便急急的說了二大堆。」

「我是猜到了幾分，所以帶着酒來賀喜。」

「那龍沒有開過口，此時也插進來說。」

「當真麼？史循和小袁結好，那纔是奇事中的奇事。」

「徐子材不想相信似的說，發覺着史循的到得光光的下已。」

但史循只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隨手抓過一瓶酒來，很巧妙的在身旁一塊尖石上敲去了瓶頸，便湊在嘴裏喝了一口，他的態度非常老練，又是非常滑稽，王仲昭他們看着都笑起來。

那纔是陳女士支來了，背後跟一個人，捧着滿滿的一盤酒，汽水，點心，杯子，什麼都有了，草地上頓時更加熱鬧起來，但似乎大家都忙於吃喝，暫時的沒有話，史循很熱心的喝酒，他的敲去瓶頸的手段成爲大家注目的奇蹟，徐子材取一瓶汽水，也學着史循的方法在尖石上敲，發出一聲，瓶從腹部破了，汽水噴了徐子材一臉。

「你不行，非得喝過五百瓶以上，你是學不會我這把戲的。」

史循的冷峭的聲音從衆人的狂笑中冒出來。

「想不到你還是浪浪派的老同志。」

金子村舉手拍着面孔乾笑着回答：

「但也是新近纔回復了浪漫派的舊癖，趙小姐，你們兩個的聯合戰線是怎樣成功的，一定要公開給

我們聽聽，不肖麼？那是——」

「那是——什麼你說？」趙女士很鋒利的切斷了魏魏的含羞發分無聊的感音的話，她看定了魏魏納爾孔慢慢的又加着說：「我可以告訴每一個人，但一定不喜歡你在面前的時候說。」

「不說也不要緊，我仍舊有法子打聽出來。」

「打聽出來的未必可靠呢，也許人家騙你最好的法子還是自己想像。」金下發顯出一套事實來，魏魏大笑的接着說，又敲去了一個酒瓶頭。

魏魏也淡淡的笑了，露出「何必打趣我」的神氣。

「並不是說笑話呢！」仲昭很鄭重的加進來，「關於戀愛的事，永遠不會有正確的自說傳，反是想像可以覆蓋真相，我的朋友方先生做了些小說，有人說他的人物和事實太想像了，以為社會上沒有那樣的人，但是另有些朋友卻抱怨他，說是公開了他們的隱私，有一位張少爺硬說其中有一位女性便是他們常說起的雲小姐的化身，又有一個朋友更詳細的指出書中某人就是其人，最是要緊方先生小說中人物做篇索引，如果真做好了發表出來，真是不得了！」

「我竊不相信竟會有那樣的巧合。」金子村搖着頭說。

「每人喝了一杯酒罷，不談聯合線便是這名詞現在也不時髦了。」

劉女士站起來說：「口氣喝乾了手裏的一杯，隨隨的發音發酸起來，接着便是酒杯和酒瓶的碰撞，整理的話又開始了，五個人都放開喉嚨噴着笑着，忽然像樂器斷了弦，五張嘴一齊沈寂了。車站上附屬到一班車，送來了機車頭的脫力似的喘氣，太陽躲進一叢灰色的雲屏，風吹到臉上便覺得涼快了许多。徐子材將腿一伸，躺直在草上，就嗚嗚啞啞的唱起『店主東』來。」

「老徐正是英雄潦倒，不下於當年的秦瓌！」

龍飛高聲說，像是嘲笑，又像是感慨，並且也揮出女英雄醉酒給人的態度來，拚命的攔攔女士的手腕，霍異樣的狂笑了，酒力把他的臉烘得通紅，笑眼擠成了兩條細縫，大有演一幕悲劇的神氣。袁女士此時卻是意外的溫和，她使一個反手，拉住了龍飛的臂膊，命令似的說：

「起來罷，你這落魄的英雄不會唱，總該會跳！」

龍飛當真站起來，野馬一般的亂跳亂跳，史循和仲昭忍不住笑出眼淚來，史循一口氣灌下半瓶酒，搖搖頭也跳了起來，將空酒瓶擲在江中，但是，腳下忽然一軟，他又跌了下去，癱勢躺在草上，他覺得胸膈間像有一個東西要露出來，而喉頭也作作的發癢，他閉了眼，用力呼吸一下，想取出胸間的什麼東西，同時猛吸得一般似香非香的氣味，他再睜開眼來，卻見袁女士站在他頭旁，也把空酒瓶向空擲去，他的眉毛被袁女士的衣襟輕輕的拂着，忽從這圓形的衣襟中飄來了那麼奇味，他看見那條白綫在這圓形的圓圈裏很

伶樹的顛着，然後，在突然的一剎中，他又瞥見了淺紅色的一條，緊裹着的圓凸的臀部了；他心裏一動，神實想抱住這撩人的足跟，驟然一陣豎紋擦中了他，似乎地在他身下裂了縫；他努力想翻個身，但沒有成功，腥血已經從他嘴裏噴出來。

仲昭首先發見這意外，只發叫了一聲，說不出話來；章女士此時剛挪出了第三個空酒瓶，全神注在她的運動上，並不知道腳邊已經出了事。等到仲昭第二聲驚呼拉回她的頭來時，她自己也被受一下猛擊似的仆在地上了。

徐子材和龍飛也趕過來，幫着仲昭亂亂閃閃的將史循扶起來。章女士跌坐在地上，瞪大了一雙眼，似乎在思索，忽然像想起了什麼，她又高聲深笑了。史循面色很慘白，卻還安詳，血紅的眼珠向四下裏滾轉。

「秋柳這裏有沒有醫院？」

仲昭急促的問。

章女士搖頭，但突然跳起來向車站方面飛跑，一面說：

「我去弄一架汽車來！」

等到章女士從旅館裏開了汽車來時，史循的臉色倒好看些了；他始終沒有一句話，也不呻吟。當汽車載着他們五個開始回上海的時候，史循的情勢動了幾動，似乎有什麼話，但是汽車的聲音太響了，大家都沒有聽明白。

他們五個坐在飛駛的汽車上，一句話也沒有，只交換了幾次疑問的眼光。仲昭偶然想起了下午張曼青的請辭，不禁在心裏自問道：他們絕不至於也有意外罷，然而非常的運命，顯而在你左右，你敢說一定不會有麼？

仲昭心裏異常陰暗起來了。

八

雖然史爾愈病的驚人消息由仲昭他們帶到了張曼青的請辭禮堂內，但是這莊嚴的請辭畢竟在始末不一的愉快和哀痛中過去了。新夫婦的決裂的心，就好比一團烈火，無論什麼陰影，投上去就立刻消滅。雖然三天以後，張曼青又從仲昭那裏知道了史爾的死耗，但遷察惋惜以後，也就把這件事實忘記了。他的心裏充滿了戀愛生活的滋味，絕對排斥一切氣味不同的分子。

然而也不能說就此毫無波折。太美滿的生活成爲平淡時，一些些小的波折，有時竟是必要的。曼青結婚後第一星期中便表現了這樣的生活上的空氣轉換。大約是第五天早晨，這新結婚的一對中間發生了一小小的齟齬，不應該說是誤會。曼青無意中提起了史爾死後的章女士，被露畢念的請氣。朱女士冷笑了一聲，無限的妒意立刻堆聚在兩指眼角。曼青也覺得了，很想欲假的笑容，轉換談話的方向，但是朱女士不肯

放過，她歪過頭去，睜開了曼青的眼，冷冷的說：

「現在她是單身一個人了，你應該去安慰她的寂寞呀。」

曼青怔住了，想不到夫人是窮途猶道的，而且那語意又是多麼不了解他的人格！自從那天辯論會後，朱女士也曾有一二次問起章秋柳，但像現在那樣近於發悍的舉動，卻是從前所沒有的。曼青未始不承認「妒為婦人美德論」，然而朱女士的，不至濫用權權，也使他很覺得快活了。

「正如，你也太多心了。」曼青不得不分辯幾句，可是語氣很溫柔。「兩個都是舊同學，從死的一個想動活的，一個，也是人之常情。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

「自然是舊同學，所以去安慰她，也是應該的，不過，曼青，你自問良心上是否還有『兩件事是不能對我說的』」

朱女士現在是看定了曼青的面孔，雖然她的措辭並非不宛轉，可是她的奇怪的聲音卻使曼青聽着便覺得牙酸發酸，而況回答她這句話，在曼青確有為難；他不是常常準備好了撒謊的人，良心上他也是不願對夫人說謊的，那簡直說他自己和章秋柳的經過罷，可是又總覺得不甚敢，因此他乾扭扭澀澀沈吟，流露出了非常情虛理屈的神色。

「哈，流淚，打中了敵人的要害了！」

朱女士用最扁圓的聲音說，同時很得意的笑了。

曼青忍不住心裏一陣作嘔。她不是很明白這是因爲夫人的聲音呢，抑是因爲那可憎的話，但他直覺地感到夫人之所以追尋他的過去話，似乎不是發源於由變成病的心，而是想到一個能够常常扶腳他的口實。

想到這裏，曼青不但忘記了分清，反而很傷心的嘆了一口氣。

「何必發愁呢？我並不是不可理喻的人，我不肯鬧出笑話來，使大家難堪。時候不早了，上學校去罷。」
朱女士又撫慰似的說，然而那種如願以償的暗自滿足的神情卻也充分的流露在她的眉目間，她的聲音裏。

曼青惘然牽起了他的黃皮文書夾，跟着夫人機械的走了。雖然幸而擱置了那個可怕的問題，似乎覺得背上輕鬆了些，但是新的不可名說的不快卻愈積愈厚地壓在曼青的心頭。後來在講堂上借時事題目發了一頓牢騷後，方才澄清了積滯似的舒暢起來。朱女士也懷忘了剛才的事，親愛溫柔的生活便又恢復了。可是曼青從此更加不敢承認他和朱女士曾有過些微的交情。他斷定了夫人實是個多疑善怒尖刻的人。雖然人情世故把煙塵煤灰表面上的溫柔寬大。

漸漸的又發見了朱女士對於政治的盲目了。曼青現在雖然不喜歡政治熱的女子，但在政治方面完全墮落的女子也是同樣的不甚樂意。朱女士每天所關心的，是金錢和衣飾，每天所談論的，不是東家的白粉跑到西家偷食，被西家的主婦打了一頓，某教員和校長頂撞，恐怕飯碗難保，某女友已經做了局長

夫人，諸如此類的瑣細的閒文。她每天所煩惱的，無非是裁縫多寡了她半尺女料，某太太對於她的一句無心話，甚至於有芥蒂等等。她和曼青的思想全然不起共鳴，他們是分住在絕對不同的層級。（譯者按）

對於這一切，曼青只能落語：他想知道從前自己是瞎了眼睛，豈看不出這些被絲，但離念後，卻也承認了自己是答有應得；他要一個沈靜敏敏的女子，然而宋女士的沈靜敏敏卻正做了她的淺薄鄙俗的護身符。

曼青又覺得他的理想女性的影子在宋女士身上也是一天一天的暗淡模糊了。但是宋女士已經成了他的「神聖的慈身伴侶」，社會的習慣和道德的信條都不許他發生如何出軌的念頭，他只能忍受這重荷，抑其他的前途。同時，「自他」這件法寶也在他心裏活動，他盼望不再發見宋女士的弱點，僅此而已，也還不要緊，他又推論到環境對於個人的關係，以為宋女士的淺薄瑣屑，都因為她從前的環境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環境，現在有他自己在，那裏且夕驚怖，改變也是容易的。

在宋女士方面，這些「對不住人」的陰影是絲毫沒有的，曼青自然也覺到，因此他漸漸又以為自己的「求生奮鬥」是不應該，特查的自認滿足起來。兩星期很快的過去了，他們的共同生活不能不說是愉快的生活。

第三星期的第三天，學校方面卻發生了一些事。

前任的歷史教員和曼青對調了功課後，仍然不得學生的接識，那一天他出了個題目算是臨時考試。

不料全班的學生有一大半是交了白卷，一小半卻離開正題，做了罵他的文章。這位教師是氣極了，要求校長把全班學生開除出去。因此校長召集教員會議，考慮這件事。那位教師理直氣壯的說明他的要求的三大理由：第一是學生們蔑視黨義的功課，罪同反革命；第二是學生們侮辱師長，如此桀傲不馴，即使現在不入「西歪」，將來要做「西歪」也是難免的；第三是學生們既然做不出文章，便是不堪造就，應當淘汰出去——這是清校第三項理由似乎很深一些，所以他特加以精闢的說明：

「黨要清，學校也要清；不革命的分子要清出黨去，不能造就的學生當然也要清出校去。如果讓不能造就的學生留在校裏，便是本校前途的危機。這不是兄弟一人的事，是大家的事，是本校的生死關頭。希望大家嚴重注意。」

沒有人說話，但是也沒有人反對；情形很可以解釋作「默認」。

曼青覺得辦法不妥，提出了幾個疑點。他以為學生們的舉動果然類乎「同盟怠工」，有破壞學校規則的嫌疑，但全班開除的處分也未免太嚴厲了一些。他又指摘第二項理由是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人，有失愛護青年之旨。最後他又論到「不堪造就」的問題。

「學校對於成績太壞的學生，本有留級的處分，可是一項功課成績不佳，還不能決定他的留級的命運，何得以「不堪造就」斷定了他們的終身？而且學生的成績不好，教師方面在良心上也該有教授方法失敗的自覺的責任，不能以全班開除了事的。」

曼特的話沒完，那位教員已經用勁的在鼻子裏哼了一聲。他立刻回答了一篇極勇敢的反駁，其中很有幾對於是清個人的譏刺。他那態度之激昂，比一個革命黨人宣布暴君的罪惡還要加一倍。假若會議室的牆壁也因為他的震怒而戰慄了，曼特不肯讓步，並且其餘諸教員的默默作「壁上觀」也加重了他的不平，他不願坐在他身邊的朱女士的惶恐的臉色和屢次的躡足示意，很固執的和他的前任教員對抗。會議的秩序幾乎被他們兩個擾亂了，做主席的校長只好使出撻解手腕來將本問題付表決。自然是「否」的原提案由大多數的贊成而通過了。

聽着他的對手的嘲笑似的鼓掌聲，曼特氣的快要發狂，尤其使他發悶的是朱女士的兩次都沒舉手的那種不左右袒的態度。他忿忿的和夫人一同回家去，在路上，就準備好了責問夫人的話語，不料到家後反是夫人先發言抱怨他的「強出頭」說是何必爲了一班不相干的學生引起大多數同事的惡感。

「那麼，你以爲他們的辦法是對的了？」

曼特盛氣的對着夫人說：

「我也覺得他們的辦法太慳了一點兒。」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不贊成我的辦法？」

「噢，你何必將一肚子怨氣都出在我頭上，我的不舉手也是爲了你呀，你已經和他們有了惡感，再加上一個我，難道更好些麼？現在我守了中立，將來你和他們還有個轉圜的線索。我勸你凡事敷衍，何苦

「潘源謹此。」

「憂青低頭，暫時不語；對於夫人的愛護他的微意，他未始不感得一種甜味，但是不能承認夫人的恩，無和態度是正當，他和緩了語氣，慢慢的說：

「近如，你把他們一班人的好感看得這樣重，現在我看得覺空，他們都是無聊的人，並不是真心來辦教育，借此混飯錢了，我們要和他們保持好感，我們自己也成了最無聊的人，我是極不願意和這班人妥協的。」

「但是既要在這裏做教員，就不好太得罪了人，弄得孤立。」

朱女士很堅持的說：「這些可憐憂青不懂世故的神氣。」

「我簡直想不當教員，現在我知道我進教育界的計畫是錯誤了，我的理想完全失敗，大多數是這樣無聊，改革也沒有希望。」

「換別的事做，也很好。」朱女士倒意外的贊成了憂青的意思，「本來當教員是餓不死，餓不飽的飯碗，恥辱於無而已，憂青你本來在政界幹事，還不如仍舊回政界去罷。」

憂青睜大了眼，看着他的夫人，他覺得夫人的話異樣的不用用，但因那個「做什麼事好」的問題正在他腦子裏轉動，他便含糊地放過了那一點不用，接着說：

「你以為政界是好些麼？」

「自然也不免要受點悶氣——我知道出來做事是到處要受點悶氣的，但無論如何，比做教員受氣總是值得些，你去問問他們，誰願意若是幹這墨板粉筆生涯，只要有一條錢，誰都願意鑽進官場裏去！」

朱女士現在是發笑着了，她自覺得這幾句出色的話是她半生經驗的結晶。

曼青臉上卻有些變色了。他聽來夫人是愈說愈不對，他真料不到這樣淺薄無聊的話會從這個可愛的嘴巴裏說出來。然而他又自慰的想，這是因為夫人愛憐他的受閒氣，是一種激激的話，但到底不放心的，對野重地他又問：

「正如難道我們做事單為的養活一張嘴麼？」

「不為生活，又爲了什麼？天下擾攘，無非爲了口腹！」

不料朱女士竟爽爽快快的這麼回答，曼青再沒有話可說了。他很失望的低了頭，覺得眼前是一片荒涼。自慰的法實宣告了能力破產，曼青方始完全證明他所得到的理想的女性原來不過是一件似是而非的假貨。

他默然踱了幾步，人類天生的第二種的排解愁懷的能力又在他心裏發生作用。那就是放開一步的樂觀思想，失望了而又倦於再追求的人們常常會轉入了樂觀。現在曼青也像這樂觀派哲學家研究人生問題似的完全用第三者的態度來思索自己的失敗的緣故了。他惘然想：現在是事業和戀愛兩方面的理想都破產了，是自己的能力不足呢，抑是理想的本身原來就有缺點。他得不到結論。關於事業方面，他記起了

王仲昭他們都反對他入教育界關於戀愛方面他記起了那天辯論會時朱女士曾說過朱女士不是盧的。程想難道自己的辯證力真不及他們麼？他有些不甘自認。終於激憤似的，他記起了美國有名的歷史家房龍的有名的人類的故事最末一章的題目：「正如永遠是這樣的，」可不是麼？正是永遠是這樣的。」

「曼青還是再去做官罷，現在北伐勝利和去年此時情形不同了。」
朱女士看着沈思中的曼青輕聲的說。

曼青乾笑了一聲，並不表示什麼意見。他又踱了幾步，便在書桌前坐下，拿起筆來寫一封信。但是剛寫到一行多，他瞥見了前天寄到的一張王仲昭和國俊卿訂婚的通知，東帶浙玫瑰色的微笑靜靜地躺在一堆書上。突然他想起仲昭曾說過，這位國俊卿女士和他的朱女士模樣兒十分相像。一個奇怪的念頭溢上了他的心：「相像的兩個人也許就是代表一真一假罷？過變的一個已經發見出來是假的，那麼，別一個隱蔽就是真的罷。」他不知不覺擱下了筆，站起身來，似乎要立刻去看個明白，可是朱女士的聲音打斷了他的冥想。

「你就寫信去辭職麼？何必這麼性急？」

朱女士站在曼青旁邊很溫和的說，顯然她是誤會了曼青的辭職的意思了。

曼青機械地一笑，隨手把信紙團了，丟在字紙簍裏。他坐下來，重新剛才的思想，便決定去找仲昭談談。此時大約有三點鐘，孫蕪的畫地，把太陽光篩成了沒有色彩的淡金色，偶而有更厚的灰色雲移過，便

連這沒金色的光線也被遮掩，立刻使地上陰暗了一些。曼青順路先趕同學會，只有徐子材和譚飛機洋洋的在客廳裏看報。曼青和這兩位本來很泛泛，沒有什麼可談，卻想到了章女士，他正要走上三層樓，敲緊門住他說：

「小翠早已搬走了，而且很秘密，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曼青覺得很掃興，出了同學會，便找到仲昭的寓處。仲昭正穿好衣服，拿著帽子，似乎要出去。他看見曼青進來，便把帽子放下，又脫去了燕達呢的單大衣，很高興的說：

「沒有什麼事，不過去望望章秋棟，我們先談談罷。」

「你知道這住的地方麼？」

曼青隨日的問著，很疲倦似的落在一個椅子裏。

「本來也不知道，剛才得了她的來信，要我去一趟，她住在醫院裏。」

「大概是病了。」

「卻又不論是病呢，有點奇怪，她這人做事就是這麼難以捉摸的。」

曼青微微領首如夢的答覆，又跟著「難以捉摸」這一句話想了，他臉上的頹唐氣色也漸漸的濃厚起來，頗使仲昭喚回了初見時的印象。

「夫人沒有一同出來麼？」

仲昭含笑又問忍不住向樂頭的陸女士的照相看了一眼。她善的回答卻是一個假使仲昭露異的苦笑。他打算將自己對於夫人的感想盡量傾吐一下。他此來的目的原是这个。但不知什麼緣故。現在他又覺得難以出口了。在略一躊躇以後。他到底只說起了學校中關於全班學生的事。

「從前我們在學生時代。總以為不遠的將來我們的小兄弟一定比我們快活。然而今天的他們一定又在羨慕我們的時代還是比較的自由了。人生就是這麼矛盾罷！」

聽完了曼青的話。仲昭慨歎地說。

「最可痛的是從前主張青年權利的我們。在今天竟參與了壓迫青年的行動。仲昭。我不願分擔這罪名。我打算辭職。我的最後的憧憬。現在也成了泡影。很快的成了泡影。『秋柳』不是常說的麼？要熱烈。要痛快。要在她已經住在醫院裏。既然不是有病。那就有阻礙發育的意味了。要在醫院裏找痛。快熱烈的。究竟是不會有的。『秋柳』果自信的『章秋柳』也終於不免在命運的面前舉起了白旗。仲昭。我真是愈想愈懷疑。愈消沈。」

曼青不能自己的說了一大段。還有一句話被他捺住在喉頭：「所以仲昭。你也未必竟成了例外。」他覺得不應該在這個向帶着玫瑰色眼鏡的人前說這句不祥的話。但又痒痒的忍不住。到底在頓了一頓以後。用反顧的口吻接着說：

「所有我們這幾個朋友的運命都已經看得見了，我希望你的，仲昭，應該是不至於這麼淪落，這麼荒涼。」

仲昭笑了笑，露出「發不容辭」的神氣。他以為曼青的抑鬱全因學校內的事，他實在並不知道曼青對於新婚的夫人也有同樣的失意，但是他的陸女士的影子自然而然很諷刺的浮出來。翠藍色的綢緞袍裹在苗條的身軀上，正是三天前看見時的裝束，那時在她背樂一級的談吐內閃爍着的高潔勇敢的尤平，真可使儒性者也突然發發。那時，仲昭曾戲呼她是北歐的勇敢的運命女神 Yggdrill 的化身，有這麼一個祝禱的運命女神擁抱他，難道他的前途還會淪落荒涼麼？

仲昭沈吟似的閉了眼睛，很隨意和他的女神的倩影多一刻留存，然後他睜開了眼，對曼青很謙遜然而滿意的說：

「曼青，我是很實際的人，我不敢大而無當的奢望，據我的經驗，惟有腳踏實地，半步半步的走，才不至於失望。在我們的事業中，阻礙是難免的，我們不能希望一下跳過這障礙，跳的時候你會跳交，甚麼障的方法，是推着這阻礙向前進，你逼着他退後，你自己就有了進展。我不大相信掃除阻礙那樣的英雄口吻，沒有阻礙能够被你真實的掃除了去。曼青，就你的事說，我就不贊成辭職，除非你確認教育已經不是你的憧憬，甚至不是達到另一憧憬的手段。」

曼青沈吟着沒有回答，仲昭的實際主義，半步政策，他是聽得過許多次了，但現在卻使他發生了新感

編辭職的決定，又在他心裏動搖起來。他想辭職確是示弱，並且以後的生活也成問題。但是佐魯幹下去，真會有仲昭所說的那樣最後的成功麼？

「我們同去望望章秋柳，怎樣？」

仲昭看出曼青的陰暗的心情，就換了題目說：

曼青眼睛一轉，似乎也有遲疑，但隨即他的主意決定了：

「請你代我望望她罷。我還有別的事，不能夠去。」

同時辭職問題在他心裏也得了決定；他打算姑且聽着仲昭的勸告，再去試試。這是寇冕堂皇的表面的理由。實在呢，又像三個月前初離政界時一般，他很感得疲倦，鼓不起精神再追索第二次的最後的憤懣了。而這個心情慢慢的又磨平了，他對於夫人的不滿。

曼青負着空虛的慰藉自去了，仲昭便到章女士所住的醫院。

章女士好好的完全沒有病容，只不過神色間略帶些滯澀，似乎有什麼隱憂在威脅她的靈魂；她還是個活潑的對仲昭笑了一笑，柔聲的說：

「原來沒有什麼事，因為太寂寞了，找你來談談解悶。」

仲昭不很相信似的微笑着，在窗前坐了，隨口答道：

「你自己要到醫院裏習醫，現在又說太寂寞了！」

章女士對傅昭瞥了一眼，忍不住高聲的笑了，很像是真心愉快的樣子。

「傅昭，你怎麼會想得出這樣有趣的兩個字？」

笑定了後，章女士故意鄭重的說：「一種極力裝出來的開眼的態度，很可以使一個細心人知道她心裏實在有些怪風煩的事。」

「這真是絕頂的發明，你像透徹似的躲進了一個醫院，竟沒有告訴半個人，那情形就有點類乎習靜了。你是個怪人。」

「哦，是覺習靜他近來怎樣呢？」

章女士把左手支頤，靠在枕頭上，曼聲的說，模擬她的扮演的態度。傅昭現在也看出來了，他注視着章女士的面孔，好一會兒，然後回答：

「他遇到一些不很開心的事，但是，秋柳直接的先說你的事罷，何必多繞話灣子，你不惜沒露了藏身的秘密裝我來，一定有些事！」

「傅昭女士笑了，笑，這不過她常有的那種憤懣的笑，而是這些苦味的代替感息的那種笑。她從牀上跳起來，走了幾步，淡淡的說：

「無非是要問問你有沒有熟識的靠得住的婦科醫生？」

傅昭兩心等候似的看着她的面孔。

「那就從頭都告訴了孫羅。」章女士很快的「下去。」史循臨死的時候對我說，把以前患過什麼病，我注意前幾天我覺得有點異樣，就進這裏醫院來。第一天，我就不喜歡那個醫生。他恐嚇我。現在差不多快過了一星期，他天天來麻煩我，但是我看來這個壞東西是不會治病的。所以今天我想起來請你介紹一個靠得住的醫生。」

神昭不說話，也不說沒有，只悄然點着頭。

「也許只是我的心理作用，我沒有病；但這個醫生說了許多話來恐嚇我。」

章女士又加着說，回過來倚在牀上。

「多遇過一個醫生的診驗，自然更好。相熟的醫生倒有一個，可惜不是花柳專門，或者請他轉介紹一個，不行不行呢？」

「神昭很羨慕章女士擔憂似的輕聲說，他覺得這位好奇浪漫的女士的前途已經是一片黑暗。最悲慘的現象就和泡沫一般，在他意識中連串的泛出來。可是章女士卻還坦然就同閒談別人的事情似的轉述醫士對於她的恐嚇，最後很興奮的說：

「最可惡的醫生便是這般一味的危言聳聽，卻抵死不肯把真相說出來。我不怕知道真相，我決不悲傷我的生命將要完結；即使說我只剩了一天的生命，我也不怕，只要這句話是真實的。如果我知道自己的確只有一天的生命，我便要最痛快最有效的用去這最後的一天。如果我知道還有兩天兩星期兩個月，甚

這兩年那說着另外的各種生活方法另外的用去這些時間的手段所以我焦急的要知道這問題中的祕密在我身上的真相，也許你聽着覺得好笑。這幾天我想的很多，已經把我將來的生活步驟列成了許多不同的表格，按照着我是還能活兩天呢，或是兩星期，兩個月，兩年，抑或，我說是兩年，我永遠不想到十年或是二十年。太多的時間對於我是無用的。假定活到十年二十年，有什麼意思呢？那時我的身體衰弱了，腦筋滯鈍了，生活祇成了可厭我不願意在驕傲的青年面前暴露我的衰態，你覺得我的話出奇麼？你一定說說學歐戰最近的思想又有什麼動了，不錯，在一個月內，我的思想有了轉變。一個月前，我想到五年六年甚至十年以後的我，還有一般人所謂想好好活下去的正則的思想，但是現在我沒有了。我覺得短時期的熱烈的生活實在比長時間的平凡的生活有意義得多。我也不相信什麼偉大的學者所指示的何者是熱烈的生活。我只照我自己的信念去幹。我有個強烈的信念就是要把我的生活在人們的灰色生活上劃一道痕跡。無論做什麼事都好。我的口號是：不要平凡。根據了這口號，這幾天內我就製定了長長短短的將來的生活曆。」

「草女士長笑了一聲，從衣袋裏拿出一疊紙來輕輕的揭着，又加了一句：

「所以在這梅雨的悒悒中，我要知道我的日子究竟還有多少！」

於是她像放寬了的彈簧似的攤在牀上，沒有聲音了。

「據這來說，我保薦的醫生的責任是很重的。」

在好幾的沈默後，仲昭帶幾分嚴語，

「怪極，他是把『遺囑的將來』作為萬事的主旨，這『遺囑的將來』能生出勇氣來，靠着現在，所以章女士的既不希望將來，也不肯輕輕放過現在的態度，又是他脫在距十分了解的。」

「雖然不一定要負責預言或是保險，卻需要一點誠實。」

章女士笑澀回答，從牀上跳起來，在房裏旋了一個圓舞，這急速的動作，使她的從中間對分開的短髮落下幾縷來，覆在眉梢，便在她的笑臉上增添了一些稚氣，閃射着浪漫和幻想的色彩，她輕盈地走到仲昭面前，拍着他的肩膀，很認真地問：

「仲昭，我還生活態度，你是不很贊成的罷？」

「沒有什麼不贊成，但我自己卻不能這麼幹。」

章女士把頭往後一仰，抖開了拂在眉際的短髮，從仲昭身邊引開去，又用跳舞的姿勢走了幾步，然後轉過身來說：

「便是那位可憐而又勇敢的王詩剛，也不贊成我這思想，他也是托托住將來，做茫茫的將來的奴隸，好像這個支票當真會兌現，和我共有的，是史循，他意外的突然的死了，然而他的，是把生命力聚積在一下的爆發中，很不尋常的死。」

一陣狂風驟然從窗外吹來，把半開着的玻璃窗重碰一下，便抹煞了章女士的最後一句話的最後幾

個字，卻又很快的自己引了開來，風吹在章女士身上，翻弄她的衣袂，像雀作舞，半天來，露露閃閃的太陽此時完全不見了，灰曇的重雲在天空飛跑，幾粒大雨點，毫無警告的射下來，既同五月三日濟南城外的飢饉二般。

仲昭是很怕雨的，允許章女士明天再來給回音，就匆匆的走了。

雨點已經變成了線，然後又換一匹白練似的落下來。

仲昭緊在人力車的膠布篷裏，在回像去的路上，一滴一滴的冰珠從布篷的前額落到裏面的攪車上，很勻整而且有耐心，仲昭惘然看着這單調的動作，無窮盡的雜念也從他心頭慢慢的滴下來了，最初來的是章女士，這位永遠自信的女士永遠飄着傲氣的圓臉，宛然就是這些亮晶晶的水點，但是立刻變了，布篷的溼透的前額現在是輪着滾滾下仲昭所有的熟人的面相來了，仲昭很有味的看着機械地想：「他們都是努力要追求一些什麼的，他們各人都有一個憧憬，然而他們都失望了，他們的個性思想，都不一樣，然而一樣的是失望運命的威權——這就是運命的威權麼？現代的悲哀，竟這麼無法逃避的麼？」仲昭想到這裏，自己也有些點然了，但是此時對面來了一輛汽車，那車輪衝開路面的一陣薄薄的水衣時，發出勝利的波爐的聲音，放聲地飛過去了，仲昭繼續地想：「但是現在是人類智力最發達的時代，戰勝自然的時代，成功者有他們的不可搖動的理由在，失敗者——」

頭昂得高了一些，只見天裡的雲霞，卻很重的。

學者每每是沈空想，沈靜

於是仲昭推開了失望的他們，想到自己想透了一點，竟又想到快樂的小家庭和可愛的孩子了。他這道淚就灑於已經到手的可靠的報酬，竟知道車子已到寓所門外，竟忘記了下車。

當他把他的被快樂漲大了的身體塞進自己房門的時候，二房東的女僕遞給他一封信，這是報館裏的信。仲昭隨手把信擱在書桌上，先脫下很受了幾點雨的大衣和帽子，照例向案頭的陸女士的照相看了一眼。像一個從街上回來的母親先要看一看她的小寶貝是否好好地睡著。一點兒差池都沒有。陸女士微笑着站在鏡金邊的櫃子裏，照看的十分可愛。仲昭忍不住拿過照相來，看了個嘴，恭恭敬敬放回原處，然後很雷厲地拿過報館裏送來的信，慢慢的拆開來。原來是一封電報，謝謝報館裏的人已經替他辦好。

突然那張電文從仲昭手裏掉下來。他的心像要炸裂似的一跳，便彷彿是完全不動了。踏聲在他眼裏，像真亂閃閃的跳舞。經過了可怕的三四秒鐘，仲昭方纔回過一口氣來，抖着手指再拾起那張電報來，突出了眼珠，再看一遍，可不是明明白白寫着：

「檢過危險傷類，甚危，速來。」

仲昭下死勁回過頭去，對陸女士的照相望了一眼，便向後一仰，就癱在坐椅上。一個血肉模糊的面孔在他眼前浮出來，隨後是敲門的聲響充滿了他的耳骨。轟轟然之上又有個尖厲的聲音，似乎說：這是最後的致命的一下打擊。你追求的權位雖然到手，卻在到手的一剎那間改變了面目。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出版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四日一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另加郵匯費)

“求道”

三之錄



可翻印不標件者有

著 表 茅 盾

發行者 北京經濟生活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北京經濟生活書店
北平北門外西便門外
北平北門外西便門外
北平北門外西便門外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重慶
成都
昆明
貴陽

開明書店分店

三

重慶開明書店分店

新加坡政府

